

釋成一著

華嚴文選

目次

- 《華嚴文選》
 - 自序
 - 略述華嚴經之傳譯及其於中國佛教之影響
 - 華嚴經之傳譯經過與其內容組織
 - 華嚴宗綱要
 - 一、敍言
 - 二、華嚴宗之經論註述
 - 三、華嚴宗之判教
 - 四、華嚴宗之教義
 - 五、華嚴宗之行果
 - 華嚴宗五教十宗的教判
 - 一、華嚴經的傳世
 - 二、弘揚華嚴經的人
 - 三、華嚴宗的教判
 - (一)五教
 - 1.小乘教
 - 2.大乘始教
 - 3.大乘終教
 - 4.大乘頓教
 - 5.一乘圓教
 - (二)十宗
 - 1.我法俱有宗
 - 2.法有我無宗
 - 3.法無去來宗
 - 4.現通假實宗
 - 5.俗妄真實宗
 - 6.諸法但名宗
 - 7.一切皆有宗
 - 8.真德不空宗

- [9.相想俱絕宗](#)
 - [10.圓明具德宗](#)
- [四、結語](#)
- [華嚴思想教判之殊勝價值](#)
 - [一、前言](#)
 - [二、華嚴思想的殊勝價值](#)
 - [三、一法界心的哲理](#)
 - [四、華嚴是佛法的大本](#)
 - [五、結語](#)
- [宗密大師的禪教合一說探微](#)
 - [一、師有本末，憑本印末](#)
 - [二、禪有諸宗，互相違反](#)
 - [三、經如繩墨，楷定邪正](#)
 - [四、經有權實，順依了義](#)
 - [五、量有三種，勘契須同](#)
 - [六、疑有多般，須具通決](#)
 - [七、法義不同，善須辨識](#)
 - [八、心通性相，名同義別](#)
 - [九、悟修頓漸，言似違反](#)
 - [十、師授方便，須識藥病](#)
- [華嚴綸貫略釋](#)
- [華嚴經品會大意淺釋](#)
- [印海法師譯日人龜川教信著華嚴學序](#)
- [七十四年華嚴佛七開示錄](#)
- [七十六年華嚴佛七開示錄](#)
- [版權頁](#)



《華嚴文選》

自序

說起來也真奇怪，我這一生恐怕是注定了要跟華嚴經結緣。

記得當我初出家時，我的先高曾師祖上道下如太老人第一天教我念禪門日誦，但不是教的楞嚴咒，也不是教的彌陀經，卻在五堂功課以外的祖師文集中選了一篇華嚴發願文要我念，而且限定一天要將全文念熟，第二天早上要背。可能是太老人在測驗一下我的天賦吧?!剛入山門的我，當然祇有謹遵慈命，拚命念了。次日清晨吃過早粥後，就是我背書的時間，心裡難免有些緊張，但還算好，竟然一字不遺地把它背出來了。這是我這一生中第一次跟華嚴結緣。

十九歲時，在先高高曾師祖上玉下成太老人安排下，我進讀光孝寺佛學院。華嚴五教儀是佛學主修課程，雖不能全懂，但對華嚴宗賢首大師所判釋的如來一代時教，不出三時、十儀、五教、六宗、三觀等課文，念得熟記不忘。第二學年，接著又念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因而得知華嚴經在佛教學說中之地位以及它的弘傳歷史。這是此生第二度跟華嚴結緣。

二十三歲、我寶華山圓具之次年，母院以抗日戰事移向大前方，局勢稍定，乃恢復上課。院方命我當監學兼佛學講師，試講五祖宗密大師所作華嚴原人論。此論是密祖破儒、道元氣、虛無大道之妄說，斥人天小乘乃至權教三乘之偏淺，依華嚴直顯一乘顯性教之旨。經那次教學機會，讓我對外道、人天、小乘、三乘、一佛乘等之界定有了認知。這可說是我與華嚴第三度結緣。

來臺之後，從三十七年底開始，我與張少齊老師做流通佛經工作，有關華嚴的參考書類，如華嚴經普賢行願品講記、五教儀開蒙增註、華嚴經疏鈔、搜記、探玄記等，皆那時請來的。到四十一年，幫助先師祖南老人創立華嚴蓮社，每月初二、十六日以領眾誦華嚴經為共修恒課。這是長期修學華嚴的開始。民國五十二年夏天，我在南老人鼓勵之下，首次登座開講普賢行願品。六十一年曉雲法師在永明寺辦佛學院，開華嚴學課要我任教，乃為諸生開演華嚴經綱要。從此我對華嚴經的內容組織有了更進一步的瞭解，也從那時起，開始發表研究心得。第一篇是應蓮華學佛園首屆畢業特刊而寫，題名「略述華嚴經之傳譯及其於中國佛教之影響」。六十四年蓮社擴建成功，創辦華嚴專宗學院，為教儲才，恭請師公南老人開講大經，作為學院主課，亦完成了我聽經的宿願。六十五年蓮華學佛園第二屆開學，曉雲法師仍要我去講華嚴，遂以華嚴綸貫為教材，跟諸生研究，邊講邊寫，後來無法上課，乃在家抽空寫下這篇略釋，與同學結緣。

六十九年七月，第三屆國際佛學會議在日本京都龍谷大學召開。張曼濤教授鼓勵我出席參加，因那一屆的大會主題是「義湘大師的華嚴思想」。它不但與我宗有關，且義湘乃我華嚴二祖至相尊者的傳人、法藏賢首國師的同門。因臨時決定，來不及寫論文，而我是以中華民國代表身分出席的，所以祇擬了一篇開會賀詞。七十年十一月第四屆國際佛學會議在南韓漢城召開，大會主題是「華嚴思想與禪門的形成」。由于密公五祖乃致力於禪教合一的有力者，故我提出「宗密大師禪教合一說探微」為發表論文。七十一年九月，先師祖南公示寂。蓮社信徒一致要求我繼續講華嚴經，我勉強接下了。蓮社例行的秋季華嚴法會當然也由筆者主持，會期開示就以「華嚴經品會大意淺釋」為題，跟大家研究，幸得學生心宏筆記整理，乃得成篇。

七十四年十一月蓮社啟建例行的年終加香華嚴佛七法會，我為主七和尚，就以華嚴經、宗的歷史故事做開示題材，由學生開賢做筆記，經整理審訂後，在萬行雜誌連載十個月之久，內容尚稱充實。七十六年十月旅美學人印海法師翻譯日人龜川教信氏所著華嚴學完成，印師要我為他寫了一篇序文。七十七年四月，應新竹清華大學慧鐘社之邀，以「華嚴宗五教十宗的教判」為題，向同學們介紹本宗在如來一代時教教判方面的精確性，顯示華嚴經涵蓋廣而含容深的崇高價值。七十八年八月，出席在美國夏威夷大學細羅分校所召開的第六屆國際中國哲學會議，所提論文為「華嚴思想教判的殊勝價值」，強調華嚴經一心法界的殊勝意義。

總之，我這一生非常幸運，大半輩子暢游於華嚴性海之中，照講應該對華嚴經的學說、思想有更多、更深的發揮，但一則由於我的天資魯鈍，書未讀好，所以雖有心想對此千生難遇的華嚴大教有所宣揚，卻苦於力不從心、無可奈何！再則我一直過著經營寺院、應付人間的生活，很難得有清閒的日子，讓我力耕故紙。沒有充分的時間閱讀、研究，又怎麼可能有好的心得報告呢？這本冊子裡所

收幾篇粗淺的作品實在難登大雅之堂。不過，既然把它著錄成篇，也是一番心血、貢獻，把它出版流通，藉以就教於高明知識，若能得到少許的啟示，也算是一種寶貴的參學吧！但願諸方大善知識，不吝指教。

這本書的得以順利問世，多虧高明道居士的悉心編排，余月梅小姐的認真校對，於此一併誌謝！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五月月圓日於北市華嚴蓮社

略述華嚴經之傳譯及其於中國佛教之影響

大方廣佛華嚴經者，我毘盧世尊一代時教中之根本法輪也。以其陳義太過高遠，非下根小智所能接受，故於世尊入寂之後，即由文殊大士結集，藏之龍宮，垂六百餘年，隱而不傳。迨龍樹菩薩興，始入龍宮誦出，此一一乘慧日方重朗於義天焉。

相傳，文殊大士與阿難海眾於鐵圍山間結集此大華嚴經時，對上、中、下根，分為三部。上部有十三大千世界微塵數偈、一四天下微塵數品；中部有四十九萬八千八百偈、一千二百品；下部有十萬偈、四十八品。龍樹菩薩觀前二部，渺若淵海，非人世慧力所及，乃誦後部，歸於五天。

華嚴大經，傳之我國者，亦為三部，所謂四十華嚴、六十華嚴及八十華嚴是也。四十華嚴者，乃本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之廣譯本也。唐德宗貞元十年，南天竺烏荼國王手書此經，來華進貢。德宗獲經，視同至寶，詔命般若三藏，譯梵為華，成四十卷，因以四十華嚴名焉。六十華嚴者，遮拘槃國之傳國法寶也。其王敬信三寶，內宮珍藏諸大乘經，而將華嚴大經等一十二部，別藏之山間石窟，嚴防外流，定為國法。東晉沙門支法領者，志弘大乘，人所欽仰。聞遮拘槃國藏諸聖典，乃不計利害，前往求取。遮

王嘉其為法精誠，遂付華嚴前分三萬六千偈以歸，是即六十華嚴之梵本也。東晉義熙十四年吳郡內史孟顛、右衛將軍褚叔度聯名恭請西域高僧佛陀跋馱羅尊者，將支法領大師取回之經譯成華文。尊者受請，於道場寺合法業、慧嚴等百餘高賢，共襄譯場。歷時數載，方畢其事，計得經文六十卷，故名六十華嚴。八十華嚴者，有唐武則天女后者，崇奉正法，力弘大乘，嘗以華嚴經文未備為憾。聞于闐國藏有全經，遂遣使往求。時于闐國有高僧實叉難陀者，博通三藏，尤擅華嚴。于闐國王見天朝使至，遂請實叉尊者齋大經以東來。以證聖元年假東都大內遍空寺，從事翻譯。女后親臨譯場，贊襄勝業，並綴序文而題品名。迨聖曆二年，全部脫稿，得三十九品、八十卷經，遂稱八十華嚴，亦號新經。參與新經譯事者尚有南天竺沙門菩提流志、我國高僧義淨、復禮、法藏等，皆一時之俊彥也。

八十卷之華嚴新經，當時以為已臻完備。然據趙宋戒環大師研究，以為仍未齊全。蓋新經亦祇四萬五千偈、三十九品耳。史傳龍樹所誦傳者為下部經，計十萬偈、四十八品，以新經四萬五千偈、三十九品言，差距甚巨。況華嚴演教，每以十為圓數。戒環大師以為，今經應為十會、四十品經，尚有第七會、三禪天一品經文未來。彼以大經義在表法，想當然耳，實則以前所舉之偈品數字言，固非僅缺一會、一處之經文也。此事有待後賢之努力，將所遺之五萬五千偈、九品經文求得，則此世界之下部華嚴大經方成真正完璧也。

吾人宿植淺薄，生逢末世，而能手捧、目觀、心口誦此八十華嚴，亦云千生有幸矣！況此八十華嚴，雖曰文有未全，然教、理、行、果實已完備。吾人苟能明其教也，則毗盧興世之慈悲旨趣，無不明矣；苟能悟其理也，則法界緣起之文殊妙理，都悟得矣；苟能修其行也，則普賢菩薩之萬行因華，皆成辦矣；苟於無上佛果生渴求也，則彌勒補處之一乘極果，可證入矣。由是以觀，則明教以悟

理，修因以證果，條理分明，層次井然，尚何經論能優越乎此大華嚴哉？然則稱此經為根本法輪，夫誰曰不宜？！

匪特此也。吾華嚴菩薩賢首國師據此大經以判釋如來一代時教為小、始、終、頓、圓之五教。於毗盧遮那如來稱性直談之根本法輪外，一切眷屬經等，若小、若大、若半、若滿、若權、若實、若漸、若頓，乃至若偏、若圓、性、相、空、有等，條分縷析，規畫詳明，使吾人於汪洋浩瀚大法海中任欲採取一經意趣，準此宗旨以求，有如按圖索驥，無不迎刃而解，不復霧夜數星、入海算沙之苦矣！然則吾人之學法幸運，又非前人所能夢及也矣。

迨清涼國師出，華嚴宗乘又向前躍進一大步。傳云：「國師於六藝圖史、九流異學、華夏訓詁、竺乾梵文、四圍五明，靡不該洽。先後講大華嚴五十餘遍，有價著述四百餘卷。其中以華嚴經疏鈔六十卷，撮要提綱，分解微密，於華嚴經之微言大義，闡發無餘，如日中天。」至此，匪唯華嚴宗風大播於天下，其影響所及，雖寺廟之朝暮課誦，乃至應酬佛事，莫不帶有本宗色彩，而法界緣起之真理，且將給人類帶來無窮之光明也。

余於華嚴夙有緣分。方余始出家也，先高曾師祖上道下如老和尚授余以華嚴文。當余讀至「手捧目觀心口誦，當知宿有大因緣」句，腦際忽然一亮，於文中諸句似有故人重逢之感。嗣以不終天之時間，而全文能熟背矣。後余就讀佛學院也，課程中列有華嚴五教儀開蒙一課。雖教授老師於彼深義未能詳釋，而余每讀及「譬如日出，先照高山，次照高原，後及大地」等句時，又嘗興身歷其境之感。惜乎，當時均未能一讀大經原文耳。比及負笈申江，於華嚴座主應慈老和尚座前偶爾一聽華嚴大教，總有一番親切之感。但以醫科課程繁重，無法始終預講席，至憾也。來臺後，家師祖南老人創華嚴蓮社於臺北，每月二次集眾，誦華嚴大經，余乃得以暢遊乎

華藏性海。然以限于環境，南老人始終祇能於諷誦之餘，抽講片段，余嘗以無法一次獲窺全豹為憾焉！

五十九年仲夏月，曉雲法師應諸方學子之請，假陽明山之永明寺，創辦蓮華學佛園，邀余參加，並囑教授一課佛學，且指定須授有關華嚴之經論。余因憶起，先曾師祖智太老人生前曾倡印華嚴經要解一書，送人結緣，尚有餘書，束之高閣，因以之為課本，與諸學友共研究焉。論余學殖，授此實嫌勉強，然余自始即抱教學相長之態度，藉此機會，一探華嚴全貌，以了余之夙願。幸園中同學頗能合作，筆記心得，巨細靡遺，得其旨者，大有其人。余心竊慰焉！

韶華易逝，一晃三年，首屆畢業。曉師擬出刊「學佛園地」，以誌紀念，囑余亦塗一篇，以湊熱鬧，因及略述華嚴經之傳譯及其於中國佛教之影響如上。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六月十九日於華嚴蓮社之懺願室

華嚴經之傳譯經過與其內容組織

大方廣佛華嚴經者，乃我毘盧世尊一代時教中之根本法輪也。以其陳義太過高遠，非下根小智所能接受，故於世尊入寂之後，即由文殊大士主持結集，藏之龍宮，垂六百餘年，隱而不傳。迨龍樹菩薩興，始入龍宮誦出，此一一乘慧日方重朗於義天焉。

相傳，文殊大士於世尊滅後，與阿難海眾於鐵圍山間結集此大華嚴經時，就世間大、中、小三種根機，將經分為上、中、下之三部。上部經有十三大千世界微塵數偈、一四天下微塵數品；中部經有四十九萬八千八百偈、一千二百品；下部經則有十萬偈、四十八品。龍樹菩薩觀前二部經，渺若淵海，非人世慧力之所能及，乃誦得後部經，歸於五天。

華嚴大經，傳之我國者，亦為三部。依其翻譯年代之先後別之，即所謂六十華嚴、八十華嚴及四十華嚴是也。茲將此三部華嚴經之翻譯經過，簡述如下：

一、六十華嚴：梵本原藏於遮拘槃國，為遮國傳國之寶。遮王敬信三寶，內宮珍藏諸大乘經，而於華嚴等一十二部大經，特別重視，將之別藏於山間石窟，嚴防外流，定為國法。有東晉沙門支法嶺者，志弘大乘，人所欽敬。聞遮拘槃國藏諸聖典，乃不計利害，前往求取。遮王嘉其為法精誠，遂付華嚴經前分三萬六千偈以歸。東晉義熙十四年，吳郡內史孟顛、右衛將軍褚叔度聯名恭請西域高僧佛陀跋馱羅尊者，將支法嶺大師取回之經譯成華文。尊者受請，於道場寺合法業、慧嚴等百餘高賢，共襄譯場。歷時數載，方畢其事，計得經文六十卷，故定名為六十華嚴。

二、八十華嚴：此經梵本原為西域于闐國之所珍藏。大唐武則天女皇者，崇奉三寶，力弘大乘，嘗以六十華嚴處會未備為憾。及聞于闐國藏有全經，欣喜無量，遂即遣使往求。時于闐有高僧實叉難陀尊者，博通三藏，尤擅華嚴。于闐國王見天朝使至，求請大經，特請實叉難陀尊者齎大經以東來。以武皇證聖元年假東都大內遍空寺，從事翻譯。女皇親臨譯場，贊襄勝業，並綴序文而題品名。迨聖曆二年，全部脫稿，得經文八十卷，遂稱之為八十華嚴。以別於六十舊譯，故亦號之為新經。參與新經譯事者，尚有南天竺沙門菩提流志、我國高僧義淨、復禮、法藏等，皆一時之僧中俊彥也。

三、四十華嚴：此經為華嚴大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之廣譯本，其梵本原藏諸南天竺之烏荼國。烏王欲來大唐朝禮，探知德宗皇帝崇奉佛教，乃手書此經，來華進貢，向德宗皇帝呈獻法寶。德宗獲經，視同拱璧，遂於貞元十二年詔命般若三藏，譯梵為華。至十四年完成，得經文四十卷，故名之為四十華嚴。助譯此經

者，有圓照、弘道、鑒虛、道通、澄觀、霍仙鳴、竇文暢等佛門龍象及大德居士，譯場在當時之長安名刹崇福寺。

於此尚有二事，必須補充言之者，即：

一、晉譯六十華嚴，於初譯時並未完全。事為我華嚴三祖法藏賢首國師之所發現。師於奉詔宣講此經時，感覺經文有不連貫處，嘗思有以補充。適當時有中天竺三藏法師地婆訶羅華言日照者，來華弘法。師亦華嚴學者，藏公遂將經之闕文就教於日照三藏。日照三藏原攜有梵本華嚴，乃相與校勘，喜得善財童子五十三參文中，自摩耶夫人後至彌勒菩薩前，中間脫落天主光等十餘位善知識，及以彌勒菩薩後至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善知識前，中間文殊菩薩展伸右手，過一百一十由旬，摩善財童子頂之兩段經文。遂請復禮法師執筆，慧智法師譯語，加以按段補入。六十華嚴至此方成完本。

二、八十卷之華嚴新經，當時以為已臻完備，然據趙宋戒環大師研究指出，以為仍未齊全。蓋新經亦祇四萬五千偈、三十九品耳。史傳，龍樹菩薩所傳誦者為下部經，計十萬偈、四十八品，以新經之偈品數字言，差距頗大。況華嚴演教，每以十為圓數。戒環大師以為，新經應為十會、四十品經，尚有第七會、三禪天一品經文未來。戒師以大經義在表法，想當然耳，實則以前所舉之偈品數字言，固非僅缺一處、一會之經文也。此事有待後賢之努力，將所遺之五萬五千偈、九品經文求得，則此世界之下部華嚴大經方成真正完璧也。

上述三部華嚴經之中，以唐譯新經比較完備。澄觀清涼國師為著疏鈔釋義，將全經分為七處、九會、五周、四分。循此組織以讀，匪特不覺其經文之冗長，且有條理井然、按圖索驥之趣。茲依華嚴疏鈔之科分方法，說明全經組織概況如下：

一、毘盧世尊初次集會於摩竭陀國阿蘭惹法菩提場中是為七處中之第一處，放眉間光及齒光，入毘盧遮那藏身三昧，以普賢菩薩為會主，為四十二位法身大士說世主妙嚴品、如來現相品、普賢三昧品、世界成就品、華藏世界品及毘盧遮那品等六品、十一卷經文，演揚如來依正果法，令眾生由欣慕而生信。是為四分中之第一、舉果勸樂生信分，於五周中屬所信因果周。

二、第二次集會是在普光明殿是為第二處。世尊放兩足輪光，以文殊師利菩薩為會主，說十信法門此會文殊不入定，以信未入位故，計有如來名號品、四聖諦品、光明覺品、菩薩問明品、淨行品及賢首品等六品、四卷經文。前三品復顯所信之果法，後三品則正說十信法之解行力用。

三、第三次集會為在忉利天宮是為第三處。世尊放兩足指光，以法慧菩薩為會主，入無量方便三昧，說十住法門，計有升須彌山頂品、須彌偈讚品、十住品、梵行品、初發心功德品及明法品等六品、三卷經文。十信滿心，入十住位，初發心時，便成正覺。

四、第四次集會為於夜摩天宮是為第四處。如來放兩足趺光，以功德林菩薩為會主，入菩薩善思惟三昧，說十行法門，計有升夜摩天宮品、夜摩宮中偈讚品、十行品及十無盡藏品等四品、三卷經文。十住既圓，續說行法，中賢十行之德，皆依佛智之所顯發。

五、第五次集會為在兜率天宮是為第五處。如來放兩膝輪光，以金剛幢菩薩為會主，入菩薩智光三昧，說十迴向法門，計有升兜率天宮品、兜率宮中偈讚品及十迴向品等三品、十二卷經文。行德既周，自利功圓，進位迴向，兼以利他；上賢十向，智德增勝，三處迴向，而無障礙：大悲普覆故，迴向眾生；大智上求故，迴向菩提；入理雙寂故，迴向實際。

六、第六次集會在他化自在天宮是為第六處。如來放眉間毫相光，以金剛藏菩薩為會主，入菩薩智慧光明三昧，說十地法門，品唯單一，而經文則有六卷之多。上之三賢進修位滿，解、行、願之三德亦已周圓，如今進位十地，親證真如，如來智業，漸漸增修，有如大地生成萬物。

七、第七次集會重回普光明殿處同第二。如來親作會主，放眉間光及口光，入剎那際三昧，說等妙覺法門，有十一品、十三卷經文。於中從十定品、十通品、十忍品、阿僧祇品、如來壽量品及菩薩住處品等六品經文，總為說等覺法，良以十地既已滿心，即將成等正覺，故立等覺之名。自佛不思議品、十身相海品至隨好光明品之三品經文，為說妙覺之法。上來等覺義周，自然進階妙覺果海。以上於四分中屬第二修因契果生解分，於五周中為差別因果周。蓋如來名號品下二十六卷經文明差別因，佛不思議品下三品經文明差別果。下面普賢行品與如來出現品之兩品經文，於五周中為平等因果周，蓋普賢行乃平等因，如來出現則平等果也。

八、第八次集會仍在普光明殿處同第二。以普賢菩薩為會主，入佛華嚴三昧，說二千行門此會佛不放光，表行依解發，依解光故，亦唯祇離世間一品，但有七卷經文。由上差別因果與平等因果已得勝解，今則依解起行，六位頓修，二千行門，一時齊起。雖處世間，而無染著，故謂之為離世間也。以上於四分中屬第三、託法進修成行分，於五周中則為成行因果周。

九、第九次集會為於逝多林是為第七處。以如來善友為會主，放肩間白毫相光，說果法界法門，亦唯入法界之一品，而經文長達二十一卷。上來大行既已圓具，窮證法界理有必然。此會如來自入師子頻申三昧，意在顯示果法界法，令諸眾會頓證法界，而以善財示範，歷位進修，是為漸證法界。頓漸不二，本末融會，皆共圓證法

界法性。此乃華嚴大教之不共宗旨也。以上於四分中屬第四、依人證人成德分，於五周中則為證入因果周。

華嚴大經無盡教海，汪洋沖融，廣大悉備。初學讀之，不啻入海算沙，無法得其涯畔。幸我華嚴祖師，悉心規畫，使三十九品經文條理分明，四十二位法門綱舉目張。學者就路前進，寶所不難覓得矣。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彌陀佛誕前一日於華嚴蓮社

華嚴宗綱要

一、敍言

華嚴宗乃我國佛教八大宗派之一，以大方廣佛華嚴經為一宗正依之根本經典，以建立義理，顯示旨歸，因而得名。又此宗之觀門教相，經法順和尚初創，至相尊者繼演，至賢首國師而圓備，故又名賢首宗。又以本宗旨在昌明法界緣起自在無礙法門，故亦名法界宗。賢首之後，有清涼國師澄觀出，作華嚴大疏及演義鈔，維持華嚴正統。同時復有圭峯宗密大師祖述清涼，盛弘此宗。以上自法順至宗密，人稱為華嚴五祖，蓋開創並演暢此宗五大功臣也。

二、華嚴宗之經論註述

此宗所依以大方廣佛華嚴經為主，然華嚴經在我國流傳有三種譯本，一為六十華嚴，譯成於東晉義熙十四年間，佛陀跋陀羅為譯主，經成六十卷，故稱六十華嚴。以其出於晉代故，亦稱為晉經。次為八十華嚴，譯在唐武后時，實叉難陀所主譯，得經八十卷，故稱八十華嚴。對前晉經，故稱之為新經。又唐德宗朝有般若三藏別譯入法界品為四十卷，因稱之為四十華嚴。國人所宗，獨推八十。

相傳，華嚴經乃佛初正覺，於菩提樹下三七日中之所頓演，以其陳義高遠，初世無傳。待佛滅後七百年頃，經南天竺龍樹菩薩自龍宮誦出。聞龍宮所藏華嚴有上、中、下三本。上、中本內容浩繁，均非凡夫之力所能持，乃誦下本十萬偈、四十八品而出。而我國所譯八十華嚴，實前分四萬五千偈耳。杜順和尚初依晉經作法界觀一卷、五教止觀一卷，奠定一宗之基。其弟子至相尊者雲華大師通大經十地品中六相義，作搜玄記五卷，又作十玄門五十要問答孔目章，以申其義。此宗至是，已具雛形。法藏賢首國師作華嚴探玄記二十卷，又參與翻譯八十華嚴，造華嚴章疏二十餘部，大成一宗之教義。清涼國師作華嚴大疏及演義鈔，樹立華嚴正統；圭峯密公作華嚴原人論，祖述清涼；明季續法大師著賢首五教儀詳註等，清代通理法師著五教儀增註等，是為本宗主要著述。

三、華嚴宗之判教

此宗以五教十宗判釋如來一代時教。華嚴教義章云：「初就法分教，教類有五，後以理開宗，宗乃有十。」言五教者，謂小、始、終、頓、圓是也。一、小教者，亦名愚法二乘教。但說人空，不明法空；縱說法空，亦不明顯；但依六識、三毒建立染淨根本。唯論小乘，故名小教。所依經論僅四阿含等經、六足、婆娑、俱舍等論。二、始教者，亦名分教。自小教出，始入大乘所說教法。但明諸法皆空，未盡大乘所詮法理，故名為始；但明一切法相，有成佛，有不成佛，故名為分。又有相始、空始之分：深密等經、唯識等論之眾生根性有五種不同，建立依他萬法，是為相始教；般若等經、中觀等論說諸法皆空，除有得迷執，是為空始教。三、終教者，亦名實教。此教言定性聲聞、無性闡提悉當成佛，方盡大乘終極之說，名之為終；以稱實理故，名之為實。此教少說法相，多說法性，雖說法相，亦會歸性。楞伽、勝鬘等經、起信、寶性等論為此教所依經論。四、頓教者，以上始、終二教，並立階位，次漸修

行成佛，故總名為漸；此教明一念不生，即名為佛，不依地位漸次而說，故名為頓。於中不說法相，唯辯真性；一切所有唯是妄念，五法三自性俱空，八識二無我盡遣；訶教勸離，毀相泯心；生心，即妄；不生，即佛。如淨名默住顯不二等是其意也。五、圓教者，此乃圓融無礙圓修圓證之法門。此教所說唯是無盡法界、性海圓融、緣起無礙、相即相入、因陀羅網重重無際、微細相容、主伴無盡。於中明一切即一，一即一切，故十信滿心，即成正覺，名為圓教。即華嚴經之所說也。

言十宗者，一、我法俱有宗：人天乘及小乘中犢子部等為此宗攝。人天乘計我法俱有實體，犢子部等立三世有為無為諸法及勝義我。二、法有我無宗：小乘中薩婆多部等計一切法悉皆實有，但不立我。三、法無去來宗：小乘中大眾部等說過、來之法體、用俱無，唯現在諸有為法及無為法為有。四、現通假實宗：小乘中說假部等不唯主張過、未無體，現在諸法亦有假，有實，即五蘊可實，處界為假。五、俗妄真實宗：小乘中說出世部等說出世之法皆實，世俗之法皆假。六、諸法但名宗：小乘中一說部等說一切我法但有假名，都無實體。以上六宗皆小乘教，唯諸法但名通於始初耳。七、一切皆空宗：大乘始教中之空始教所攝，即無相大乘，主張一切諸法—有漏、無漏—悉皆真空。八、真德不空宗：即五教中之終教，說一切法唯是真如，如來藏中實德攝故；有自體，具性德故。九、相想俱絕宗：頓教所攝，泯所緣境相，絕能緣心想，直顯離言法性。十、圓明俱德宗：圓教所攝說性海圓明，具足眾德，一多相容，主伴無盡。

四、華嚴宗之教義

本宗以一心法界無盡緣起為一家教觀之玄宗。法界玄鏡云：「言法界者一經之玄宗，總以緣起法界不思議為宗故。」言一心法界者，謂總該萬有心，即該羅一切萬法——有情、非情、迷、悟、

染、淨——之一心。華嚴疏鈔序云：「統唯一真法界，謂寂寥虛曠，沖深包博，總該萬有，即是一心。」言法界者，法者，軌持為義；界有性、分二義：分齊為界，是為分義；以能為諸法之性，是為性義，一切諸法皆由性起故。清涼大疏鈔中依五教明一心：初、小乘諸教實有外境，假立一心，由心造業，所感異故；二、大乘始教以異熟賴耶為一心，遮無外境故；三、大乘終教以如來藏性具諸功德，故說一心，是曰如來藏性一心；四、大乘頓教以泯絕無寄，故說一心；五、一乘圓教總該萬有事事無礙，故說一心。於此往復無際、動靜同源、含眾妙、超言思之一心法界上，色心萬差諸法炳然顯現，一多相即，大小互容，重重無盡，猶帝網天珠圓融通遍，了無妨礙。是曰法界緣起，又曰無盡緣起，即法界諸法過、未色、心相資相待，互攝互容，成一大緣起，乃本宗之哲學基礎。華嚴大經以四法界事法界、理法界、理事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說明圓融無礙之真相，以十玄門一、同時具足相應門，二、一多相容不同門，三、諸法相即自在門，四、因陀羅網境界門，五、微細相容安立門，六、祕密隱顯俱成門，七、廣狹自在無礙門，八、十世隔法異成門，九、主伴圓明具德門，十、託事顯法生解門說明相即相入之原理，以上十玄緣起事事無礙之法門，乃由六相圓融之教法而成立。

六相者，一、總相，二、別相，三、同相，四、異相，五、成相，六、壞相。總相謂一含多德，別相謂多德非一，如房子之與梁柱、椽等。總之與別，猶言整體與部分。同相謂多義不相違，同一義故；異相謂多義相望，各不同故。同謂差別諸法，和成一體，而不失其部分之特質，如梁等和成房子。不相違拒，皆成房子之椽、梁等諸緣就自形類相望差別。是為異相。成相謂由梁等諸法為緣而起成房子，壞相則梁等諸法各守本位，不移動故。亦即請有特性之異相，方能調和而成同相，即部分相依，而成整體也。世間諸法無不具此六相。此三對六相中，總、同、成之三相表示無差別之圓融，別、異、壞之三相表示差別不同之行布。此平等與差別顯示行

布不離圓融，圓融不離行布，行布即圓融，圓融即行布。是名六相圓融。由此知六相圓融之理，即能悟入諸法即一真法界無盡緣起之真理。

五、華嚴宗之行果

此宗之修行以法界觀為樞要。此觀有三重層次：一、真空觀，觀禮法界；二、理事無礙觀，觀理事之真相；三、周遍含容觀，觀事事無礙之實際。法界即所觀之境，三觀即能觀之智。一、真空觀所觀之空，即諸法本性，非斷滅之空，亦非離色之空，乃即有以明空。然空亦無空相可得，故名真空，所謂理法界是也。二、理含事無礙觀，前觀簡情計、遮妄慮。此觀進而觀諸法事相與真如理性炳然雙融，所謂理事無礙法界是也。三、周遍含容觀以真如理融諸法事，一一事皆如理融，可得遍融無礙，所謂事事無礙法界是也。此三但是一道豎窮，展轉顯性。此觀成，則法界緣起之妙理可悟入矣。

此宗行位有二門：一、次第行布門，二、圓融相攝門。所言次第行布門者，謂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等覺、妙覺。從淺至深，階位漸升，即本經中第二會說十信、第三會十住、第四會十行、第五會十迴向、第六會十地等覺妙覺。如是次第說五十二位差別因果者是也。所謂圓融相攝者，以性理融事相，一位之中具一切位，謂得一位，即得一切位。如所謂十信滿心，即攝五位而成正覺是也。

此宗之佛及身土總明佛果所感之依正莊嚴也。華嚴疏云：「此菩薩知諸眾生心之所樂，融三世間以為自身，因中既爾，果上亦然，謂毘盧遮那令彼別教一乘人等，於一佛中具見十佛：一、成正覺佛，因中如來身所感，二、願佛，因中菩薩身感，三、業報佛，因中業報身感，四、住持佛，因中國土身感，五、涅槃佛，因中虛

空身感，六、法界佛，因中法界身感，七、心佛，因中眾生身感，八、三昧佛，因中智身感，九、本性佛，因中獨覺身感，十、隨樂佛，因中聲聞身感。是知，因中以三世間身開為十身，果上以三世間佛開為十佛。」其實十身是即一身，十佛即是一佛，故教義章云：「若約別教一乘，此釋迦身非但三身，亦即十身。」

約別教說，華藏世界乃實報莊嚴土之總名。按華嚴經，諸世界海及世界種，皆在大寶蓮花中安住，則大寶蓮花為世界之藏，故名華藏世界也。

以上佛身為例，則亦可云：「此堪忍土非但三土，亦即十土，所謂無障礙法界圓融土也。」

華嚴宗五教十宗的教判

一、華嚴經的傳世

華嚴宗是依華嚴經研究發展出來的一個宗派。華嚴經為佛成道後二七日中所說的一部大經。由於它的陳義太過高遠，所以文殊菩薩結集出後，即藏之龍宮，迨佛後七百年頃，始由龍樹菩薩自龍宮誦出。相傳，藏於龍宮之華嚴經有上、中、下三本。上本有十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偈、一四天下微塵數品；中本有四十九萬八千八百偈、一千二百品；下本有十萬偈、四十八品。龍樹誦出者為下本經。於我國晉朝義熙年間，由佛陀跋陀羅譯出三萬六千偈，得經六十卷。此經並不完整。後於唐武則天朝，由實叉難陀譯出四萬五千偈，得經八十卷。後有德宗朝的般若三藏，又譯出入法界品廣本，得經四十卷。此三種華嚴經中，在我國流傳最廣的，當推八十華嚴。

二、弘揚華嚴經的人

這部號稱為根本法輪的華嚴經譯出之後，馬上引起佛教學者的興趣與研究。其中最有心得者，當推杜順和尚（五五八—六四〇）。他精研大經，深得經義。杜順，唐初雍州萬年人，隱居終南山，專心禪觀，作華嚴法界觀門、五教止觀及十玄章等，為本宗教學之章本。師生平頗多神迹，深受唐太宗的歸敬，賜號帝心尊者。住世八十四秋，寂於宮中御座。其弟子智儼和尚（六二〇—六六八）居雲華寺，人尊稱為雲華尊者。師承杜順，習法界觀，盡得其旨。遇異僧，囑研十地品中六相義，可窺法界宗旨。師不一月思惟，豁爾貫通，乃盛弘華嚴，作有華嚴經搜玄記、華嚴孔目章、五十要問答等，奠定本宗基礎。繼承智儼法業者為法藏大師（六四三—七一二）。師本康居國人，祖父歸順唐朝，移居長安。師十六歲入太白山，研習經論，後至洛陽，師事智儼，研華嚴經。頗有所悟，講演大經五十餘遍，武后敕號賢首國師，作有華嚴經探玄記、五教章、華嚴旨歸、華嚴經傳記、金師子章等。賢首依華嚴經判釋如來一代時教，為五教十宗，乃本宗之集大成者。師受武后歸敬，尊為賢首菩薩。曾參與翻譯新經，並為之作疏，惜未終卷而寂。所幸有澄觀大師（七三八—八三九）續其慧業，發揚光大。澄師，浙江會稽人，秉賦特異，勤於課讀及以著作，終身以十誓自持。修學一以華嚴為專業，旁通諸宗，著有華嚴大疏二十卷、隨疏演義鈔四十卷，糾正慧苑之偏失，重振華嚴宗風。助般若三藏譯四十華嚴，並為之作別行疏四十卷。另有華嚴玄談、法界玄鏡、華嚴略策、華嚴綱要、入法界品十八問答、五蘊觀、三聖圓融觀門等。澄師身歷九朝而為七帝門師，時人尊為華嚴菩薩。住世一〇二載。他的傳人是圭峯山草堂寺宗密大師（七八〇—八四一）。果州西元人，少通儒學。出塵後，先從荷澤學禪，後潛心圓覺經，深達義蘊，著大小鈔，以疏其義。讀清涼疏鈔，精勤吟味，大有所悟，乃宗崇華嚴，並於澄師執弟子禮。著有華嚴心要註、新華嚴經合論、普賢行願品別行疏鈔、華嚴原人論及禪源諸詮集都序等十數部。唱禪教合一說。人尊

之為華嚴五祖。值會昌之亂，佛教因而衰微，華嚴宗脈亦不絕如縷。

三、華嚴宗的教判

華嚴宗以五教十宗判釋如來一代時教。五教是依佛經所詮法義的淺深，把佛一代所說教相分為五類，如華嚴一乘教義章說：「就法分教，教有五類。」又華嚴經探玄記說：「以義分教，教類有五。此約義分，非約時事。」五教的分類是：一、小乘教，二、大乘始教（內分相始教和空始教）三、大乘終教，四、大乘頓教，五、一乘圓教。

十宗是依佛所說的義理，區別它所據以立論之所宗崇，分為十種，如五教章及探玄記說：「以理開宗，宗乃有十。」這是由於五教（經論）所詮的義理，因眾生的機類不同，從而各自所尊、所崇各異，所以開作十宗：一、我法俱有宗，二、法有我無宗，三、法無去來宗，四、現通假實宗，五、俗妄真實宗，六、諸法但名宗，七、一切皆空宗，八、真德不空宗，九、相想俱絕宗，十、圓明具德宗。茲將五教、十宗攝義略釋如下：

(一)五教

1.小乘教

也叫作愚法二乘教。這是對那不堪接受大乘教法的小乘根機的眾生所說的教法。它所依的經以四阿含及提胃經為主，律依十誦、四分及僧祇為主，論以婆沙、俱舍、發智、成實為主。所謂愚法就是此教祇明人空，不明法空。縱然有時少談法空，但也不甚明顯。又此教祇依六識、三毒建立染淨根本，未達大乘法理的廣大境界。揀非菩薩乘，而命名為小乘。

2.大乘始教

大乘始教是對從小乘始入大乘而根機尚未純熟的眾生所說的教法，也可以說，這是大乘的初門。對後面的終教而叫它做始教。於中又有空始教和相始教的分別。空始教依般若等經、中、百、十二門等論為所依經論。此教以破相遣執為宗旨，但明諸法皆空，未盡大乘法理，故名空始教。相始教以解深密等經、瑜伽、唯識等論為所依經論。主張眾生根性有五種不同。其中定性二乘及無性闡提的兩種根性不能轉入大乘而成佛。說人法二空，真如凝然不變；廣談法相，少及法性，縱說法性，也攝在法相之列。又此教但在生滅事相上說阿賴耶緣起，所以叫它為相始教。

3.大乘終教

終教乃大乘的終極之教，亦名實教。又因此教主張，二乘根性及一切有情悉當成佛，方盡大乘至極之說，故名終教。此教似楞伽、楞嚴、密嚴、勝鬘等經、起信、寶性等論為所依經論。說真如具生滅、不生滅二義，隨緣而生萬法，森羅萬象。體即是真如，理事圓融，性相不隔。多談法性，少及法相，縱說法相，亦會歸性。所說皆盡諸法實理，故名實教

4.大乘頓教

頓者：此教修證，皆一時頓成，不落漸次。也就是說，這是一個頓修頓悟的教門。離言說，離心緣，一時頓解，一念頓成。所謂一念不生，即名為佛。故謂之為頓。此教不說法相，祇辦法性。無八識、二無我之差別，亦無五法、三自性的葛藤。不立斷證階位，隨時就路還家。維摩經等所說，可謂此教教義。此不同於漸次修成的始、終二教，亦有異於圓明具德的一乘圓教。清涼國師以為，它頗近於禪宗，故本宗特另立之為一教。

5.一乘圓教

這是一個圓融無礙、圓修圓證的教門。此教依華嚴終義，說性海圓融，相即相入，緣起無盡法界。彼此互不違礙，如因陀羅網，重重無際，微細相容，主伴無盡。於中明一位即一切位，一切位即一位；因賅果滿，果徹因源；十信滿心，即攝五位而成正覺。所以獨享一乘圓教之名。

(二)十宗

1.我法俱有宗

已入佛法的人天乘認為，我法俱有實體。小乘中的犢子部、正量部、密林山部、法上部、賢胄部等派屬之。彼立三聚法，謂有為、無為聚及勝義我。然此一部，諸派共斥，呼為附佛法之外道。所以把它叫作我法俱有宗。

2.法有我無宗

小乘佛教中說一切有部、雪山部、多聞部等部派屬於這一宗。此宗說諸法五種所攝——一、心，二、心所，三、色，四、不相應，五、無為——，主張萬法的存在是有的，主觀的我是沒有的，故名法有我無宗。

3.法無去來宗

諸法過去及未來的體、用都不存在，惟有現在的有為諸法及無為法是實有的。此乃大眾部的主張。他如雞胤部、制多山部、西山住部、北山住部、法藏部、飲光部及根本化地部等派也同具此思想。

4.現通假實宗

此乃說假部所立之宗旨。此部認為，過、未之法總無實體，而在現在有為法中，在五蘊者為實，因為它直接以一切物質為色，以一切領納心為受，乃至以一切心王為識，所以是實；在十二處、十八界者為假，因為六根、六塵是相對的假法，並不直接舉示諸法。相對而非絕對，所以是假。十八界也是一樣。故名現通假實宗。成實論及其他經部別，亦持此說。

5.俗妄真實宗

此為說出世及其末計等所持之主張。他們認為，世俗法是虛妄的，出世法本是真實的，因為世俗法由顛倒生，而出世法非由顛倒生，換言之，世諦是妄，真諦是真，故云俗妄真實宗。

6.諸法但名宗

此乃小乘部派中一說部等所立之宗旨。他們認為，一切諸法唯有假名，都無實體，因為有世間法，必有出世間法，相對法故。世間既然是虛妄，出世間亦無實體，相對法故。相對之法，自無實體，故名諸法但名宗。

以上六宗全屬小乘教。

7.一切皆有宗

此為五教中的始教（空始教）。在無相大乘思想中，不論有漏或者無漏，當體均都是空無自性。般若經及三論為此宗立論的依據。一切諸法生，即無生，從緣起故，悉皆真空。故名一切皆空宗。

8.真德不空宗

此為五教中的終教。此教主張，一切諸法唯是真如。真如具足無量性功德。真、妄、染、淨一切諸法，莫不皆由真如緣起，故名真德不空宗。又以真如之理、萬有之事無礙鎔融，澄觀又稱它為空有無礙宗。

9.相想俱絕宗

此乃五教中的大乘頓教。相是指所緣的境相，想是能緣的思想。此教主張，一念不生，即名為佛。泯所緣的境相，絕能緣的思想，直顯法性，故名相想俱絕宗。

10.圓明具德宗

此乃五教中的圓教。此教主張，性海圓明，備具眾德，無盡緣起，一多相即，主伴具足，事事無礙，故名圓明具德宗。澄觀則稱之為圓融具德宗。

四、結語

五教與十宗，俱從華嚴教海所詮法義開出。其相互關係，前六宗含愚法小乘教，後四宗，則一切皆空宗屬大乘始，真德不空宗屬大乘終教，相想俱絕宗屬大乘頓教，圓明具德宗屬大乘圓教。就十宗之創說而言，杜順初祖五教止觀中，第一門雖有法有我無門之小乘教，但未配宗。至三祖賢首國師，方開五教為十宗，故十宗乃賢首所首創。尤其十宗中八、九、十三宗，實為華嚴特有的判法，不可不知。

華嚴思想教判之殊勝價值

一、前言

佛教教主釋尊入滅之後，所遺聖教原本一相一味，後經數百年的衍化，由上座、大眾兩部發展成本末二十部。此為歷史所謂的部派佛教時期。至四、五百年期間，有無著、世親兄弟出，依深密經等思想，開展出有部大乘佛教。六、七百年頃，有馬鳴、龍樹菩薩應世，據般若經等思想，發展出中觀學派，稱為無相大乘佛教。有部大乘佛教經戒賢傳我玄奘大師，創中國大乘法相唯識宗；無相大乘經我吉藏大師，開創成中國的三論宗。中國佛教除上述空、有兩宗外，更有杜順大師等依大方廣佛華嚴經創立之華嚴宗，判釋如來一代時教，為三時五教，主伴圓融，理事無礙，成為修學佛法者最極肯要的指導原則，以其統含性相、空有、權實、大小之教義也。

茲將華嚴思想教判之殊勝價值簡介如下。

二、華嚴思想的殊勝價值

佛陀自內證的境界是遠超過我們思慮的範疇，言說亦不能及。這叫做「性海果分不可說」。可是佛陀慈悲，應機施教，在無相法中，炳現萬象，於無言說境中，圓音頓演。所以當初佛在菩提場內、正覺始成之際，為普賢等四十二位法身大士，開示了一乘圓頓的根本法輪。這叫做「緣起因分可說」。在緣起因分可說的情形之下，復更生出各種義門，演成無量的教法。對於上根利智的頓機者流，說出圓融無礙、一乘不共的法門。這叫做「別教一乘」。對於中、下二種根機者流，說出開權顯實、會三歸一的依本起末法門，引之漸入圓教，這叫做「同教一乘」。那麼，在這個同別二種教判裡面，華嚴宗乘的學者們特別崇重「別教一乘」的殊勝。這是華嚴判教的第一個特質。其次，在五教十宗判釋裡面，特別強調「一乘圓教」的殊勝，則是華嚴判教的第二個特質。最後在本末二教判釋裡面，特別推尊稱性直談的本教的殊勝，約化儀而對辨本末時，將

華嚴經視為根本法輪。除了華嚴之外，再沒有什麼可以叫做「本教」的東西了。這是華嚴判教的第三個特質。以上三點是從判教的立場上所顯出的華嚴殊勝的價值。

其次，我們再從教理方面來看。華嚴經是佛陀海印三昧中一時炳現的無上法門。「海印」是以譬喻而表示毘盧遮那世尊大覺的內容。蓋毘盧世尊大覺果海是物我一如的，也就是所謂「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的境界。借用大乘起信論的話來說：「依不覺故，說有始覺，又以覺心源故，名究竟覺。」此究竟的覺悟，是即大覺。這個大覺的當體，也就是「一法界心」。在這個絕對的一法界心中，所有時間性和空間性的一切無量無盡的現象，都能夠同時印現出來，如大海上的風平浪靜時，天際的眾星，無不印現。在毘盧世尊的大覺心海中，一切萬有，無不印現。華嚴經的內容，就是描述著佛陀所印現的諸法實相境界。佛陀海印三昧中的實相境界微妙不可思議，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相即相入，圓融無礙。而此無礙不惟是理事無礙，而且更進一步達到了「事事無礙」的境界。所以華嚴法界緣起論的究竟，可以說，就是「事事無礙論」。事事無礙論又可以稱之為「現象絕對論」，或名之為「現象圓融論」。這現象絕對論並不是唯物論，也不是一般的唯心論，同時更不是一元論，因為它主張「一即是多故」；又不是二元論，因為它主張「多即是一故」；當然也不是多元論，因為它主張「一多相即故」。無以名之，名之為「一真法界論」。這個一真法界論，也可以說，它是「如實知見的一心宇宙論」。換句話說，它是佛陀海印三昧中的「一心妙有論」。這個「一心妙有論」乃是「現象絕對論」的根本要義全部內涵。

那麼，甚麼叫做「海印三昧」呢？甚麼叫做「一心」呢？關於海印三昧的意義，我在上面已經講過了，下面應該要說一說「一心」的意義。

三、一法界心的哲理

心的自性本來是不可得的。因這一法界心原是宇宙、生命的本體，它儘可具有著無邊的微妙勝用，但是絕無實體可資捉摸。它那無比靈活的（神變難測的）微妙勝用是超越空間和時間的，也就是經論所常說的「空」和「無」的思想。可是這絕對的「空」和「無」的思想，也就是絕對的「有」與「實」的思想，換言之，「一法界心」是「有」、「無」相即的，動、靜一如的，妙用無邊的。因之，此一法界心是即事、即理、相即相入而圓融無礙的，與天地以同庚，隨萬象而存在。換言之，具體的萬象本身，即是此一心的現象。萬象即是一心，故稱之為「一法界心」。華嚴世界觀的根本原理盡在此「一法界心」之所含攝。

「一法界心」原無本質（實體）可言，祇可以說，它是如實空性的一種自覺作用。這個自覺作用的基本型態，華嚴經把它叫做「海印三昧」。經中所說種種三昧，均是同此空性的自覺作用的種種型態，也可稱之為眷屬三昧。由此可知，「諸法空性」有甚深的自覺作用，種種境界（世界）是此空性經由自覺作用所幻現出來的各種具體現象。而此之諸法空性並不是事物的否定，而是無自性性（無實體）的意思。無實體是沒有固定不變的東西的意思，也就是無常法的意思，而無常法又是幻相性的、遷流不住的生命的意思。遷流不住的生命本身是最究竟的因緣法。因緣法是「此有」故「彼有」、「此無」故「彼無」的無實體的虛幻狀態（如幻如化的狀態）。「因」與「緣」是相對性的。「因」本身有「無盡」的因緣，「緣」本身也有「無盡」的因緣。這個無盡發展起來的因緣世界，乃是宇宙萬有的實況。在無盡緣起的根源裡，有一種相即性原理在作用，那就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這個「一」是平等性的。而這個「一切」，它是差別性的。平等性是全體性，差別性是個別性，而每一事物都有這個全體性與個別性。在物理的空間及時

間的原則之下，一切事物似乎不能夠相即相入，因為有質礙的關係。但如將時間、空間的物理界限撤銷，站在「緣起性空」的理性立場，由於無形象的一法界心來融會作用，即能呈現出一多相即、大小相融的微妙境界。即一夜之夢飛行百年，一尺之鏡見千里影，一毛孔中能容入三千世界，乃是這個一法界心全體大用的具體表現。

一法界心是無實體的，是非有、非無的，同時也是亦有、亦無的。因為心有超越性，所以非有；但心又有內在性，所以非無。這個狀態，只好說是一種「中道」的象徵，而此中道的象徵是以「諸法空性」為自性的一種覺體。「諸法空性」即是覺性，是表示因緣法的本身有覺性的意思。因緣法是現實萬象的本性。因緣法有覺性，是表示萬象有覺性的意思，而萬象有覺性，是表示自覺作用的普遍性，同時也是表示吾人意識的自覺作用，並不是單純的主觀性，而是具有無盡的客觀性。因此，吾人主觀上的智慧源出於「一法界心」。一切現象，均由此「一法界心」展現，所謂：「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此義甚深，不可說不可說（非思量分別之所能及）。所以佛在演說此華嚴經以前，先入海印三昧，然後從其智海流演妙法。這就是「一心法界」的不思議境界。

站在如上萬法根源的「一法界心」的境界來看，萬法無自性，心與物不即不離，不一不異。但此「一法界心」能顯現一切色相，猶如工畫師。可是工畫師本身，他也不能自知其畫作之心。一切萬象，其性亦然，只是如是如是地在顯現一切色相而又各各不相相知。大經云：「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唯是一心轉。」吾人現前的一念「心」，也是一真法界的分顯心，所以它能夠究竟圓融無礙。大經云：「諸法無作用，亦無有體性，各各不相知，妄心分別有。其實無所有。是一切萬法，但有假言說。」這是華嚴經明法品所指示的宇宙萬象的究竟狀態。一切皆無自性，是離開「有」、「無」兩邊的中道境界，而「各各不相知」是表示，現象界各自具

有絕對特質的意思。這個無性而且又是絕對特性的世界，是有、無相即、一切如如、真空妙有的一真法界的境界。此境界，只可說是絕對的「一法界心」。在這法界緣起的真理之下，一切現象都在發揮著它的個別性（特性）及其全體性，故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差別即是平等，平等即是差別，圓融無礙。由此法界妙心而幻生萬物。因之，煩惱與菩提、超越與存在、主觀與客觀、必然性與自由性，均能相即相入而無礙。華嚴事事無礙的境界，即是從此「一法界心的哲學」而展開出來的。

由此「一法界心」而緣起萬法事相，叫做「性起」。這性起與一般所說的緣起，意義又稍有不同，即：緣起是待他緣而生起，例如中觀論等「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思想說法，而性起乃不待他緣，則直接由其自性本具的性德而生起。假如自性根本不具此性德，即使他緣具備，亦不得生起。本來不改名「性」，由性顯「用」，稱之為「起」。這是探玄記第十六卷裡解釋華嚴經性起品所標示的性起的意義。所以華嚴的法界緣起論，實在應該是一種法界性起論，而此性起的性，當然也是原無自性的空性，並不是實體的自性，故不違背性空的原理。同時，事事無礙的根本原理，也是從此性起而來的妙談。上來所說，是從一法界心的立場所建立的華嚴思想原理的蠡測。

四、華嚴是佛法的大本

再從佛教思想史上看，華嚴宗是成就了佛法大本的宗派，即：原始佛教的根本思想是在於四法印（諸行無常、諸法無我，一切皆苦，涅槃寂靜）。「無常」是表示因緣變化的緣起法，而華嚴法界緣起論是此無常法（緣起法）的教理系統的大成就。「無我」是無自性（空）的意思。華嚴思想是經由此「無我」（空）的思想而表現出佛陀自內證的妙有境界的。事事無礙乃是這妙有境界的極致。緣起法（無常）即是實相法（無我），所謂「因果緣起，理實法

界」，是賢首大師的華嚴經觀。這是充分表示著華嚴經為佛法大本的意思。其次，從「苦」與「涅槃」二句來看，華嚴經處處都設有圓融無礙的大行，以破各種煩惱及固執。以苦練行，不以苦為苦，甚至將苦轉為安樂，以得解脫，是華嚴修行的大本。同時以種種三昧而表示佛陀心內自證的各種境界，終於歸納為佛海印三昧的大覺境界，是涅槃思想的極致。所以華嚴思想是秉承佛陀苦、空、無常、無我及涅槃寂靜的思想，而加以發揚光大的。所以說，華嚴是佛法的大本。以信、解、行、證而組織華嚴經的思想，是華嚴宗的殊勝方法。因之，華嚴經是最綜合性的我佛根本大法輪。

五、結語

基於上面各項的敘述，吾人已知華嚴思想的殊勝價值（判教上的價值）、一法界心的哲理（教理上的價值）和華嚴為佛法大本（思想史上的價值）三點內容。由此三點來看，吾人可知，華嚴是值得研究、值得推廣的最有價值的佛法教義。關於這一點，本人很希望這次與會的、各國華嚴學的專家們，今後能夠繼續研究華嚴的思想，發揚華嚴的教義。我及日、韓諸國都有許多很有價值的華嚴學的資料。如能將此寶貴的資料提供給世界各國的學者們研究、發揚，使華嚴圓音響遍塵刹，則功德無量矣。

宗密大師的禪教合一說探微

經教是指示趨向正覺的藍圖，禪觀乃求取證悟佛果的方法。兩者原是相輔進行而不可偏廢的，淺識者不察，往往衝突：講教者譏參禪人為說大話的狂者，參禪人輕講教者為鑽故紙的書蠹。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其實都犯了不可饒恕的錯誤。良以講教者如不能悟明心地，則循文數墨，成了依文解義的三世佛怨者而不自知；參禪人如不能通曉教理，則其悟假悟真、徹不徹底，亦無法驗其成果。因此，古德嘗喻教理如眼目，禪觀如雙足，相互依恃，安抵前程。

一有偏廢，兩不得益，且遭錯失。華嚴五祖圭峯大師有鑑及此，發大悲心，運無漏智，著禪源諸詮集都序一書，以調和此一不必要的衝突，亦以糾正此一嚴重的錯失。

圭峯宗密大師者，我國華嚴宗之傳人也。他接的是華嚴四祖清涼澄觀的法。他以華嚴圓融無礙、法界緣起的超特思想，來闡述禪與教的基本原理，從而融合之，使學者徹知禪教互相發明的重要性。他的此一立說，是有其超越時代的價值的。

我國近代最負盛名的哲學家方東美博士曾經說過：「華嚴宗是中國大乘佛法中思想體系最篤實、最圓融的宗派。它代表了中國人智慧之高超與謙和。此宗派傳至五祖圭峯宗密七八〇—八四一^時，可說是它已發展到登峯造極狀態。」宗密大師一方面著禪源諸詮集都序，與禪宗思想相接合，另一方面著原人論，批判儒道二家及佛家各宗派之思想，然後站在真心的立場，以統攝會通各家各宗要義。這是他卓越之處。

本文的重點是放在經教與禪悟融合不二方面來著論的，依宗密大師的主張，循其十大理由，以證教禪應該是一致的。茲分述於後：

一、師有本末，憑本印末

宗密大師云：「謂諸宗始祖，即是釋迦。經是佛語，禪是佛意。諸佛心、口必不相違。諸祖相承，根本是佛親付，菩薩造論，始末唯弘佛經。……今時弟子，彼此迷源。修禪者以經論為別宗，講說者以禪門為別法。聞談因果修證，便推屬經論之家，不知修證正是禪門之本事。聞說即心即佛，便推屬胸襟之禪，不知心佛相即，正是經論之本意。今若不以權實之經論，對配深淺禪宗，焉得以教照心，以心解教？」禪源諸詮集都序卷一由此可知，經教與禪悟都

出於佛陀。經教是佛所說的法，其目的在於啟人實證與體悟，而禪宗所述之句偈，只作為標月之指的方便法門，旨在令眾生識達心源。因此，兩者實是相輔相成，互不相違。

二、禪有諸宗，互相違反

禪宗在當時有其三個主要派別：

(一)息妄修心宗：主要的代表人物有南侏資洲智侏[智誥]六〇九一一七〇二、北秀玉泉神秀六〇八一一七〇六、保唐無住七一四一一七四四、果闍、宣什及稠那、天臺佛窟惟則七四六一一八三〇等。其宗旨即謂眾生雖本具佛性，但被無始無明所覆而不能見佛，故應時時拂拭煩惱，遠離憤鬧，住閑靜處，調息調身，心注一境，漸漸妄息真顯，才能見性。如北宗禪及天臺止觀等，即屬於此宗派。

(二)泯絕無寄宗：如石頭希遷七〇〇一一七九〇、牛頭法融五九四一一六五七系統等是。其旨謂凡聖等法，皆如夢幻，都無所有而性自空寂。在平等法界中，佛及眾生，皆是假名，平等真法界，佛不度眾生。故應如此了達本來無事，心無所寄，方免顛倒，無住生心，始名解脫。

(三)直顯心性宗：如洪州百丈懷海七二〇一一八一四宗及荷澤神會六八二一一七一三宗。其宗旨為一切行為、言語，皆是真性全體的表現，依真性而立。華嚴經所謂「普賢身相如虛空，依真而住非國土」，即是此義。但因對此真性之把握不同，可分為洪州宗與荷澤宗。前者認為，吾人能語言，能動作，是源於本來的佛性而發出。只要了透本具自然之佛性，任運自在，即可解脫，不必造作起心修道，徒增煩惱。而後者則認為，妄念本寂，塵境本空，靈知不昧，而此空寂之知，即是汝之真性。心本自知，並不是藉緣而生，亦非依境而

起，一切以無念為宗。證得無念知見，如此能斷除罪業，進而增益悲智與功行。

宗密認為，禪宗之三宗可與華嚴之三教相互印證，而會通為一。列表配對如下：

一藏經論（三教）

- | | | |
|-------------------|-------------------|--------------------------|
| 3. 顯示真心即性教——直顯心性宗 | 2. 密意破相顯性教——泯絕無寄宗 | 1. 密意依性說相教（將識破境教）——息妄修心宗 |
|-------------------|-------------------|--------------------------|

禪（三宗）

(一)密意依性說相教將識破境教：宗密大師說：眾生無始以來，法爾有八種識。於中第八藏識為其根本，頓變根身器界種子，轉生七識，各能變現自分所緣。此八識外，都無實法。」禪源諸詮集都序卷三接著，他指出此教與禪門息妄修心宗是相通的：「此教與禪門息妄修心宗而相扶會，以知外境皆空，故不修外境事相，唯息妄修心也。息妄者，息我法之妄執；修心者，修唯識之真心，故同唯識之教。」同上卷二因此，此教可說是一種大乘法相教唯識法相宗的唯識哲學。

(二)密意破相顯性教：宗密大師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是故空中無色，無眼、耳、鼻、舌、身、意，無十八界，無十二因緣，無四諦，無智，亦無得，無業，無報，無修，無證，生死、涅槃平等如幻，但以不住一切，無執，無著，而為道行。諸部般若千餘卷經及中百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等三論、廣百論等，皆說此也。此教與禪門泯絕無寄宗全同。」同上卷二此教認為，一切皆空，可說是一種中觀哲學思想，而與禪門泯絕無寄宗是的確相通的。

(三)顯示真心即性教：此教主張一切眾生，皆有空寂真心。華嚴十迴向品云：「真如照明為性。」華嚴出現品云：「佛子，無一眾生而不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若離妄想，一切智、自然智、無礙智，即得現前。」此教可說是一乘顯性教，與禪宗的直顯心性宗是一致的。

三、經如繩墨，楷定邪正

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也。雖至士之為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為方以矩，為圓以規，直以繩，正以懸，平以水。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雖不能中，故依以從事，猶逾己。故百工從事，皆有法所度。」孫詒讓編著「墨子閒

詰」，法儀篇宗密大師亦云：「繩墨非巧，巧者必以繩墨為憑；經論非禪，傳禪者必以經論為準。中下根者，但可依師，師自觀根，隨分指授；上根之輩，悟須圓通，未究佛言，何同佛見。」禪源諸詮集都序卷一吾人行事要有標準法儀作為衡量是非的準則。因此，判定禪的邪正標準在於經論，其意既深且明矣！

四、經有權實，順依了義

吾人對於經的權實，應依佛意。禪源諸詮集都序卷一云：「佛教萬代依憑，理須委示，師訓在即時度脫，意使玄通。玄通必在忘言，故言下不留其迹。迹絕於意地，理現於心源，即信、解、修、證，不為而自然成就，經、律、疏、論，不習而自然冥通。」同理，禪家句偈，莫非在於把握佛意，以自證悟。如：「有問修道，即答以無修；有問成佛之路，即云，本無凡夫。」可以會矣。

五、量有三種，勘契須同

宗密大師云：「西域諸賢聖所解法義，皆以三量為定：一、比量，二、現量，三、佛言量。量者，如度量升斗，量物知定也。比量者，以因由譬喻比度也。如遠見煙，必知有火，雖不見火，亦非虛妄。現量者，親自現見，不假推度，自然定也。佛言量者，以諸經為定也。勘契須同者，若但憑佛語，不自比度證悟自心者，只信是泛，於己未益。若但取現量自見為定，不勘佛語，焉知邪正？外道六師親見所執之理，修之，亦得功用，自謂為正，豈知是邪？若但比量者，既無聖教及自所見，約何比度？比度何法？故須三量勘同，方為決定。禪宗已多有現、比二量，今更以經論印之，則三量備矣。」禪源諸詮集都序卷一所謂現量是一種直覺之知，比量是推理之知，佛言量是佛陀體悟之知，以佛經論為主。勘察佛教的法義，以此三量為準則。因此，由此三量來看，不可忽視經論之重要性。

六、疑有多般，須具通決

禪源諸詮集都序卷一云：「凡修禪者須依經論，引取上界禪定，而於此界修習。修習成者，皆是彼禪，諸教具明，無出此者。如何離此，別說禪門？既不依經，即是邪道！」因此修禪的宗旨，不可違背經論之要意。

七、法義不同，善須辨識

禪源諸詮集都序卷一云：「凡欲明解諸法性相，先須辨得法義。依法解義，義即分明；以義詮法，法即顯著。如金隨工匠等緣，作鑲、釧、椀、盞種種器物，金性必不變為銅鐵。金即是法，不變隨緣是義，……以喻一藏經論義理，只是說心。心即是法，一切是義。故經云：『無量義者從一法生』。此心隨迷悟緣，成垢、淨、凡、聖、煩惱、菩提、有漏、無漏等，亦只說此心垢淨等時，元來不變，常自寂滅，真實如如等。……今時禪者多不識義，故但呼心為禪。講者多不識法，故但約名說義，隨名生執，難可會通。」在佛學中，法與義是一體的兩面，如起信論以心真如（法）是體，心生滅（義）是相用，良以「心就是法，一切就是義」，兩者是相輔相成，一而二，二而一的，而「教」與「禪」兩者都在闡述「法」與「義」的問題，自不可偏袒於某一方。

八、心通性相，名同義別

宗密大師認為，「心」之一字具有四義：(一)肉團心：梵語訖利陀耶，如身中五臟心；(二)緣慮心：指八識而言，俱能緣慮自分境界；(三)集起心：只指第八藏識而言，梵語質多耶，此云集起——積集種子，生起現行；(四)真實心：梵語乾栗陀耶，此云堅實心，就是真心或真如。前三者是屬於相，其中第三者為一種離垢清淨，而不是純然的自性清淨，後一者真實心是性，也是一種自性清淨。因此，

前三者是由於污塵染心而起的；如一旦破迷顯悟，轉識成智，則自性明照如鏡，虛靈不昧。

九、悟修頓漸，言似違反

六祖慧能大師云：「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即一種，見有遲疾，何名頓漸？法無頓漸。人有利鈍，故名頓漸。」六祖壇經頓漸品第八宗密大師亦云：「法無頓漸，頓漸在機者。誠者此理，固不在言，本只論機。」禪源諸詮集都序卷一因此，頓漸兩者並不矛盾，而只是視機人的根機不同而定。

十、師授方便，須識藥病

諺語云：「藥無優劣，對症者良。」亦可曰：「法無頓漸，對機者良。」根器上者，頓門接引之；根器下者，漸門接引之。這是師資傳授的一種權宜之計。真正的禪應該是頓漸互為發明

總之，佛性是諸佛萬德之源，亦為禪門之源。華嚴大經一再明示：「菩薩於大方廣佛一真法界敷演萬行因華，以嚴本性令成一乘佛果。」宗密大師，他剴切地指示我們：「禪，佛心也；教，佛口也。豈心、口自相矛盾者乎？」禪源諸詮集都序卷一因為佛法是特重解行相應的，所以教禪合一的主張，是不容置疑的。

華嚴綸貫略釋

復菴和尚的華嚴綸貫是所有華嚴注述中我最喜歡閱讀的一本書，因它祇用去八千多字，卻將一部浩如煙海般的華嚴經的大意鉤玄提要地給介紹出來了。讀經的人們祇要循著他的正確標示，就可以輕而易舉地獲得全經的脈絡和旨趣。因此我以為，凡是想探毘盧性海的佛子們，這部書，不可不讀。

我在蓮華學佛園濫廁教席，第一屆為同學們講完了華嚴經綱要之後，因為蓮社已經決定改建，原想辭謝學園的教務。怎奈曉雲法師一再囑託，並為我預定開華嚴綸貫的一課。她以為，這部書不但介紹華嚴大意，且其文字極符合她所提倡的園林思想，要我無論如何也要分出一點時間來跟同學們結個法緣。因為我原就喜愛研讀華嚴綸貫，有機會跟同學們研究一下也好，所以就這樣答應下來了。

華嚴綸貫這部書，文字雖然精簡，條理卻很明析，全書計分十個章段，以次敘述華嚴經之內容。看似段落分明，但卻連貫一氣，讀起來令人有不忍中斷之感。學園的同學們，大家都很喜欢這一門功課，從每次考試的成績，就可以看出他們的情趣來。祇是開學以後的第三個月，蓮社的改建工程就正式開工了，我雖不要直接參加做工，但因佛像、法物的無法搬遷，所以工程必須分段進行，而每月四次的共修會以及佛菩薩誕辰法會等，又要照常舉辦。有時候還要籌款購料，乃至主持建築小組會報等等，時間實在不夠分配。因此，每星期三下午的課，都是從百忙中趕去的多。雖然我在開學時曾做了一個自我的約定，非萬不得已，決不脫課，但結果，為情勢所逼，實在分身乏術，還是缺了不少課。這是最不情願的事，也是我至今猶覺耿耿難安的事。去秋，華嚴專宗學院的創立，我的時間更加不夠分配了。為了減輕內心的歉疚，所以從第三學年開始，我就決定向曉師請辭，承她同情我的苦衷，答允了我的要求。不過整部綸貫才講了一半，這樣中途而廢，對同學們，我實在感到萬分的抱憾！現在園中要出畢業特刊，曉師來函徵稿，並指定「依曾授課程內容寫一篇以光篇頁，亦引領後學對研究之資參……。」這一來好了，我有了彌補前歉的機會，因而就綸貫的內容，分段略釋其要義如下：

我在前面已經說過，綸貫的內容，計分成十個章段，現在就按次敘述。第一章段略敘華嚴大經之發現、傳譯及內容：釋迦世尊滅度之後，六百年的當兒，有一位龍樹菩薩，示迹西乾。他讀完世間

所有書籍之後，有大龍菩薩介紹他到龍宮去看佛藏經。他發現，華嚴經有三種本子。上本最多，有十個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的偈、一四天下微塵數的品。中本次多，也有四十九萬八千八百偈、一千二百品。下本最少，祇有十萬偈、四十八品。龍樹菩薩想，娑婆世界的人類，心智有限，上、中兩本皆無法讀。於是他就誦記得下本而回。傳到我們中國來的還不完全，祇有下本中的前分四萬五千偈、三十九品經，不過序正流通三分俱全。清涼國師判釋前五卷為序分，中間五十五卷半經為正宗分，後面十九卷半經屬流通分。

第二章段解釋經題：所謂大方廣佛華嚴經，大以當體得名，常遍為義。此經為自毘盧遮那如來法性海中流出，故其體在時間則豎窮三際，在空間則橫遍十方，此之謂大。方者，則也。有軌、持之二義。軌是軌道，凡物莫不有其一定之軌道，使眾生對其產生正解；持是任持，凡物皆能任持其個己之自性，以延續其生命，不因時地的變換而改易。廣者從用得名，有包、博之二義。包謂廣容，博謂周普，言此經之攝化妙用無量無邊。此大方廣三字所詮之含義，實乃指眾生之心體也。佛者，覺也，照也。覺則悟大夜之重昏，照則朗萬法之幽邃。此言證此心體之人也。華即是花，喻也，有感果與嚴身之二義。言感果，則萬行圓成，如同桃李，先開花後結果也。言嚴身，則眾德完備，如佛身相好，盛德莊嚴也。嚴以功用得名，資、莊為義。資者，助顯因德之透發；莊者，美化真應之佛身。經者，攝也，持也。攝，則化無邊之眾生，持，則執無盡之性相。也可以說：大是遮那之體，方是遮那之相，廣是遮那之用，佛是遮那本尊，華是普賢之大行，嚴是文殊之大智，經是闡明修因感果至理之常道，意謂凡人欲得成佛，必以文殊之大智，起普賢之大行，莊嚴毘盧遮那佛果上之體相用三大，故名大方廣佛華嚴經。

第三章段明七處九會演法之次第。這章是說明，這部八十卷的華嚴大經是在七個地方分九次集會而演說的。第一會約三世間說如來依正果報的莊嚴。經中所說無量阿修羅王、無量諸大龍王，乃至

日天子等，此即有情世間主也。所說山神、林神、風神、河神乃至樹神等，此即器世間主也。所說普賢、寶焰、妙光、大福光智生、大明德美音等諸大菩薩，即智正覺世間主也。三世間互相莊嚴，形成一幅至極微妙的清淨佛世界。在阿蘭惹法菩提場所說。第二會說十信法門，為超凡入聖之前方便。此會在普光明殿說。第三會說十住法門，由決定信進住毘盧法性海中，以長養聖胎也。此會在忉利天說。第四會說十行法門，由住生解，依解起行。此會在夜摩天宮說。第五會說十迴向法門，行深理徹，自利功圓，迴向法界，兼以利他。此會在兜率陀天宮說。第六會說十地法門，親證法性，位躋聖階。此會在他化自在天宮說。第七會說十定、十通，乃至如來出現等十一品。清涼謂，前六品明等覺因圓，後五品示妙覺果滿之法門。此會重回普光明殿說。第八會說離世間品，是為因果圓融，果後利生之法門。此會仍在普光明殿說。第九會說去言依行圓彰法界法門，蓋前所詮示諸法門海，至此則欲體而行之，以求實證故也。此會在逝多林給孤園說。

第四章段標大經之行動格式，演四分五周之等階：按華嚴大經之行動格式，先大後小，蓋此經乃我教主釋尊初成正覺之稱性直談也。觀其最先之發端經文，即將如來極果之依正莊嚴和盤托出，普願眾生，因欣慕而發心進趣，同登覺岸。如經云：「爾時世尊在摩竭提國阿蘭惹法菩提場中，於一切法成最正覺，智入三世，悉皆平等。其身充滿一切世間，其音普順十方國土，譬如虛空具含眾像，於一境界無所分別。」真有一口吞盡十方世界之氣勢。但為憫念眾生，於此指示未能承當，遂乃暫置高論，放低水準，隱實施權，以漸接引。由是以十一卷經自世主妙嚴品至毘盧遮那品為眾生開發信門，是為舉果勸樂生信分，屬所信因果周；以四十一卷經開發解門，是為修因契果生解分，前段——自如來名號品至隨好光明品——二十九品經屬差別因果周，後段——普賢行願品及如來出現品之兩品經——屬平等因果周；以七卷計離世間品一品經開發行門，是為托法進修

成行分，屬成行因果周；二十一卷入法界品一品經開發證門，是為依人證入成德分，屬證入因果周，是修因證果之等階也。

第五章段釋六相、十玄、四法界及二十重華藏世界：所謂六相就是總相、別相、同相、異相、成相、壞相。一切諸法之事相，就凡夫所見，各各隔礙，互不相關；就聖者所見，體性交關，六相圓融，蓋諸法即一真法界無盡緣起也。此義出於華嚴經初地十大願中第四願之文，而為華嚴二祖至相尊者之所發明。一、總相者：一含多德，如人身具眼、耳、鼻、舌諸根而成一體。二、別相者：多德各各而非一，如身體雖為一，而眼等諸根各各不同。此二相為一身與諸根相對之平等、差別二門也。三、同相者：多德不乖違，具有各各同成一總之義，如眼等諸根具有各各同成一身之義，而非他物也。四、異相者：多德相望，各各異其形類也，如眼等諸根之形貌各異。此二相以諸根相望而辨平等、差別之二義也。五、成相者：多德正緣起而為一總也，如諸根緣起而成一身。六、壞相者：多德各住自法而不移動也，如諸根之各住自位而各自為用，此二相依同異之二相之因而辨總、別二相之果之平等、差別二門也。所謂十玄者：一、同時具足相應門：一切諸法緣起而生，緣起實乃一切諸法之自性，故一切諸法於同一時處為一大緣起而存在也。二、廣狹自在無礙門：以一法緣起一切法，力用無限為廣，一法守自分限，不壞本位為狹。緣起之法具此廣、狹二義而不相妨礙故，曰自在。三、一多相容不同門：依上廣狹無礙義，一法之勢分入於他一切法，他一切法之勢分入於自一法，如此一多互入相容，曾不失一多本位，謂之一多相容不同門。四、諸法相即自在門：依上一多相容義，一法入於一切法時，一法即為彼一切法之一分子。既為彼一切法之一分子，一切法外別無一法之存在。同時彼一切法入於一法時，彼一切法即為一法之一分子。既已為一法之一分子，則一法之外別無彼一切法之存在。如此，一虛一實，一法即於一切法，一切法即於一法，故曰相即也。上之相容門不廢一多，明力用之徹，喻

如二鏡相照；此明彼此二體虛實和融而為一如，譬之水波相收，是不同也。五、祕密隱顯俱成門：依上之義門，一法即於一切法，則一切法顯而一法隱；一切法即於一法，則一法顯而一切法隱。此顯隱之二相俱時成就，謂之祕密隱顯俱成。六、微細相容安立門：依上來第二門以下之義，無論如何微細之中，亦含容一切諸法，一齊掬頭顯現，猶如琉璃瓶中盛多芥子。晉經云：「一毛孔中無量佛刹莊嚴清淨曠然安立。」於焉可知。七、因陀羅網境界門：因陀羅網者，帝釋宮中之珠網也。網珠各各映現一切珠影，是為一重之各各影現，而一珠中所現之一切珠影，又復映現諸珠之影像，是為二重之各各影現。如此重重映現而無窮無盡，諸法之一一即入亦復如是。上之微細相容，惟一重之即入，未達重重無盡之境，故今借喻以明此義。此乃有名之因陀羅網喻也。八、託事顯法生解門：既於上門知一切法緣起重重無盡，則知塵塵法法，皆為事事無礙法界，然亦得就一事一法，顯彼無礙法界之法門也，故曰託事顯法生解門。如示金獅子之無礙，豎臂揚眉皆道，凡寄顯表法之法門，皆攝於此。九、十世隔法異成門：上之八門但就橫空間說，然於豎時間說亦如此，故有此門。十世者，過去、現在、未來，是為三世。三世各具三世，則成九世。九世互相攝入，而為一總世。總別合而成為十世也。異成者，別異之法俱時成就也。謂十世隔歷之法，同時具足顯現，故曰十世隔法異成也。十、主伴圓明具德門：橫豎之萬法既成一大緣起，則法法皆交徹也。而舉一法，他法伴之而連帶緣生，亦即隨舉一法為主，則餘法皆為伴，而赴於此一法，更以他法為主，則餘法為伴亦然。如一佛說法為主，他之諸佛皆為伴矣；他之一佛說法為主，此之諸佛為伴亦然。如此一法圓滿一切之功德，故曰圓明具德也。華嚴大經於一塵上明六相、十玄，蓋如斯也。

次言四法界：四法界即一、事法界，二、理法界，三、理事無礙法界，四、事事無礙法界。所言法界者，乃一切眾生身心之本體也。法以軌則為義。界有性、分二義。約事，界即分義，謂隨事分

別故。約理，界即性義，謂諸法性不變易故。言事法界者，謂諸眾生色心等法一一差別，各有分齊故，言理法界者，謂諸眾生色心等法雖有差別，而同一體性故。言理事無礙法界者，謂理由事顯，事攬理成，理事互融，故得無礙。言事事無礙法界者，謂一切分齊事法，稱性融通，一多相即，大小互容，重重無盡，故得事事無礙。然此四法界，實自一真法界分出。圭峯大師云：「未明理事，不說空有，直指本覺靈源，故曰一真法界。」從一真法界分出理事等四種法界，然理無分限，事有千差。古詩云：「春色無高下，花枝有短長。」明乎此，則於理事法界之理，可以思過半矣。

再說二十重華藏世界。所言華藏世界者，乃釋迦如來他受用報身毘盧舍那佛之淨土。最下方為風輪，風輪上有香水海，香水海中生大蓮華，此大蓮華中包藏微塵數之世界，故稱蓮華藏世界，略名華藏世界。佛祖統紀三十一曰：「上極寶焰，下徹風輪，此華嚴所明一世界種。豎高則且約二十重娑婆世界居第十三重，周圍則略得十一數。復由此數隨方各十，總之，則為百十一數之世界，如天帝珠網分布而住。」是為二十重華藏世界之概況。廣說，則有十不可說佛刹微塵數世界種，皆在此種種光明蕊香幢大蓮華上分布而住。一一世界復有不可說微塵數世界圍繞而住。此華嚴經之宇宙觀也。

第六章段釋大經十處放光之表示：佛陀將說深經大法，必先放光、震地，以表現瑞，寓有破除黑暗、震聾發聵之意，乃大乘之通相也。如佛於說法華經前，先放光明，遍照東方萬八千佛土等。佛說華嚴大經，先後計有十次放光。第一次在菩提場放光二次，初放面門眾齒間佛刹微塵數光，其名曰：眾寶華遍照光明、出種種音莊嚴法界光明、垂布微妙雲光明、十方佛坐道場現神變光明、一切寶嚴雲蓋光明、充滿法界無礙光明、遍莊嚴一切佛刹光明、迴建立清淨金剛寶幢光明、普莊嚴菩薩道場光明、妙音稱揚一切佛號光明。而佛之面門光表教道遐敷，齒間光表四十佛陀口齒四十顆問答及口生法

王子者從佛口生真子義。次於眉間放光此一切功德山須彌勝雲佛所放，表顯一切中道義。二、普光明殿佛放足輪光，表信此會說十信法有四義：(一)自下而上，信位最初故；(二)信位最卑微故；(三)信為行本故；(四)信該果海，已滿足故。輪表圓滿無缺義。三、忉利天佛放足指光，表足指據地，得住此會說十住法有力，成位不退而行有恒也。四、夜摩天佛放足趺光，表趺背行此會說十行法必動，行依信解而成用故。五、兜率天佛放膝輪光，表義有三：(一)膝輪望足表位次漸高；(二)迴因向果此會說十迴向法屈申進趣也，(三)悲智相導屈申無住也。六、他化自在天佛放眉間光，光名菩薩力焰明，上加於下此會說十地法，多用眉間光，亦表將說中正之道。七、重會普光明殿，佛放光亦有二此會說等妙覺法：初放眉間白毫光，名如來出現無量百千億那由他阿僧祇光明，表證中道，不住有無，表無住道，漸離應真二邊故。白毫表所詮出現性無垢故，能詮出現諸教本故。次口門放光，名無礙無畏光明，表教道傳通，佛口生普賢長子故。九、逝多林佛放眉間光，名普照三世法界此會說果法界法門光明，表即法界中道無漏正智，方能證前所現之法界故。第八會佛在普光明殿不放光者，表行此會說菩薩行法依解發，只放解光故。

第七章段明九會會主之說法：按大經三十九品，惟阿僧祇品與如來隨好光明品是舍那如來金口親宣，其餘各品皆文殊、普賢等諸菩薩及雲臺寶網之所演說，佛但放光而已。於中第一會以普賢為會主，所有六品經文亦即普賢所說，蓋此會為明曠劫修證，惟普賢行方能成辦也。第二會以文殊為會主，說六品經，演揚十信，蓋信依普光本智而起也。第三會以法慧為會主，說十住法門，經亦六品，由信證入，生如來家，依無住智，永不退還也。第四會以功德林為會主，說十行法，經文四品，表積行在躬，其德廣蔭也。第五會以金剛幢為會主，演經三品，暢演十迴向，蓋智悲利生，破惑摧邪，而自無傾動也。第六會以金剛藏為會主，經唯一品，道敷十地。此地行法，十方同道，皆智地果，摧伏一切，而自體無動也。第七會

以普賢與如來為會主，說十一品經。此中阿僧祇品、隨好光明功德品為如來所說，明佛果所迷二愚之法故。其餘十定、十通、十忍，乃至如來出現品，則為普賢所說。清涼國師云：「前六品明等覺因圓，後五卷明妙覺果滿。」第八會又以普賢為會主，說離世間一品經，此明果後利生，仍重悲行故也。第九會為詮示去言依行法門，託善財遍參諸善友，假彌勒圓彰法界，故以如來及諸善友為會主也。實則於此會中，如來祇入定放光而已，文殊、彌勒、普賢及諸善友，實先後演暢法界真詮者也。

第八章段述五十三參之幾項要義：華嚴大教五位因果之修證法門，於三十八品經中橫說豎說，行布圓融，言教已周，最後一品特託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作忘修絕證之實際示範，要人舉慧劍斬葛藤，就路還家，莫多留連也。然此一親切懇到的示範教育中，有幾項要義，必須把握住，方能領略其所顯示，了悟其中真詮。第一、文殊大士率六千比丘出逝多林，據福城東大塔廟前，作象王回顧師子頻申，六千比丘言下悟道，五眾善友頓發初心。善財童子也以文殊啟導心開意解，文殊告以已得根本智、未得差別智，乃囑南遊，參訪知識。善財遍歷一百一十城，參禮五十三員善知識，差別門頭一一歷練，惑盡真窮，法界圓證，法樂崇上，自無倫比。然其中辛酸，亦頗不尋常。如首參德雲於妙高峰，七日奔波，不可得見，乃無意間於別一峰頭幸得遇會。妙峰表真際，無見無聞；別峰表俗諦，方許商量。佛國禪師頌云：「德雲常在妙高峰，行繞峰頭不定踪，七日既云尋不見，一朝何故卻相逢。發心住處德雲寄位初住師緣合，普見門中佛境容，回首夕陽坡下望，白雲青嶂萬千重。」善財童子每參一善知識，皆云：「我已先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未知，菩薩云何學菩薩道，修菩薩行」，表先悟後修也。於修緣中有逆有順，所謂方便多門，緣會便契。如參勝熱婆羅門時，四面火聚，中有刀山，能越歷者，方得解脫。此逆緣方便也。善財無懼，登山投火，乃得無盡輪解脫法門，證王子位。南陽忠禪師頌曰：

「童子尋求勝熱公，門庭別露一家風，刀山火聚方登跳，頓悟圓明色是空。」無壓足王之作略，蓋與勝熱婆羅門相類似也。王坐金剛寶座，大匠圍繞，猛卒前列，治諸犯人，或斷手足，或截耳鼻，毒刑畢具，殘忍難堪。王事畢已，執善財手，同人寶宮，告善財言：「我得如幻法門。眾生頑劣，非殘毒刑，無以警誡。實則我從未苦及一眾生。適之所見，乃化作耳。」忠禪師頌曰：「王者威嚴獄吏瞋，割心劈腹太愁人，逡巡引入無生殿，一曲後園桃李春。」毒刑殘忍、苦楚難當之逆行境，人以逃避其苦，奮力度越，可以得道，吾人已知。至於軟玉溫香、歡樂放逸之逆境，行人若能不迷本性，定力暗持，堅毅度越者，斯為甚難。善財於三十五參婆須密女時，蓋即此一教育之實際示範。婆須密女位寄第五迴向，得解脫法門，名離貪欲際，隨眾生之欲樂而為現身。眾生以欲意就之者，往往因聞彼之說法，即離貪欲，乃至抱持吻啖，皆獲清涼，而得菩薩無著三昧。佛國禪師頌曰：「相逢相問有何緣，高行如來一寶錢，執手抱身心月靜，吻唇啖舌戒珠圓。人非人女皆隨現，天與天形應不遍，三德已明貪欲際，酒樓花洞醉神仙。」以上皆由逆增上緣而入道者也。向下再舉兩則從順境為緣而入道之公案。第一、善財參禮德生童子與有德童女二善知識，蒙二善友開示無量菩薩妙行以及幻住解脫法門。幻住者，緣起之實義也。童子表淨智，童女表淨悲。智悲相導，引見慈氏，會前眾緣入一實法界之圓極也。佛國頌曰：「德生有德兩和融，同幻同生意莫窮，同住同修成解脫，同悲同智顯靈功。同緣同想心冥契，同見同知道轉通，若要一生成佛果，毘盧樓閣在南中。」此順示真詮也。最後一參，善財禮拜毘盧樓閣，彌勒為開莊嚴樓閣，善財既入，見一樓閣中復有無量諸妙樓閣。一一樓閣中皆有彌勒，一一彌勒前皆有善財，一一善財皆悉合掌回顧，一善財身遍入一切善財身內，一切善財身皆攝歸一善財身內，一樓閣為主，一切樓閣為伴，如是互遍互容，互攝互入，重重重重，無盡無盡，此乃證入法界也。佛國頌云：「樓閣門前立片時，龍華師主遠方歸，不唯彈指觀深妙，又聽慈音語細微。理智行為身

日月，菩提心是道樞機，許多境界何來去，萬里天邊一雁飛。」善財證得三世一切境界不忘念智莊嚴藏解脫門。自念：「我今所證，皆因文殊菩薩所教示故。作是念時，文殊菩薩遂舒金色臂，過一百一十城，摩善財頂，而慰之曰：「善哉，善財！汝所證法，解雖已圓，而行未周。可更往見普賢菩薩，彼當令汝得深妙行。」善財依教，詣佛會中，參禮普賢，智悲圓滿，行願功成，得一切佛刹微塵數三昧法門。佛國頌云：「百十由旬摩頂歸，片心思見普賢師，堂堂現在紅蓮座，落落分明白象兒。沙劫智悲方滿日，微塵行願正圓時，佛功德海重宣說，愁見波濤轉渺瀰。」善財見文殊，乃是解圓，又見普賢，更是行圓。行解既圓，惑盡真窮。涅槃親證，法界圓彰，因圓果滿，功德難思。故大經末後一偈云：「刹塵心念可數知，大海中水可飲盡，虛空可量風可繫，無能盡說佛功德。」可是，並未說明善財何處、何時成佛。何以故呢？原來迷即眾生，悟即佛也。善財首從文殊，終見普賢，乃至中間諸知識處，所得啟示，無非破迷昧顯正覺也。

第九章段舉佛言祖語證成道真相：根據「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之原理，一切眾生本來是佛，生死涅槃，猶如昨夢耳。圓覺經云：「成道亦無得，本性圓滿故。」古德云：「學道先須細識心，細中之細最難明，個中尋到無尋處，始信凡心是佛心。」忠禪師頌云：「打鼓弄琵琶，還他一會家，木童能撫掌，石女解烹茶。雲散天邊日，春來樹上花，善財參遍處，黑豆未生芽。」難怪趙州禪師行腳遍參了後，卻云：「佛之一字，吾不喜聞。」張無盡居士頌曰：「趙州八十猶行腳，只為心頭未悄然，及至遍參無一事，始知虛費草鞋錢。」按此等說法，皆與華嚴大經同其旨趣。問題是要「遍參了」後，方能持如是說，得此境界耳。

第十章段結示作述初願：復菴和上，真歇了禪師之及門弟子也。和尚平時除參究向上一著外，更遊心於華嚴法界、毘盧性海，且於雜華大意，洞然明達。爰乃綜其要綱，詳其意趣，述為耑書，

嘉惠學林。是誠不世之功勳也，和尚猶自歉謂：「耳剽目竊，得其一二，不敢自祕，錄出流通」云云。其實，彼之造詣，深且厚矣。彼之此作，不啻叩玄關之寶鑰、度迷津之指南也。其欲不廣為流傳，又烏乎可？

這一篇略釋，是在忙裡偷閒中寫出來的急就之章。又加上我的學殖荒疏，不善寫作，錯誤的地方一定不少。祈望教中高賢不吝指教！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六月既望脫稿于華嚴蓮社懺願室

華嚴經品會大意淺釋

——講於七十一年秋季華嚴法會

唐譯華嚴經共有八十卷，分為三十九品。此三十九品經文乃毘盧遮那如來於海印三昧中所宣流，分在七個地方，做九次說出，每會有不同會主為代表。現在我們來看看這九次集會說經的內容：

第一會：六品經文，共十一卷。普賢菩薩為會主，說法地點在菩提場，介紹佛陀成道以後所親證的依正二報莊嚴。依一般慣例而言，此六品經文屬序分。晉道安法師釋經，把經典內容分成三大分，即序分、正宗分、流通分。這第一會的十一卷經文即屬序分。其內容分別是：一、世主妙嚴品，二、如來現相品，三、普賢三昧品，四、世界成就品，五、華藏世界品，六、毘盧遮那品。

何謂依正二報？在佛經裡講眾生身體為正報，不管是大身眾生、小身眾生，上自天人，下至昆蟲、蟻螻，舉凡其身，皆為正報。人當然不例外。我們這具臭皮囊，有的長得好看，有的長得醜陋，有的看來順眼，也有的令人討厭。這都是正報身。依報呢？依報即正報身體所依之而住、依之而生存的環境。第一會的六品經文

裡邊所說種種瑞相、種種莊嚴、一切不思議殊勝事情，這就是佛如來的依正二報。佛陀之所以能感得如此莊嚴果報，乃因已經過無量劫海修行而來。經上說，這世界沒有一指甲許土地，不是如來捨生命處。可見，佛修因曠劫世久遠，又由於不斷修勝善因，故成就佛果，得以如此殊勝妙好。不但是佛身相好莊嚴，且所感依報世界亦是種種妙好莊嚴。這在經文裡邊，我們可以體會得到。

華嚴經說此佛果依正莊嚴事的用意，在告訴我等現前眾生，所處環境乃垢穢不堪——土石、砂礫、五濁惡世（所謂劫濁、見濁、煩惱濁、眾生濁、命濁）等種種不莊嚴——是個娑婆世界。我們住於其中，以為快樂，不知是一不實在、非永恆的世界。與佛世界較之，相差太遠，藉以告訴我等依報不可取。且這世界有太多苦難，種種災變。眾生依之而住，甚可怖畏。目的為讓我等對這不莊嚴的世界，生厭離心，轉而對佛莊嚴世界起好樂心。

華嚴經上說佛的正報莊嚴，具足有十種佛身、無量相好。佛所具足十身：一、菩提身，二、願身，三、化身，四、相好身，五、勢力身，六、如意身，七、福德身，八、智身，九、法身，十、力身。上之十種佛身是清淨的、永恆的、不生不滅的，這才是我們所應追求的，不似這具臭皮囊，九孔常流不淨，內裡充滿濃血污穢。不管外表如何漂亮、好看，終歸血肉之軀，都要衰老、生病，且要死亡，相當恐怖，既不清淨，也非永恆，更談不上莊嚴。因說眾生之依正二報都不值得貪戀。此情況，佛看起來，是很苦的，而我們卻愚癡得不知自己所處是這麼一個污穢不堪的世界，就如同法華經裡長者的幼兒們，不明白身處火宅中，還在裡邊嬉戲，不肯出來，幸得長者用盡善巧方便，引誘出離。華嚴經序分也有相同意義，以佛果種種莊嚴，來顯示這娑婆世界的陋劣，使我們對自身所處環境真相有所瞭解，而生厭離心，進而對佛果境界生出好樂心、恭敬心、企求心，以達謗發眾生上求佛菩提之目的。因為這世界是粗

惡、短暫、如幻、不實的，也唯有清淨莊嚴的佛世界才值得我等去好樂追求。

以上這一會，清涼國師將之定為「舉國勸樂生信分」，舉出佛的種種莊嚴果報，令我們生起羨慕心，因此叫「舉果勸樂」。有了羨慕心以後，要進一步去實行。然而在修行以前，得先有信心才行，故曰「勸樂生信」。令生信之法即是介紹佛的依正莊嚴，令知實實在在有這回事，不是空頭支票，不必懷疑。這是由等覺位普賢菩薩所說出，是值得我們所信賴。

第二會也有六品經文，由文殊師利菩薩在普光明殿說出。這六品經文分別是：一、如來名號品，二、四聖諦品，三、光明覺品，四、菩薩問明品，五、淨行品，六、賢首品。前面第一會已介紹佛的依正莊嚴，令信心生起，然單有信心，還是不夠，必得對佛法有所瞭解才行。從瞭解認識佛法以後，我們才知道，該如何去進修。所以此會一開始便先說如來名號品，讓我們認識如來，繼而說四聖諦品，以便我等對世、出世間的種種因果現象更進一步瞭解。再進而正說佛法內容，便是光明覺品。以上這三品所說也是屬於如來正報。再接著則是從認識而起修，因說菩薩問明品、淨行品及賢首品。這三品所修是為十信位。本會從第十二卷至第十五卷共有四卷經。這十信位在圓教裡邊，嚴格說來，還是在凡夫位次，因這祇是建立信心的階段而已，必得十信修滿，進入初住以後，才算得上是入了賢位。

說起這信心，似乎我們人人都有。你一定會說：「我有信心啊！我信佛教，我是佛教徒，來參加法會、誦經、拜佛。我會念佛，這不是有信心嗎？」的確，要信佛，似乎很簡單，然要信仰堅定不移，可就不易，這得下深功夫。這裡說，修信心，得經過十個位次的歷鍊。看看這三品經，便可知其內容。這第二會乃是由初步瞭解佛法，進而生信心。經上說，要堅固信心，得經過十千劫。可

見，修信心，也不是那麼簡單的事！華嚴經偈曰：「假如熱火輪，於汝頂上旋，終不為此苦，退失菩提心。」如果你具備了這條件，為了向道，為了學佛，縱使是用熱鐵輪安在頭頂上旋轉，威脅你不要信佛，也不為所動，寧可喪失生命，也不退失菩提心，那種信心就可謂堅固了，進而能安住於佛法中。所以到了第三會，便正說十住法門。從這第二會生信、瞭解、進修，一直到第七會，這中間經歷了信、住、行、向、地，是為「修因契果生解分」。

第三會的內容即是修十住法門。住有依佛法而住或安住於佛法中的意思。行者到信心堅固，絕對不動搖，故曰住。此會亦有六品經——一、升須彌山頂品，二、須彌山頂偈讚品，三、十住品，四、梵行品，五、初發心功德品，六、明法品——，共三卷經文。以法慧菩薩為會主，在忉利天宮所說。此中十住品正說十住法。以三乘教來說，十住位是賢位的初步，可見華嚴圓教一登初住，就見真理，能分身百世界作佛度眾生。所以不可小看這初住菩薩。這位子在華嚴經屬初發心位，乃賢位的起步，經中特以一品經文解說。行者到此，發心住功德已大，故曰：「初發心時，便成正覺。」此即華嚴法門的特色，為本經「因該果海，果徹因源，因果同時」最高理論之所在。發心的時候，就是成佛的時候。此中道理，各位宜深體會。

本會於須彌山頂說十住法，此中還有一個問題：我們唱讚時說毘盧遮那如來在菩提場不動而昇。既然毘盧遮那如來坐菩提場而未動，如何須彌山頂三十三天的天眾竟為如來佈置了一個莊嚴的講堂及種種嚴飾的菩提法座，請如來說華嚴經，且天眾也確實見到毘盧遮那如來於忉利天宮升座說法呢？要瞭解這問題，首先得明白一原理，即毘盧遮那如來乃法身佛。法身是遍滿一切法界的。我們天天所唱讚偈：「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眾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恆處此菩提座。」也就是這問題的注釋了。當然這道理很深，雖然天天唱，也不見得就能契入。現在既然這第三會有此問

題，我們就得設法弄懂它。要明白這道理，可由「事」與「理」兩方面下手。華嚴經講四種法界：

第一、事法界：也就是現象界。目前所看到每一樣事物，星羅棋布，這是人，那是天，此是房子，那是馬路，又是山，又是水等等，種種景色不同，都屬事法界，亦即每一事物都有其分位，都有他的存在。

第二、理法界：華嚴經上說，事是依理而成的，無理，不能成事。成事之理為「法性理」。此性在諸法曰「法性」，在有情曰「佛性」。眾生都可成佛，就因其具有佛性，而一切諸法之所以能夠建立，在其有法性。因說佛性、法性，乃就理而說。事各有分齊，有大有小。大的事物住大位，小的事物佔小位。各個存在，彼此界限清楚，理則圓融，一切事物上均可見通，一切事物都依理性存在。這一點，應先明白事和理兩個道理，再進一步混融無礙，然後才能達事事無礙的華嚴最高境界

第三、理事無礙法界：理與事要如何才能混融無礙？上來說過，事事皆仗理而成。事雖有形，而理屬無形。故要見事容易——眼見耳聞，身觸手摸，隨時可得——，見理則難。欲得之，仍須由事相上體會，所謂「理因事顯，事攬理成」。達此，方許入此理事無礙境界。

第四、事事無礙法界：事事大小各佔分位，又如何無礙？我們常聽講經時說：「須彌可以納芥子，芥子也可以納須彌。」這實在是個問題。須彌是座很大的山，容納芥子理所當然。芥子要納須彌，可就費思量。芥子即芥菜種子。這麼小的東西根本不可能容納須彌山。可見，重要關鍵在此，也正是功夫所在。如何使其成為可能，又如何方達此事事無礙境界？欲解此，得先明白佛法的中心理論——緣起性空的道理。依佛法而言，不管是很大很大的東西或很

小很小的東西，其成功皆屬因緣幻現，都是因緣和合而有。既是緣生之法，因緣具足，它便成功，因緣消失，也就幻滅。所謂「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則大至須彌，小至芥子，根本都沒有實在個體，同屬緣起法，因而得以大小相容，一多無礙。華嚴的境界就是如此微妙。這也是華嚴最高哲理。

明白了無礙事理之後，再回過頭來研究主題：毘盧遮那如來於菩提樹下金剛座上並未動，而天人見到上升須彌山頂忉利天宮說法，還替他佈置寶座，歡迎他，讚歎他，這就得由法身遍滿於法界的理事無礙的角度來看待，方可得圓滿解答。在此再說一個譬喻：當農曆十五的夜晚，天上高掛著一輪既圓又亮的明月，某江上適有三條船。一船開往南，船上的人所見月亮亦隨其往南行，江裡月影也一起往南而去；另一條船往北，船中人卻看到月亮跟著他往北，且水中的月影也緊隨著向北走；還有一條船泊在江邊不動，未開動的這船上的人們卻認為月亮很有意思，老陪伴著他，向他微笑，河裡的月影也一直沒離開他。這就是「緣」，並非月亮有三個。眾生見佛，亦應作如是觀。眾生之緣來感，諸佛赴感應機，如同月照行船一般。佛是很慈悲的，何處有眾生需佛說法，佛便無遠弗屆應其機、滿其願。此即赴感，所謂：「隨緣赴感靡不周。」眾生的要求曰感，佛應機說法叫應。我們不是常說感應嗎？這即感應。有感，就有應。天上的眾生希望聽佛法，毘盧遮那如來便赴其感、應其機，這叫做應，並非如來有兩個身體。由以上的譬喻，可體會到不動而升的理論了吧。

再說，此會談十住法門，因何要至須彌山頂說？此表學佛地位漸高之故。普通凡夫皆住人間。到了賢人位次，將其提升到天上，所以要升到須彌山頂說。到了須彌山頂忉利天宮，天王說法讚佛，迎佛至最吉祥寶殿說法，故我們稱佛說法處為最吉祥殿。華嚴經上記載：「迦葉如來等諸佛，皆曾到我此寶殿說法，是故此處最吉祥。」即以最吉祥的寶殿歡迎毘盧遮那如來說法。因此蓮社二樓佛

殿供奉毘盧遮那如來，亦將二樓定名為「最吉祥殿」，不叫「大雄寶殿」，即據華嚴經而來。此是常識，順便一提。

十住位共有十個階位，每一階位皆有其修行的內含。華嚴經中並沒一位一位詳細分析，唯於初住這一階位，標出一品經文，說明其功德。前面已說過，華嚴經很特別，入了初住，即可分身百界作佛。在此不妨再提出為各位作個介紹：初住，一般說來，乃是賢位的開始。若將賢位分成三個等級，則十住位是下賢位，十行位屬中賢位，十迴向位才是上賢位。好比軍中有少尉、中尉、上尉、少校、中校、上校一樣。初住等於下賢位的第一個位子而已，何以就具有如此廣大的功德，能夠成佛呢？華嚴經說：初發心住的菩薩要修十種觀境，以觀行的功夫斷伏煩惱，故能見真理。這是一大關鍵。因說我們學佛修行，單是燒香、拜佛、念佛、誦經，實還不夠，還得依佛理修觀行，由修觀而除煩惱。煩惱斷除了，智慧才能生起；智慧生起，才能見到真理。見到真理，即是見佛。何以故？佛即真理也。可見，這是聯貫的連鎖關係。這也是初住菩薩能分身百界作佛的道理。可是如果說，菩薩到此，已能斷煩惱、見真理、分身百界作佛，何必還要有後面行、向、地的施設呢？依頓教說，一念無生，即是佛，這屬理佛。華嚴圓教講的是諸劫相即相入，因而其修行時分，一即一切，念劫圓融，長短即入，不違彼一一時法，不礙行布，即是圓融，不礙圓融，即是行布，二門自在，舉一全收，故能成佛，這完全依理上而言。在事行上，則待後邊一位中完成也。

至於這一會為何要特別以一卷的經文來強調讚揚發心的功德呢？我們也來研究一下！也許有人會問：「我們現今不都已發心，歸依三寶了嗎？師父帶我們發四種大願，不是發心嗎？既已發心，何以未得到如許多的功德？何以我們不能如經上說的起觀、斷煩惱，生智慧呢？」此實因我們對發心內容未完全瞭解，或者歸依時師父未講詳細，或者本身懵懵懂懂，沒聽清楚。在此給各位作個補

充：發心的內容有四句話：一、眾生無邊，誓願度；二、煩惱無盡，誓願斷；三、法門無量，誓願學；四、佛道無上，誓願成。這四句話包括了所有菩薩行。歸納起來，合為兩件大事；第一件修福德，第二件修智慧。「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此兩句是修福德。所謂「度眾生」，我們都是眾生，皆在生死凡夫界中。前面說過，所處的環境是污穢、痛苦、短暫、無常的。若想到佛地去，得度過煩惱大河。要能度過此煩惱大河，才可達諸佛涅槃彼岸。這叫「度」。就如過河，需用船渡過去一樣，成佛也得佛法度我們過去。度眾生、斷煩惱都是一條船，能把我們度到諸佛彼岸去。眾生又如何度法呢？在經中常說，諸佛菩薩的工作就是要度眾生。他們說法，令眾生明白道理，知厭離眾生界，而欣樂諸佛界。此是件大事，解除我們無始劫以來的生死，故不得視為是件普通的事，或認為與你我不相干，甚至說度眾生是佛菩薩的事，這都是錯誤的！發心，就是發與佛菩薩相同的心。要想成佛，就得與佛菩薩一樣發心度眾生。而度眾生的事千頭萬緒。比方說，參加印經是度眾生，辦學校、孤兒院也是度眾生，辦佛學研究所當然也是度眾生，因為這許多事業可與眾生發生關係，也才有機會把佛法傳給他們。眾生得到佛法，才知道走上菩提道，知所處眾生界外尚有清淨、永恆、快樂、莊嚴的佛界。否則大家不知道，便談不上啥為佛、啥為眾生，而永遠於三途六道中受苦受難，不得解脫。因此效法諸佛、菩薩不眠不休地度眾生，你說，此種發心還不偉大嗎？

「斷煩惱」：我們的煩惱太多，所謂貪、瞋、癡、慢、疑、惡見、嫉妒、搬弄是非、挑撥離間等等，這許多都是煩惱。凡夫心一天到晚被這許多煩惱所盤據，而沒有機會起觀行，想真理，更沒有辦法想到度眾生的事。故應起觀行，觀真理，起慈悲心，度眾生，把煩惱轉成菩提，把煩惱轉成慈悲，轉成愛心、同情心。如實轉過來，才能成佛。發心的第二件大事即斷煩惱。能斷掉煩惱，發起菩提心、菩薩心，自能成佛。所以發斷煩惱的心，也有無量功德。然

得真正做到才行，光是懂不去做，也沒有用。有人說：「這很難啊！看到好東西，不貪，我一時做不到。看到蒼蠅、蚊子、螞蟻，不殺，也做不到。」關鍵即在此。事實上這也是煩惱不易斷、殺心不易根除所致。你看牠討厭。這討厭的心理就不是慈悲心。若是把環境清理乾淨，使之不易滋生，由根本上解決，則牠過牠的生活，你過你的生活，根本沒有什麼妨礙。再說，蚊蠅、蟻虻亦是眾生之一。當須達多長者布施祇陀林園，舍利弗督工為佛建講堂時，看到地上有許多螞蟻。佛告訴舍利弗說：「這些螞蟻於迦葉佛時生人道中，因不知修行而造惡因，墮了蟻身，至今未得解脫。」可見輪迴之可怕！既知其為有情，更當想法度他，不要厭惡。螞蟻、蟑螂之所以令人討厭，就是過去造了被人討厭的因所致。瞋恨心重、好發脾氣的人將來會墮毒蛇，人見人打。這是種惡因所感的惡果。因此我說，斷煩惱，必得明理才行。煩惱斷了，才能起觀行，也就能成佛。

修學無量法門以及誓願成就佛道是屬於修智慧。修什麼法門呢？修成佛的法門、斷煩惱的法門、度眾生的法門。為什麼要學呢？因不懂，就樣樣皆錯，處處罣礙。懂得了，才免做錯。佛法裡常說：「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如何是惡法，不能做？如何是善法，應當行？這都得充分瞭解，且要有高度技巧才行。表面看來，似乎說說非常輕鬆，實際要做，卻相當困難。何以故？道理未懂。因此我說，修學無量法門太重要了。不會修行的人亂跑。聽說，某處有法師講經說法很了不起，趕快去聽，某處有高人不吃飯很了不起，趕快去拜訪。不錯，他是了不起，但對你卻沒多大益處，除非你跟著他學，才能成功，否則頂多種點善根而已。因此我說，修行不是趕熱鬧。要多注意自己修，多注意自己學，記住導師的兩句話：「不要忘記念佛、拜佛！」

第四發成佛願：既知眾生痛苦，唯有成佛，才能永遠離苦得樂，則成佛是我們唯一的目標。時時刻刻不忘此大前題。莫說，我

今生做做好事，來生生富貴人家，就滿足了。這是第三生怨。此心發不得，亦很危險！因為今生做好事，來生生富貴人家，不一定知道修行。不修行，也就罷了。生了富貴人家，還會因環境太好而造孽，再墮落至何道，便不得而知！所以發心要發成佛的心，而不單是希望來生比今生好一點的心。這種心太小了，應發大心。發心功德說不盡，一卷經都沒能講完，今只將其要義簡單說出，希望諸位由之深入發心要理，並真正依理起行。

第四會：共有四品經文，由十九卷至二十二卷，共四卷經。其四品者，一、升夜摩天宮品，二、夜摩天宮偈讚品，三、十行品，四、十無盡藏品。此會於夜摩天宮所說，內容是十行法門。所謂「行」（尸厶）實際上就是「行」（丁一厶）。行之久，行之勤，就叫「行」（尸厶）。修行要有恒常心，精進不懈怠，叫做「行」（尸厶）。菩薩修六度萬行（尸厶），這萬行實即行動的行（丁一厶）。「行」字在華嚴經裡解釋為隨緣、順理、造修。我們到寺廟拜佛，歸依三寶，開始持齋，都是修行。有時沒聽講經，往往把修行功夫做錯了，有如走路未把路線弄明白而走錯路，非常可惜。現在把這「行」字做一簡單介紹：

何謂「隨緣」？隨眾生緣、隨佛法緣。順理：順著佛理。若不合乎佛理之事不做。經中說，菩薩修行，有佛業，有魔業。修得不好，即魔業；修得正，依佛法而修，即佛業。對此，我們要有簡別的智慧、簡別之法，即順理。佛法的真理開導，教我們依之而行。隨順佛理的修行便成佛業，反之，即成魔業。造修：造為塑造。我等本皆凡夫，欲塑成菩薩、塑成佛，就得下功夫。如建造房子一般，本是一堆堆的砂子、石子、水泥和鋼筋，要使其成為房子，得經過營造才行。行的修有兩種意思：一是修補，一是修削。衣服破了，找塊布修補修補，或東西壞了，修理修理，使其復原。修削，則削其多餘。故修含補其不足和削其有餘二義。塑匠雕刻佛像亦如是：一塊木頭，一刀刀削去多餘的部分，不夠的地方，又想法補起

來，然後成為莊嚴的佛像。我們修行，也當在行為上用心，不合理處改正過來，未做到之處補足起來。這就是修行，又叫修心。心理不正常的地方，比如貪心強或瞋恨心重、愚癡心用事，都應修正過來，使其成為布施心、忍辱心、智慧心。這樣修行，才能成功，也才叫度，把凡夫度到佛果涅槃。談修行，就要瞭解如何修，怎樣行。這是很重要的。

華嚴經上說十行，梵網經上曰長養。這是說，發心學佛如同稻種子播撒到田裡，剛長出兩片嫩芽，此時最需細心不斷地照顧它、灌溉它，耐心地施肥、除草，令其有繼續增長的過程。故曰長養。歸依了三寶以後，等於菩提心苗種到佛法田中來。常加注意去除心田雜草，以佛法甘露水來滋潤、灌溉，這就是修行，也就是長養。十行品是由功德林菩薩代表說出，說法之前先入菩薩善思惟三昧，乃諸佛菩薩加被他，給他智慧，讓他代表諸佛而說。他一開口即說：「佛子！菩薩行不可思議。」如何不可思議呢？他說：「與法界虛空界等。」菩薩行深廣的內容與法界平等，和虛空界平等。有法之界叫法界。虛空界沒範圍。菩薩十行法門如此深廣，故不可思議。為何菩薩行深廣不可思議呢？曰：「菩薩摩訶薩學三世諸佛而修行故。」既然菩薩所修十行法門內容是學習三世諸佛，可見，三世諸佛乃依十行法門而修成功。由於發了心的初住乃至十住滿心的菩薩們至此，更進修十行諸佛法門，而此法門又是如此不可思議，所以稱其為摩訶薩。

經中以四卷經文介紹十行法門，今且依經略釋如下：

一、歡喜行：此位菩薩修布施度。他在前面已證得法空真理，能以三輪體空之智而行布施，使自己成就檀波羅蜜，亦令眾生得利益，自他皆歡喜，因叫歡喜行。菩薩登地以後初地亦叫歡喜地。此處叫歡喜，乃因眾生得其法財，本身能作法布施所致，且外道邪論已難不倒他，故生歡喜。

二、饒益行：此位菩薩修三聚淨戒。本身菩薩行清淨，且因持戒圓滿，令眾生獲得饒益，如因持不殺戒，使許多眾生免於枉死刀槍之下，此即饒益眾生。

三、無違逆行：此位偏重修忍辱行，忍順物理，一切行為皆依真理，毀譽無動於心，無端的讚揚或污辱，於我皆不增不減，坦然無動於衷。故修此忍辱行，乃不違背真理，順著正理來修行。

四、無屈撓行：這是修精進行之位。此位菩薩精勤而不懈怠，不屈不撓，勇往直前，不管如何阻撓，都依佛法真理而行，所以稱無屈撓行。

五、無癡亂行：此位偏修禪定行。有了禪定，不被邪見亂說之所動搖，以慧資定，能離昏沈、掉舉二障。先總統蔣公幾句名言：「處變不驚，慎謀能斷」，安定了我們的社會、國家，增長羣眾的智慧。不管你搞得天花亂墜，我都不被動搖。這就是無癡亂行。

六、善見行：此位偏修般若度。有了智慧，能顯發二諦之理，思想、見解都正確。般若現前，故曰善見。

七、無著行：這是修方便行之位。能善巧方便，即可不滯事理，都無執著，隨緣說法度眾生。

八、難得行：此行修大願度。大願者，成就菩薩大願也。如普賢十大願。要成就菩薩道，得有大願才行。此有二義：一、大願無違故，二、成就大願故。故曰難得。

九、善法行：此位菩薩能善巧說法度眾生。辯才無礙，善說一切佛法無有障礙，稱為善法行。

十、真實行：菩薩到此，言行不虛，所說都具真實義理。所謂「真語者、實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都在此位來成就。再者，

此位次的菩薩所行完全替佛宣揚，而非為得大利益或大名聲，所以這真實行是菩薩行之圓滿位。

以上菩薩十行根據十度波羅蜜而修。依此十度來修，才是正確的途徑，也才能步向正果。

第五會：本會內容是說十迴向法門。前已說過，十住是下賢位、十行中賢位，今十迴向則進入上賢位。適了此，便晉升於聖位之階。這三十個位次當中，十住位是得到佛的智慧，安住於佛法，可說，初住於佛家；十行位乃以十種菩薩行來建立菩薩因行，趨向佛果。這兩門偏重於自利行，到了十迴向，就要兼修利他行，亦即修迴向法。有關迴向的定義，介紹於下：

在菩薩大乘藏經說，「以少善根，引無量果」，叫做迴向。此於修行當中，屬一非常環節。舉凡誦完經、拜完佛，都要迴向。但有人知道迴向，也有人不知道迴向。不知道者在修行過程中就較差。觀此二句經文意義，修少善根，即知以很少功德——或者燒一炷香、獻一朵花、禮一拜佛——都是種善根。這樣點點滴滴的修行功德迴向無上菩提，凡我所作所為，皆作將來成佛資糧，以引發無量果報，此即迴向。引發之法是以所作事行功德，迴向給一切眾生。雖然拜佛乃我個人之事，但我不自私，希望一切眾生同蒙此益。此即以少善根，引無量果。一切眾生即無量，無上菩提更屬無量。所以懂得迴向，對修行而言，可加速進步，並能加速成功。

華嚴經說十迴向法門這品經文的會主是金剛幢菩薩，地點為兜率天宮，共三品經：一、升兜率天宮品，二、兜率天宮偈讚品，三、十迴向品。會主說法前，入了智光三昧定。菩薩名金剛幢，表地位已升進。「幢」表高顯義。由十住、十行到此十迴向，階位又高了一層，好像遠遠地就能看到幢幡，又如寶塔亦屬高顯。「智光」：智慧有根本智與後得智。根本智證真理，後得智明事法。此

兩種智慧合起來明照法界心，是智慧光明的三昧。因此我說，此十迴向法門的金剛幢菩薩是從根本、後得兩種智慧光明三昧中所宣流，內容之高超可見一斑。迴向的對象有三：

一、迴向眾生：如上所說，看經、誦經、禮佛、拜懺、供佛，把這些功德都不自私地迴向給眾生，這是大悲心的驅使，乃發普度眾生、普利眾生之願，希一切眾生都能得此功德，從而得到解脫。此是第一種大悲心的表示，迴向眾生。

二、迴向佛果菩提：這屬大智慧的心理。希修行能得佛果，所有修行功德不為他求，只望成佛，這就是用大智慧心理來修迴向。若修行希望將來轉世當國王，或希望生富貴人家，以享生活快樂，或希望成為一了不起的學者，這都不對，都沒能離苦得樂，因為他未離三界，未離生死。故具足大智慧，方懂得迴向佛果，迴向菩提。

三、迴向實際：此乃迴向真理，屬理迴向。唯有得到佛法真理，才能成佛，故迴向實際理體是異常重要的。能修的人、所修的法，都不住相，比如三輪體空而作布施，即屬理迴向的作法。這種功德才是實際的功德，才合乎真理的要求。心與真理合而為一，才是最高的迴向。迴者，轉也；向者，趨向。轉自萬行，趨向三處，故名迴向。由此三種，可開之為十：

- | | | |
|-----------------|---|----------|
| (1)回自向他..... | } | 此三回向眾生 |
| (2)回小向多..... | | |
| (3)回向因行向他因行 | | |
| (4)回因向果..... | } | 此三回向菩提 |
| (5)回劣向勝..... | | |
| (6)回此向證..... | | |
| (7)回事向理..... | } | 此二回向實際 |
| (8)回差別行向圓融行 | | |
| (9)回世間向出世間..... | } | 此二義通果及實際 |
| (10)回順理事行向理所成事行 | | |

此中的事與理、差別與圓融、劣與勝等，都是值得注意的。修行、做功德屬事相，是因種，也是粗劣的，而一步步漸次而修是差別法、世間法。希望成佛，則是理。證真理，證清淨法身，這是屬圓融的、殊勝的、出世的果。以上為簡明迴向之義：

第六會：只有一品經文，所說為十地法門。三十個賢位修滿以後，登上初地，晉入聖階。此會為金剛藏菩薩於他化自在天宮入了菩薩大智慧光明三昧之後而說出。十地分別為：

一、歡喜地：此地為得聖之始。斷異生性障，修成施行檀波羅蜜，起十大願，十度等行，無不皆修，具證二空，能益自他。生大喜故，是名歡喜，亦名極喜。

二、離垢地：此位治上上十善戒，以法身妙理為戒體，成就性戒，遠離微細毀犯煩惱垢。此地中斷所知障中俱生一分及誤犯三業愚法，證最勝真如，具無邊德，得最勝菩提之果。蓋法身性戒，能自體無垢，故名離垢地。

三、發光地：此地成就勝定大法總持法門，修色、無色界八禪定，善達色、無色界世間禪體，斷聞、思、修諸法暗鈍障，明達三界，智慧明淨，通過勝流法界，證勝流真如，得難動三昧果及出三界智慧。光明現前，故名發光地。

四、焰慧地：前三地寄位世間，此地則出世間，乃初入證智，安住最勝菩提分行。修三十七助道觀門，觀身受心法，自性無依，證得無攝受真如，得無漏定及無漏教，精進不退，離微細煩惱現行障。慧加明淨，故名焰慧地。

五、難勝地：此地斷下乘般涅槃障，入真俗無差別道，令真諦智與世間智相應。證得類無差別真如，成就諸諦增上慧行及五明處教化行。以其禪體治三界中寂亂障，契菩提根本無造作禪理，不出三

界，不在三界，無有欣求淨慧等障。任理恒禪，寂用自在，以禪波羅蜜發起善根，慈、悲、喜、捨通達世法，為世技之妙能。下地不如，故名難勝地。

六、現前地：此地觀察無染淨法界，說緣起流轉止息相應慧。由緣起智，令般若波羅蜜多現前，因名現前地。此地修無相觀，證無染淨真如，以十度逆順觀察十二有支，成就慧波羅蜜門，三空自在，智慧現前，如貧女宅中寶藏，不作自明，又如窮子衣裡明珠，無功而自現，因曰現前地。

七、遠行地：此地行方便波羅蜜，說加行有功用無相住。此遠行有二義：一、從前遠來，至功用邊；二、此功用行邊能遠去後位，故曰遠行。此地離細相現行障，證法無差別真如，了種種教法，同真無相，且能於空中起有勝行，故成方便度。以第六地中之三空三昧現無量無作智慧門，入無量眾生界，興無量教化眾生業，及入無量世界網。以無作智慧入一切世間，等眾生行普令周遍，故名遠行地。蓋入世間行遍周廣大也。此地以行入，亦名不退住地。

八、不動地：此地達無功用之初，修願波羅蜜，斷無相中作加行障。無分別智任運相續，相用煩惱暨諸外道邪魔均不能動。由從前之差別三乘法進入一乘道。此位菩薩於處世間智不須功用，不思不為，智寓萬有，通化無方。又此地以願波羅蜜為此地智增，以願興行，轉更自在，起廣大慈悲，任運圓滿。

九、善慧地：此位菩薩得最勝無礙智，能於異名眾相訓釋差別一切品類宣說法中得大自在，所謂以一音普答眾問，遍斷眾疑也。斷利他中不欲行障，證智自在所依真如，於無礙解得自在故，成就善達法器自在說法行，得應身果。或云智藏三昧。由於善知眾法，故名善慧地，屬大法師位。

十、法雲地：行者至此，菩薩地盡，圓滿法身現前證受，榮登法王之座，斷於諸法中未得自在障，證得業自在等所依真如，具智波羅蜜，得化身三昧，智滿行周，以大慈悲雲，於諸生死海，普降法雨，灌一切眾生田，令一切眾生長菩提芽，無有休息，名法雲地。從初發心經歷諸位，入此智地，而生佛家，大悲願力功終行滿，常雨法雨也。

以上為粗說十地內容。「地」者，有能生、能載、能藏等義。大地能生萬法——如花草、樹木、陸行、空飛等等——，能荷負萬有：一切山河大地、動物、植物，無不依地而生，為地所載。珍礦、寶藏，皆由地出，故曰能藏。菩薩亦如是，能生一切功德、世、出世間善因果，能載菩薩萬行，荷負一切眾生。又菩薩萬行都於此十地位中具足，故名之。此十地屬證道位，即見一分真理，證一分法身。前面入住時已提過，發心住，是見真理，能百界分身作佛。這裡又請分證，乃因前為入理，今此則事理俱圓。比如考上大學，是學士了，但經歷了四年修學畢業，亦仍是學士。再者此華嚴圓教本屬一位一切位，一具一切的，如此分齊歷然，乃寄三乘教位，對顯本經不思議法爾。

第七會：有十一品經。這是等妙覺位。本會如來為會主，於普光明殿所說。十一品經分別為一、十定品，二、十通品，三、十忍品，四、僧祇品，五、如來壽量品，六、諸菩薩住處品，七、佛不思議法品，八、如來十身相海品，九、如來隨好光明功德品，十、普賢行品，十一、如來出現品。此中僧祇品乃說佛教中的大數目。由於到了等覺地位的菩薩，所修內容廣闊無涯，普通數目字無法表明，佛果的功德更是重重無盡，常常以十佛刹微塵數來表示。這即大數目字。佛教裡邊的大數目字十重不可說，不可說，又不可說。如來壽量品則顯示佛的壽量無盡。由十定品到菩薩住處品，此六品經文為等覺法門，詮示等覺菩薩自行化他的種種。等覺功行修圓滿時，即證妙覺果海。再來的佛不思議法品、如來十身相海品、如來

隨好光明功德品則是妙覺果海上的功德。由此上溯至十信開始，為差別因、差別果。後邊的普賢行品測為平等因，如來出現品為平等果。由第二會直到這第七會，這麼長的經文，在信、解、行、證四大分中，屬解的一分，清涼國師定之為「修因契果生解分」。其內容著重在佛法修行的全部過程，即圓滿修菩薩萬行的因華，莊嚴一乘無上佛果的具體說明。

第八會離世間品，普慧菩薩為會主，入佛華藏莊嚴三昧。在四大分中屬「行」的一分，清涼澄觀國師名之為「託法進修成行分」。後面入法界品則屬「依人證入成德分」，是第四「證分」。託法進修成行：所謂「法」，就是普慧菩薩提出的兩百個問題，普賢菩薩給予每題十答而成兩千個答案。由於十數是個滿數，顯圓滿無盡之義。且華嚴旨在顯示重重無盡之理，故每問給予十答。在此兩百問之中，其順序亦是按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而來，但因內容遼闊，誦來如入大海，抓不到邊際，經古德整理分類後，我們知道，何處說何法。據華嚴四祖清涼國師的研究分析，此兩百問題中最初二十問為十信行，第二個二十問為十住行，第三個三十問十行法，第四個二十九問十迴向，第五個階段有五十問，所問為十地行，第六有五十一問，所問因圓果滿之行，則等覺、妙覺皆包括其中。五十二個位子的內容，都在兩百個問題中解答。換句話說，從第二會到第七會是一位一位地瞭解、說明，這裡則籠統說出。因此，華嚴經把這兩種文字體裁定了兩種名稱。一位一位分開來說的，名之曰「行布」；總括起來說的，則叫做「圓融」。既然前已經歷五十二個位子修因契果生解了，何以尚要以圓融方式重說？這是因前面的行布偏重於明細、清楚的瞭解，圓融則著重解後起行的實踐工夫。瞭解等於看地圖一樣。例如從臺北到高雄，中間經過各處之路線，必須掌握，然後才不致走錯。但單知道，還不行，沒有真正上路，則始終到不了高雄。必得一段段地走去，最後才達目的地。所以解的一分與行的一分，大體上有此差別。

本品在華嚴經中佔有極重要之地位。菩薩萬行，都由這裡邊開出。古人有將之單獨刊行，名曰「度世經」，此即離世間品的別本，如同十地品與普賢行願品，也都有單行本流通。度世也就是離世間。度者，離也。另有一經稱「普賢菩薩答難二千經」。難，乃人家問難。此就普賢菩薩答覆普慧二百問所作兩千答案內容而名經，也是依能離的人、所離的法而訂經名。今本經稱之為「離世間品」，又作何解釋呢？這是說，世間一切染污惡行，行者到等覺位以後，便不會再沾染之故。另一義為，當我們發心修行時，應該知道，何為淨法，何為染法。佛典裡把淨法叫白法，染法叫黑法。要出生死、證涅槃，就得遠離世間的貪、瞋、癡、愛、殺、盜、淫、妄等等染污行，因那是令我們陷於黑暗之法，而趣求清淨光明的白淨法。因而在本題來說，離開世間一切染污行，叫「離世間」，並非念了此品經文以後，就跑到這世間以外去。若作此解，不但是無法修行，也無處安立了。這是「離」字之大意。

再介紹「世間」二字。依佛經上說，有三種世間：一、情世間：即眾生世間。大自大身天人，小至昆蟲、蟻虻，都是有情眾生。將此眾生界歸於一類，為有情世間。二、器世間：器就是器具、容器、器物等一切有生命以外的東西。大至星球、高山、大海，小至一砂、一石、房子、衣服、剪刀、筷子、碗，都屬器世間。三、智正覺世間：智者，種種智身也。具如來大智慧，覺了世、出世間之法，乃如來為教化一切眾生的種種差別智身。既知有此三種世間，又當如何遠離呢？在佛經上常可見到說，這身體是空的。此一道理，實不易教人接受。明明是一個能說、能講、能吃、能睡、能工作、能行動的身子。如何說它是空的呢？這是由組織個體上而言，並非就功能上說。不管是高矮、美醜，其組成分子都是一樣的。依古印度哲學說，組成眾生身體的材料為四種元素——地、水、火、風。一、地大：代表我人身體中堅硬的東西，如骨頭、牙齒、頭髮、指甲等這許多有質礙的東西。二、水大：身體中

水分佔絕大部分。如血液、汗、淚、涕、唾、小便等，皆歸屬於水。三、火大：我們身體中的熱氣即恒常保持的體溫。此是火大。四、風大：這風大是指呼吸氣而言。一呼一吸之中所端賴的空氣就是風。就醫學上說，人體必需有空氣中氧氣隨著血液循環全身，供組織細胞以滋養，才能活命。針灸氣穴，即依此原理。所以人的呼吸以及轉動，就是風大。若一口氣不來，便活不成了。古印度說，身體由此四大元素組成，有如中國人談五行——金、木、水、火、土——相似，所差唯風而已。如此一分析，知道身體由許多元素組合而成。如果一樣一樣分開來，或缺少其中某一種，則人馬上要死亡。因此佛說，人體是空的。這是由分析而認知的空理。

還有一種，是從根本理論上去體會其空性。因為佛說一切法都是「緣生無性」，都是各種因緣條件所組成，把各種因緣條件分散開來，那如幻的組合體便不存在。這就如同剛才所說，人的身體，若把地、水、火、風分開，身體就不存在，不需要一樣一樣去分析，從理論上一想即知。此即所謂的體空之理。瞭解此理，就可以離眾生世間。進一步推及世間一切萬事萬物，大自地球，小至一根針，其本身也是空的。它形成的原理也是因緣合和而有，缺一因一緣，就不能成立。故說，諸法亦空。山雖大，無非砂粒、土石之所聚集。砂粒、土石分散開來，山在那裡？針乃鋼鐵所鑄。將成分解析，針亦散壞。如此體解一切法皆空，則器世間亦可離。智正覺世間，前面說過，是如來教化一切眾生的種種差別智身。既如此，又何以要離呢？我們不是要求一切智，要求取正覺嗎？這是因為佛法主要教我們離執。不好的東西固然不應執著，好的東西亦不應執著。一有執著，就不能解脫。智正覺既是度生之智，也是緣生法，故亦應捨。所謂：「過河必須船，到岸不用舟。」金剛經曰：「法尚應捨。」所指即此。雖然華嚴經上說，毘盧遮那如來有無量功德，普賢菩薩、文殊師利菩薩有無量功德，但功德在何處，又拿不出來。儘管「虛空可量風可繫，無能盡說佛功德」，但若把這些功

德執為實有，那就錯誤。因此佛說：大悲故，不住涅槃；大智故，不住生死。生死、涅槃都不住，「無住而住」，則智正覺世間也是空。若有所住，就不空；不空，便不能成佛。在瞭解人空、法空後，進一步將空理空掉，所以離三世間。本經七十三卷有幾句話，足為離世間之最好說明：救護一切眾生主夜神對善財童子說：「善男子！我唯知此教化眾生令生善根解脫門。」其他還有很多不知道：「如諸菩薩摩訶薩超諸世間，現諸趣身，不住攀緣，了達一切諸法自性。」這了達一切諸法自性，即是法空之說明。「善能觀察一切諸法，得無我智，證無我法。」此為我空。「不住攀緣，無有障礙」，亦是不住世間的說明。「心常安住無二法門」，無二法門者，無住而住也。非有，亦非無，不斷，亦不常。這就是離智正覺世間。以上這幾句話涵括了離三世間。

第九會入法界品：此會名叫逝多林園重閣會，說法地方在室羅筏國舍衛城逝多林園重閣講堂。逝多有譯為祇陀。此園在金剛經及彌陀經，皆稱之為祇樹給孤獨園。此園為佛陀成道後第一個說法道場，是祇陀太子和須達多長者所合贈，故名之。須達多長者生性仁慈，家中富有，常惠施與孤苦無依之貧者，美名之曰「給孤獨」。入法界品是華嚴經最後的一分，屬於證分。清涼澄觀大師名之為「依人證入成德分」。「依人」，依善財童子及五十三位善知識做示範。在解分中說從凡夫到佛果，經五十二位次的修行，就可成佛。但這成佛的法門可行嗎？真有人能做到嗎？會不會是空頭支票？為了解開眾人的疑惑，乃有此品經文的施設。善財童子也是從一凡夫經過一百一十城，拜訪了五十三位善知識，最後進入了彌勒樓閣，證入了一真法界。可見，這是能夠做到的，且已有人現實做到了。法界即佛果名稱。證了佛果，成就了諸佛功德，所以叫做「依人證入成德分」。本會說法主為毘盧遮那如來。由於所說為果位法，毘盧遮那如來為本尊佛、法身佛故。只有一切諸佛能說果位之法。如來在說本品以前，先入了師子頻申三昧定。師子睡醒了，

伸個懶腰，掉過頭來，向後看看。這是比喻。佛成道以後，要回顧一切眾生。佛住世的目的，法華經說，為一大事因緣，就是要令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亦即為說法度眾生。佛看一切眾生有如稚子，在三界中被火所燒，不知求出離，是非常令他憂心的事！今既成佛，說出成佛的法門，乃再回頭看看這些愚癡的孩子們，能否信之而依法修行，因而最後作師子瀕申，以無窮的慈悲心、急切心，希望每個稚子都能離苦得樂，了生脫死，乃入此定。並放眉間光，希令一切菩薩、一切眾生來修行，以五十二個階位升進到佛果，而證入平等法界。

華嚴的聽眾當時只有四十二位法身大士，以文殊師利和普賢為代表。聲聞、比丘在華嚴會上，由於根基不夠，有耳，不聞圓頓教，有眼，不識舍那身。他們幾乎成了「化外之民」。然而諸佛出世的本懷是要普令眾生同登華藏玄門，共入毘盧性海的，怎可任令有人不能得度呢？因此，佛在入法界會上以師子頻申三昧的眷顧，希望他們都能同得法益。於是文殊師利菩薩從華嚴會上出來，帶著六千比丘、五百聲聞，走向人間，走向福城，把平等一味的出世大法介紹給人間大眾。文殊師利菩薩是一位弘法健將。他接受毘盧遮那如來這一偉大的使命，以完成普度眾生的任務。當時有五百比丘、五百比丘尼、五百聲聞、五百優婆塞、五百優婆夷、五百童男、五百童女，都跟著他來弘法、聽法，另有無量世主，如天神、龍神等八部神眾。這五百童子裡邊，有一善財童子，聽法以後，便發起心來，要求成佛。文殊師利菩薩為他介紹善知識，讓他去請教進修之道。這是本會會眾的情形。

接著來瞭解入法界的品名之意。入是趣入。有能入的人，有所入的法。能入是指對華嚴經能領悟，且能起敬心不懷疑，並能依所解之理起修、親證。具備這些條件者，即能入的人。當時與會人中，善財童子不怕辛苦，歷一百一十城，參訪五十三位善知識，於差別門頭，一一歷練。惑盡真窮，法界圓證，最具能入資格。所入

的法就是「法界」。此二字在經裡有多義。依文釋義，有法之界，即名法界。「法」在佛經上指眼見、耳聞一切事物或心理上所理解一切理論而言，可分色法、心法、有為法、無為法、世間法、出世間法等等。簡言之，凡所看到、聽到、想到的，都是法。這是籠統解釋。分別說來，法的定義是軌持。軌者，比如太空中的星球運轉，彼此不相妨礙，乃因有一定軌道的緣故。法亦如是。萬法皆有常軌，可令人循之而起認識。布是紗織成的，人則頭在上，腳在下，兩手在兩邊，眼睛、鼻子、嘴，各有定位。一看，就知道是人。人有人形，狗有狗樣，都屬常軌。持者，是任持自性，如水是濕的，火是熱的，風是動的，各有特性。能保持自性，讓我們對之有正確瞭解，這就是法的定義。「界」字也有多種解釋：一、性義，二、因義。性者，人無我性，法無我性，是以人無我為性，以法無我為性。眾生由於不能體悟此二性真理，故為眾生。若悟達之，即是佛、菩薩。因者，因行也。聖人所修，都依四念處等一切法門正因而生。能修因，就能證果。我們修學佛法，應順著三十七道品進修。例如四念處、四正勤——未生善令生，已生善令增長，未生惡令不生，已生惡令滅。學佛者依此四種心走上修道之路，是為心地功夫——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正道，循序以進。這三十七種修行法門，都是成佛正因，故界又有修行正因的含義。界另有「藏」義：一切真實法、虛妄法皆收藏起來，同於唯識說阿賴耶。阿賴耶含藏了一切善惡種子，因而界又有「藏」義。此處正確含義指超過了一切世間，曰正因、真理、法界性等等甚深義。它能成就一切善法、淨法。這許多，都是界的意思。上來已分別將法與界解釋了。華嚴講四種法界，乃把所有一切諸法歸納於四法界中，而四法界有理，有事，又融歸而為一真法界。此一真法界既圓融無礙，又行布歷然。華嚴大教五位因果之修證法門，於三十八品經文中，橫說豎說，行布圓融，言教已周。至此入法界品，則重論五位因果，為去言依行圓彰法界，託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作忘修絕證之實際示範，要人舉慧劍斬葛藤，直掃心言之滯迹，復德用

之大全，廓爾忘緣，超然自得。乃一經之統要、至道之要津、此華藏教海之臻極也。毘盧垂教，善財發引，皆欲人人造極於此。各位於此應善加契入，莫負深慈也！

——這篇講記是在先師祖南公老人七期之中講的。當時心緒固然不寧，同時也沒有時間去找資料，祇是隨便談談而已。不意，心宏同學竟把它記錄下來，經整理之後，送我批閱。我覺得，這篇東西雖不盡令人滿意，但供初研華嚴者參考，尚不無價值，乃交予海刊發表。唯不妥之處，在所難免，尚祈達道大德不吝賜教為盼！

印海法師譯日人龜川教信著華嚴學序

華嚴經這部書，它的全名應該是大方廣佛華嚴經。這部經是一部比較大部頭的經，不過並不因為它的部頭大，人們就不去讀它，相反地，它是所有佛經當中流傳最廣、最為大眾所喜愛誦讀的一部經。

在我國流傳的華嚴經，計有三種譯本。一是晉朝佛陀跋陀羅尊者譯的六十華嚴，習慣上稱它為晉經或舊經。二是唐武則天朝實叉難陀法師所譯的八十華嚴，一般人稱它為新經。三是唐德宗朝般若三藏所譯的四十華嚴。這是入法界品的廣譯本。在這三種版本當中，最為人們所愛研讀的，當推被稱為新經的八十卷的華嚴經。

在這三種華嚴經的注疏資料方面，六十華嚴有至相尊者的華嚴經搜玄記，亦名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知方軌，或單稱之為華嚴經略疏。另有華嚴孔目章、華嚴十玄門、五十要問答等。法藏賢首國師有大方廣佛華嚴經探玄記（單稱為探玄記）以及華嚴五教章、華嚴金師子章、華嚴旨歸、華嚴八會綱目、遊心法界記、妄盡還源觀等。八十華嚴有澄觀清涼國師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及華嚴經隨疏演義鈔、華嚴經懸談、華嚴經七處九會頌、華嚴策略等。四十華

嚴有清涼國師的華嚴經普賢行願品疏。圭峰宗密大師的華嚴經普賢行願品疏鈔、華嚴原人論。他若杜順和尚的華嚴法界觀、五教止觀二書，則為闡明華嚴觀行之寶典，亦為華嚴創宗要籍。

至於宋朝師會的華嚴一乘教章分科、復古記、焚薪記、觀復的華嚴一乘教義章折薪記、道亭的華嚴一乘教義章義苑疏、本嵩的注華嚴法界觀門頌、華嚴七字經題法界觀三十門頌、淨源的華嚴妄盡還源觀疏鈔補解、戒環的華嚴經綱要、明朝彭際清的華嚴念佛三昧論、清朝續法的華嚴賢首五教儀、科注、斷證、開蒙、通理的賢首五教儀開蒙增註、民國靄亭的華嚴一乘教義章集解等，皆有助於研讀華嚴大經的重要參考書籍。

華嚴經的產生過程是，毗盧遮那佛在七個地方分九次集會，把它宣說出來的。第一次集會是在摩竭提國阿蘭若法菩提場，所說的內容是毗盧遮那如來的依正莊嚴因果法門，旨在勸誘眾生，對人人本具的佛果功德莊嚴建立信心。有世主妙嚴品等十一卷經，清涼大疏稱此為舉果勸樂生信分。第二次集會在普光明殿，所說為十信法門，提示修行信心的方法，要眾生遵以建立十種淨信，作為入佛之基礎。有如來名號品等六品四卷經文。第三次集會是在忉利天宮，所說為十住法門，提示眾生發心修行梵行，並究明佛陀正法。有忉利天宮品等六品三卷經文。第四次集會在夜摩天宮，所說為十行法門，要眾生依所信佛法力行實踐。有升夜摩天宮品等四品三卷經文。第五會在兜率天宮，所說為十迴向法門，指示眾生於自利之外應發心利他。有升兜率天宮品等三品十二卷經文。第六會在他化自在天宮，所說為十地法門前十住、十行、十迴向屬賢人位，此十地為聖人位。因此，十地菩薩已能親證法性而得法身。聖賢有隔，所以越過化樂天宮而直登他化，示菩薩以十度方便，以直超極果。有十地一品六卷經文。第七次集會再到普光明殿，所說為等妙覺因圓果滿法門。有十定品等十一品十三卷經文。於中前六品說因圓，後五品說果滿。又十定品至菩薩住

處品為等覺法，佛不思議法品至隨好品為妙覺法。又二會到七會所有內容，清涼大疏稱之為修因契果生解分。第八會三臨普光明殿，所說為普賢大行六位頓成圓融法門，有離世間一品七卷經文，清涼大疏稱此為託法進成行分。第九次法會在室羅筏國逝多林園舉行，所說為入法界法門。有入法界一品二十一卷經文。本品又分本末二會，本會自六十卷至六十一卷後分，說果法界法門，名頓入法界。從六十一卷後分至經末為末會，說因法界法門，名漸入法界，即善財童子五十三參文。清涼大疏稱此品為依人證入成德分。以上約能詮說，總此九會而為四分。

若約所詮說，則此經一部有五周因果，即一、所信因果周，就是第一會中六品經文，說如來依正莊嚴因果法門。其中前五品顯舍那依正果德，後一品明其本因，令人信樂。二為差別因果周，從第二會至第七會。所說為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等覺之差別因果法門，共二十九品。於中前二十六品辨因，後三品明果，故名差別因果周。又第七會中最後兩品說平等因果法門，即普賢行品說平等因，因賅果海，如來出現品明平等果，果徹因源。因果交徹平等不二，故名平等因果周。第八會說成行因果離世間法門，前分明五位因，後分顯八相果。以因行成果行，故名成行因果周。第九會說證入法界法門，前分本會說佛果大用，後分末會顯菩薩起用修因。因果二門俱時證入，故名證入因果周。以上所述，屬於華嚴經的宗教部分。

華嚴經的哲學部分又如何呢？清涼大疏取賢首「法界理實緣起因果不思議為宗」。那就是說，華嚴經的哲學基礎是建立在「法界緣起理實因果」上面。所謂法界，「法」之一字，它代表了諸法的總相，包含了一切事、一切理、理事無礙等義理。此一門義理又蘊藏著一切諸法事理的運行軌則及各各保持其獨特的自性。「界」之一字更具有性、分齊及因的三種意義。性即諸法之自體性，分齊乃諸法之界限分位，因即諸法之因種，一切諸法所由生也。經云：

「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即此之謂。緣起者，亦曰性起，諸法稱性之大用也。理實者，法界之總體也。因果者，法界之事相也。良以華嚴一經，旨在開示眾生修行六位之圓因，契證十身之極果。而這個法界緣起理實因果，又一一皆同理實，一一皆是緣起。原來所謂理實者，虛曠寂寥，實相無相，而緣起者，萬德紛然，莊嚴法界。經云：「而於第一實義中，示現種種所行事。」就是此意。這理實與緣起說無礙顯現的話，那麼真妄交徹，就在凡夫心可以見到佛心。如果理實與緣起相成的話，那麼福慧雙修，依據根本智而求得佛正智。再者用理實來融因果，那麼互相涉入無盡重重。假如把緣起教法會歸到法界，那麼交映融通、隱隱難窮，所謂「理隨事變，一多緣起之無邊；事得理融，千差涉入而無礙。」所謂六項圓融、十玄緣起，實乃此一哲理的喻顯。這就是華嚴一經哲學思想的最高理趣。

我旅美學人印海法師，在加州洛杉磯市蒙特婁公園創立道場，弘揚正法，對於華嚴大教，尤其用心闡述。最近他以好幾個月的時間，把日本人龜川教信所著的華嚴學一書翻譯成中文。從他寄來的書目可以看出這部譯作的內容相當充實，於華嚴大經的出現、成立、歷史傳承，乃至研修注疏，都有詳盡的介紹，堪稱為研治華嚴學者的最佳參考典籍。至於他那譯筆的信實、文字的典雅，尤其令人激賞不已。現在他的書已譯成，準備出版，承他不棄，要我寫一篇序文。我想到，昆盧性海浩瀚汪洋，義理幽微，難測難知。我雖兩承祖訓，力耕大經，但終覺慧淺學疏，所知實少。現在祇有就我蠡測所得，略陳一二，就教於學海高明，希望能得到寶貴的指教，實在不敢說它是序文啊！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十月十日寫于臺北華嚴蓮社

七十四年華嚴佛七開示錄

成公院長開示學生圓識筆錄

七十四年一月十二日 星期六 上午十時

各位大德！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本蓮社一年一度的華嚴佛七開始的一天。首先我要向各位說明參加佛七的意義和法會期間應注意的事項。我們要知道，這次法會是蓮社每年年終特別規定、讓信眾來加強修持的一次法會，也是過去叢林生活留下來的風範。

修學佛法的人，首先要修，次則要學。修學的方法，在淨土宗講念佛，禪宗是參禪，還有密宗的持咒。在中國流傳最廣泛的，則以禪、淨兩宗為最。禪宗是仗自力來反觀自性、悟明自心；淨宗則仗他力念阿彌陀佛聖號，求生淨土。此二大宗派在大陸上具大規模的道場甚多。這些大道場平常一天二十四小時皆定有常課，生活規律也較為嚴謹，旨在要使參學的人得到成就。假使一年下來，認為在功行方面進度還不夠理想，就在入冬以後、年節之前，舉行加香的佛七來加功用行，希望在佛七當中修行有所成就。念佛的人必要念到一心不亂，參禪者則希望在香頭上得到一點消息，希望能夠開悟。禪宗的主要目的是叫人開悟。悟到自性，自然就得到解脫。所以先太祖師上智下光太老人以及先師祖上南下亭老和尚，自創建蓮社以後，也就本著這個遺規，除了平時定期的共修法會以外，年終也要舉行一次加香佛七。

這是一個著重修行的法會。修行有集體的修行與個人的修行。這中間有很大的差距。尤其是在家的信眾，平常俗事紛忙，不容易把心定下來，也難得騰出時間來修行，念一個時間的佛或者拜一個時間的懺。因此，蓮社每月規定有幾次常課共修，讓大家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來參加誦經或者禮懺。但是這個功夫還是不夠的，因為真正要達到一心不亂或者是明心見性的目的，一定要自知佛性，

必須朝於斯，夕於斯，誠誠懇懇地修下去才行，不過這在居家之士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希望在這個年終的時候，大家放下一切，把心定下來，看看自己有沒有這分善根，能夠在這七天當中，將佛號念到一心不亂，或者是參究自性，由觀心的功夫上得到個落腳處。這才是我們舉辦這次佛七的主要意義。

既然有這一個崇高的要求，所以希望來參加佛七的各位，在這七天當中，把一切的俗事盡量放下，將整個身心投入佛號之中。在佛堂裡，除了規定的幾支香念佛以外，即使在休息的時候，也儘量少話家常瑣碎雜事，實際地念佛觀心，這樣才能夠達到參加佛七的實質目的。為了這個目的，希望大家在念佛的時候，認真地念；靜坐時，會觀心的人，自己好好內觀自性，看看自己起心動念的泉源在什麼地方。古人把這個功夫叫做看話頭。

我們平常心是散亂的，想東想西，沒有一時一刻的休息。即使在睡覺時，也夢想紛飛。如果我們要把這生死之流切斷，就要用佛號，使一切妄想、妄念從心裡頭排除掉，這樣真心才能透露。真心透露以後，才能見到自性。而這個自性到底是什麼呢？自性就是我們本來具有的佛性。過去的祖師說：「每一個人心上都有一尊自性天真佛。」這尊自性天真佛，雖然每個人都有，但是能讓他出來放光的很少。所以現在念佛，就是要把煩惱、是非、妄想一層一層地剝開。等到把滿空的浮雲吹散，當然就是日照中天了。

佛陀初成正覺的時候，說道：「奇哉！奇哉！大地一切眾生莫不具有如來智慧德相，祇因妄想、執著而不證得。若能除去妄想、執著，則一切智、無師智、道種智、一切種智，皆能現前。」祖師說，我們各人心中皆有一尊自性天真佛，就是從佛陀悟道時的這句話來的。這是佛陀覺悟到，眾生佛性平等，人人皆可成佛，人人本來具有佛性，具有成佛的本能。

我們為什麼不能成佛？探究其原因，就是有妄想、有執著。妄想、執著把我們的佛性蓋住了，因此就不能成佛。那麼我們有沒有妄想、執著呢？我想，每一個人都有，而且妄想很多，執著也很強烈。每個人都執著這樣是我的，那樣也是我的，甚至要想方法，能把別人的變成我的——這些都是妄想、執著。又認為我最尊貴，不容許別人來輕慢。為了維持我的尊嚴和財富，想盡方法來達到目的——這些都是妄想、執著，也是很愚昧的想法。其實我們的生命是很短暫的，而我們日常所需要的也是很有限的。真正需要的祇不過是日食三餐、夜晚一宿而已。

寒山大師有詩云：「我見世間人，箇箇爭意氣，一朝忽然死，只得一片地。闊四尺、長丈二。汝若出來爭意義，我與汝立碑記。」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放不下呢？為什麼還要去苦心經營呢？到頭來什麼也帶不走呀！而自己的本分事不去重視，這多麼可惜呢！這就是佛教所要教人覺悟的真正道理。這個說法，在普通的人聽起來是消極的。如果執著，有一萬，想十萬，有十萬，想百萬，想千萬，這好像就是積極的。實際上，你有千萬，有億萬，又有什麼用？到最後一分也帶不去。這個說法不是一般人所願意聽的，可是它並不因你不願聽，就不存在呀！我們就因為不懂這個佛法道理，所以才把寶貴的時間、精神浪費在那妄想、執著上面，而不能夠參悟到清淨光明的自性真理。

其實要真正把自己的佛性參悟到，轉凡成聖、成佛，才能夠永久而真實地擁有這個世界的一切。沒有成佛以前，認為財富很好，拼命地掙取著，其實都是妄想。要覺悟，就要用功，把寶貴的光陰、精力放在修持上面。希望在這一生當中，能夠真正地把人生問題悟到一點消息。這樣的人生就變得有保障、有價值了。所以我們要舉辦佛七法會和平常共修，讓大家能有機會悟到自性。在這七天當中，希望大家儘量地發心、努力地策勵自己，在這七期之間，儘量抽出時間來參加，不要缺席。

另外，人與人相處，有時候可能會因為一點點小誤會或不禮貌，容易動煩惱。在這七天當中，儘量避免這一方面的煩惱，不要讓不愉快的事情發生。應該像彌勒菩薩那樣開口笑、少說話、放大肚量。既然有緣來此學佛共修，就是有緣人，所以要相敬相親，這樣就能夠身安、心安了。這也是一個重要的修養，但是大部分的人很少注意這個問題，因此容易起煩惱。起了煩惱，功夫就用不下去，或者一生氣，就回家去了。這損失可就太大了。所以參加佛七，要把排除自己內心的妄想列為第一重要、不計較這些人際的困擾因素列為第二重要。

有人問起：「打佛七，為什麼要限定七天？六天或者八天不可以嗎？」這個限定是有道理的。七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數字。不論中外人士都對此七字很重視，因為很多自然生態都以七天做為一個循環。醫學上的說法是，人類體內的細胞生命，也是以七天為一期。中國古書易經復卦有「七日來復，利有攸往」之句。西方人以七天為一個星期，也就是根據這個道理而定的。一個是生理的循環，一個是物理的循環。我們希望在七天當中，從今天開始，把體內染污的細胞變成乾淨的細胞，以心理影響生理，以期達到轉凡成聖地步。這也就是佛法中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心不離佛、佛不離心的道理。把心理上的清淨和生理上的清淨真正地顯露出來，這樣就做到轉凡成聖，所以用七天為度。這是一個說法。

還有一個說法與佛學的理論有關。唯識學說，我們人有八個心王、五十一個心所。這八個心王前面的六個，叫做眼識心、耳識心、鼻識心、舌識心、身識心，意識心，也就是眼睛、耳朵、鼻子、舌頭、身體和意識。我們的眼睛能夠看東西，因有一個眼識心；耳朵能夠聽聲音，因有個耳識心；乃至心能思想，因為有個意識的原故。那麼普通不知道內容的人，就會說：「這六識心應該有個依據呀！他的依據是什麼呢？」在我們心理作用當中，有一種執著堅持的心。這是個什麼心理呢？那就叫做第七末那心。還有一個

八識心，叫做總報體，又叫做藏識心。它就像倉庫一樣。我們平常所想的、所講的、所做的，不管是好的、壞的，一舉一動，都有一個影響的力量。這個影響的力量就是由那個第七識心搬送到第八識心裡面去收藏起來。所以第七識又叫做傳送識，第八識叫做含藏識。第七識心的特性就是執著自我、產生我的觀念。成佛所要破的，就是這個現有的執著心，也就是我們的煩惱根本。所以打七就是要將這個第七識心打散、打死、打破，然後轉凡成聖。轉過來以後，就不叫末那識，而稱為平等性智。所謂轉八識成四智，就是轉前五識成為成所作智，轉第六識成妙觀察智，轉第七識成平等性智，轉第八識而為大圓鏡智。識轉成智，就是成佛了。所以把第七識的我執心轉變過來，叫做平等性智，是很有意義的。不過這個理論有很深的內容，是不常聽得到的，祇能簡單地提示到。總而言之，打七就是有這些重要的意義。瞭解之後，就能夠排除煩惱妄想，進而悟明心地，這就是參加佛七所要著力的。把這功夫綿延不斷地用下去，總有一天，你會成功成佛的。今天就講到此。念佛，回向！

七十四年一月十二日 星期六 下午二時

各位大德！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下午要講的題目是「我們所念的佛菩薩聖號」。我們佛七念的跟人家不一樣，大家一定感到很奇怪，不是嗎？人家打佛七念阿彌陀佛或觀世音菩薩，我們念的是「大方廣佛華嚴經華嚴海會佛菩薩」，這是什麼道理呢？我要告訴大家，普通佛七只念佛寶或法寶，我們是三寶齊念：「大方廣佛華嚴經」是法寶，「華嚴海會佛」是佛寶，「菩薩」是僧寶。同時持念三寶，這是我們華嚴宗的一個特色，因為佛教以三寶為中心，而華嚴教是圓教，不以念一佛、一法、一僧為限制。念佛，即念一切佛；念法，則念一切法；念僧，即念一切僧。因為華嚴圓教的修行理論講的是法界緣起，所

以早上念的是祝禱文「遮那妙體遍法界以為身」，毘盧遮那如來的身形是遍法界以為身。這個法界，也就是指我們的清淨心體。清淨心體就是在時間上沒有開頭的時候，也沒有終了的時候，所以叫「豎窮三際」——過去過去無始，未來未來無終，超越了我們的心量所知道的三世時間，同時也超越我們心量所知道的空間。我們心量所知道的空間是所謂十方。十方，即東、南、西、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八方，再加上方、下方，就是眾生心量所能夠知道的這個空間。而佛的法身是超越這個空間的，所謂無始終、無內外。那麼根據違樣的一個原理，我們就知道佛有過去佛、現在佛和未來佛。在時間上有三世諸佛的不同，在空間上也有十方諸佛不一樣。假定我們念一尊佛號、一尊菩薩聖號，便不能圓。念現在佛，不能念過去、未來佛；念此土佛，不能念他方佛。但所謂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三寶，都在我們現前一念之間具足。所以我們這一聲佛號，就是包括了十方諸佛、十方諸法、十方賢聖僧，也包括了過去諸佛、現在諸佛、未來諸佛、過去一切尊法、現在一切尊法、未來一切尊法、過去一切僧寶、現在一切僧寶、未來一切僧寶。這是我們念法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原理。我們念「南無大方廣佛華嚴經華嚴海會佛菩薩」，就要曉得這個關係。三世諸佛、十方諸佛在一心中，所以我們一念就是十方三世佛、法、僧三寶。三寶是佛教的中心，三寶也是我們歸依、學習的對象。我們依三寶來學，才能夠成就我們的法身。三寶的定義，相信歸依過的人都會知道，師父在給你歸依的時候，都有解釋過。恐怕你們有的忘記，或者有的人還沒有歸依過的，所以我再把三寶的定義解釋一下。

「佛寶」，平常我們是指教主釋迦牟尼佛，實際上是應該包括一切諸佛。「佛」，印度話叫做「佛陀」，中國話翻釋是「覺者」。「覺」就是覺悟。大覺大悟的一位聖者，就是佛陀。怎樣才叫做大覺呢？既能自覺，又能覺他，同時自覺、覺他，都做得圓滿無缺，是為「佛陀」。人現在是凡夫，但我們原有本覺自性，如上

午所說：無始以來妄想、執著使我們的心不易覺悟、不成佛、淪於迷執。不知道我們一念具足三寶的功德，所以不能成就。我們聽到佛法以後，能夠了知佛性平等，每個人都可以成佛，也知道我們一念當中具足三寶的功德，這就是「覺」。依照這個道理去修，自然能夠完成所謂自覺、覺他、覺行圓滿的三覺。完成了三覺，就是完成了佛果。佛寶的意義就是這樣。

「法寶」，就是佛陀給我們開示的一切佛法。在這裡面又包括著宇宙萬有的真理以及讓我們轉凡成聖的修行方法。對於宇宙萬有的生起，佛教與其他宗教在基本上有不同的說法和看法，因為佛從大覺海中證悟到宇宙萬有的生起祇是因緣和合而已，是緣起而性空的。無論大小，一切事物的生起，都是集合各種不同的條件因素而成功。所以佛教不承認什麼東西都是上帝造的、或者什麼東西都是天生的、神造的。事實上，一切諸法的生起，都是眾緣和合而起，也就是要具備一切所需要的條件，才能夠生起。這就是一個很合乎科學的真理。以上是約「空間」方面的說法。若由「時間」方面來說，一切諸法的成就是因果的關係。有什麼因，就得什麼果。稻種子生起來的是稻，結起來的是稻子；麥種子生起來的是麥，結起來的是麥子。因果是一類的。這萬有緣生的真理是佛法。萬法緣起，佛也不例外。法華經說：「佛種從緣起。」所以緣起法也包括了修行的方法。佛說，每人都平等地具有佛性，原來就是佛，祇是因為一念愚昧不覺，所以就輪轉生死。現在我們瞭解了，就依照佛的方法來修行，就路還家。上根利智的人，也許聽到這個真理以後，即能一念回光返照，馬上就能夠證悟到清淨本然的這個法界心體而成佛。不能瞭解的人，就要經過各種修行方法——所謂三十七道品、四攝、六度。依照這些方法來修行，一步一步、漸漸地具足功德，無不轉迷成悟、轉凡成聖。這就是佛所說的法寶。

「僧寶」，是依佛的制度來出家修行，或者依佛的制度做到上求佛法大覺真理、下化一切迷昧眾生的修行者。這些都叫做「僧

寶」。「僧」是和合的意思。和合有「理和合」和「事和合」。理和合就是同以佛法的真理來瞭解、來證悟，事和合就是同以佛法的律儀來修行。這就是僧寶的意義。

三寶的功德、意義，解釋起來，是深廣無邊的。如上就我所知道的給各位簡單地介紹。然而僅就上面所介紹這一點價值來說，也就等於是滿世間的功德力了。所以我們依照三寶的指示來修、來學、來證悟，這是絕對正確的一個修行方法，也是轉凡成聖的不二法門。因此念「南無大方廣佛華嚴經華嚴海會佛菩薩」，就是念三寶的恩德、念三寶的真理、念三寶的勝義，把我們的自性三寶揭露出來。從我們縣縣密密、不斷持念當中，來完成這個功德。這是華嚴佛七期中所念佛號的意義。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接著唱華嚴字母。

七十四年一月十三日 星期日 下午二時

各位大德！各位同學！大家好！

「大方廣佛華嚴經華嚴海會佛菩薩」，昨天我曾說過，這句佛號裡面包括了佛、法、僧三寶。三寶是佛教的中心。佛修世、出世法解脫以後，圓成大覺，是為佛寶；佛陀一生四十九年當中，曾有三百多次講經、說法，所遺留下來的遺教叫做法寶；佛在世時，乃至後來一直到現在，依佛制度出家、修行、研究佛法、化度眾生的這些出家的法師、師父，是為僧寶。這是三寶的簡單定義。三寶的存在，是相互為主導的。有時佛寶領先，因為沒有佛，就沒有法和僧；有時法寶領先——佛法是成佛的路徑，假定沒有佛法，也就沒有佛寶和僧寶；僧寶是弘揚佛法的使者——佛陀不常住在世間，佛經自己不會講誥，它能夠留傳千古、為世明燈，是僧寶的功德。假使佛陀涅槃以後，沒有他的弟子們結集三藏，沒有歷代祖師研究宏

揚，這佛法老早就在這地球上消失了。所以三寶有時分別來起主導的作用，同時也是互相依存的。故三寶是佛教的中心。

身為一個佛教徒，應懂得三寶的意義。昨天說的是自性三寶，今天說的是住世三寶。現在把自性的定義再說一遍：自性三寶是指我們人人皆可成佛。每個學佛或不學佛的人，乃至一切有生命的眾生，都平等地具有佛性，都能成佛。這佛性，謂之自性佛寶。既能成佛，也就能說法，並且自性本身具備一切佛法，所以是自性的法寶。自性僧寶乃指理事融通，性相和合，萬事萬法和合無礙、緣生無性，即是自性僧寶。

什麼是住世三寶呢？雕刻、繪畫、五金鑄造、相好莊嚴、引起眾生信心的佛像，就是佛寶；三藏教典、貝葉靈文、卷軸珍藏或書本流通、詮釋教理行果、諸理性事相的經書，就是法寶；剃髮、染衣、現出家相、紹隆佛化、為世福田的比丘、比丘尼，就是僧寶。這就是住世三寶，也叫做住持三寶。因歸依住世三寶，乃能引生個人之自性三寶。

現在再來解說「大方廣佛華嚴經華嚴海會佛菩薩」，也就是我們所念的佛號。

「南無」二字是印度話的譯音。有人直接照字面念成「南無」，那不可以，不合原來的音韻，因此念「那謨」。也有的地方譯成「奈麻」，此乃地方鄉音的不同。總之，這祇是個音譯，如美國總統，我們翻做「雷根」，原來的音是Reagan，香港人譯成「李根」，美國華僑翻成「列根」。叫出來的字音有輕重，也就有所不同，但這沒有什麼大的關係。祇要曉得這念法是個原音、這是音譯，就可以了。南無的義譯就是歸依或恭敬、尊敬。「大方廣佛華嚴經」是我們歸依的對象，因為這句經名裡包括三寶在內，就把這一句經名冠上「南無」二字。

「大方廣佛華嚴經」這句經名，可分四段來解說它的意義：
「大方廣」三字就是法；「佛」就是人；「華嚴」就是譬喻；
「經」是這本書。「大方廣」是法。什麼法呢？是心法，是法界心的一個說明。我們每個人都有一顆平等、清淨的一真法界心。這個心是無所不在、無時不存的。它具有一切的功能、一切的智慧，能成就一切功德。就因這心具有這些特別的意義，所以「大」字是形容我們的心，是超越一切時間、空間的。「大」者，普遍也，包博也。遍一切處，無所不包，所以叫大。毘盧遮那如來的義譯就是光明遍照。也就是說，這句話是形容我們心體之大。我們這個心，怎麼大法呢？從時間上看，我們找不到它開頭的時候，故叫「先天地而生」。將來到什麼時候會結束，也沒有一定的時間，亦可說是「後天地而滅」。它的存在是無始無終的。從空間上看，它是無量無邊、無有邊際的。譬如靠著心的想像力，我們可以想像地球以內、甚至太空之中所有的事物，有時我們也可以想到超太空以外的事情，所以說，這個心「廣」、「大」。楞嚴經上也說，我們的心體是一個空性。這個空性比虛空還要大；虛空在如來大覺海中，猶如大海中的一個水泡一樣。我們從這個譬喻就可以曉得，我們的心體是如何地廣大了。

「大方廣」這三個字說明了我們心的體、相、用三大。心既有如此大的意義、功能、不可思議的潛力，所以才要修行、用修行來把這個心弄明白。念佛、參禪，就是要瞭解這個意義。要知道，這是一切法之根本。把心法弄明白了，就一切法都懂得了。這心法在什麼地方呢？就在我們內心。所以我們要信這個心；佛也教我們要明這個心。

「佛」，印度話叫佛陀，中國話叫覺者。佛陀是大覺大悟的一位聖者。他覺悟什麼呢？覺悟了心之自性。所以佛能夠演化出一切佛法，把他所覺悟的宇宙萬有的真理宣演出來，把轉凡成聖、了生脫死的方法介紹出來，把他所證驗過的說出來。他覺悟：每個眾生

都有佛性，都可成佛。此乃佛陀的創覺，故稱之為大覺聖者。佛陀是聖中之聖、天中之天。佛教以佛陀為教主，這也是應該的。在我們這個世界上以釋迦牟尼佛為教主，因為這個世界上的佛法是釋迦牟尼佛所創覺的。那我們現在為何不念釋迦牟尼佛，要念毘盧遮那佛呢？因佛有三身：毘盧遮那佛是佛陀清淨莊嚴的自受用報身，盧舍那佛為他受用報身；佛還有清淨法身，那是理性身。這種自受用報身莊嚴無比，所謂身有無量色，色有無量相，相有無量好。他用受報身是用來攝化眾生的，讓眾生能夠見到佛的相好，生恭敬心、供養心、歸依心、信仰心，從而得度。所以我們念了毘盧遮那佛，也等於念了一切諸佛。這是一切諸佛的本尊佛。一切諸佛都有這樣的清淨法身，我們亦有這樣的清淨法身。我們常常念毘盧遮那如來的清淨莊嚴身，引發我們每人自性的清淨法身，這是念佛最大的作用。至於釋迦牟尼佛的丈六金身，那是隨類顯現的化身佛。

第二個「方」就是形象。這個心的形象怎麼樣呢？世間一切的成就是我們心形象的表現。世間之所以存在，完全是因為眾生心的描繪、變現，所以華嚴經說：「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五蘊悉從生，無法而不造。」「五蘊」是一切有情世間，「無法而不造」的「法」是器世間和智正覺世間。

外道說，什麼都是神或上帝造的。那是一種原始說法。人類智識未開，不曉得這個宇宙間萬物變化的道理。實際上，佛陀所覺悟世間的一切都是心的變現。譬如現在最時髦的尖端知識——電腦、電子——，這許多東西是神或上帝造的，還是人思想出來的呢？不用說，大家都知道，這是人類智慧的結晶發明出來的，與神或上帝沒有關係。這就是心的相。一切世間都是心所造的形象。假如沒有眾生心，也就沒有一切世間。所以大乘超信論說：「言相大者，具足無量性功德故」這是說明心的「相」。

第三「廣」，這是心的用。心的用是能夠成就世間、出世間的善因果。世間的善因果是人天果報，出世間的善因果就是諸佛、菩薩的修證。我們這顆心，迷昧時，就是眾生；覺悟了，就是佛。眾生不是自然有的，也不是神或上帝造的，是我們心的迷昧、起惑造業而感得的。諸佛、菩薩亦非天生，是我們覺悟了，依法修行而成就的。所以說，心的用不但能夠成就世間一切依正的莊嚴，同時也能夠成就出世間清淨的佛果。這就是心的用之大。

「華嚴」兩字是譬喻。「華」字，應唸為「花」，有感果之義。開了花，就會結果。只要我們有一分功德修行，就會得到一分果報；功德圓滿，我們就成佛。華也有嚴師之義。什麼東西上面平平淡淡的沒有意思，要有花紋、花彩莊嚴起來，才好看。因此華也是佛萬德莊嚴的表徵，所以用華來形容我們的修行功德，拿它來莊嚴我們的法身，及感得我們的佛果。「嚴」是一種嚴飾。把東西美化起來，叫做嚴。華是因，嚴飾是果——以萬行的因華來莊嚴一乘的佛果。

現在再來解釋「經」字。經有含攝之意，能含攝一切佛法的義理，也有貫穿之義，能把佛所說的佛法貫穿起來，不令散失；也是一種常道——過去、現在、未來的佛都是這麼說。這就是「大方廣佛華嚴經」。我們曉得了經名的含義，就明白全部經的內容。整部八十卷華嚴經就是要說明這個道理。所以我們念「南無大方廣佛華嚴經」這個經名，就等於念了全部的華嚴經一樣。今天就介紹到這裡。接著唱華嚴字母。

七十四年一月十四日 星期一 下午二時

各位大德！各位同學！大家好！

昨天已經講過「南無大方廣佛華嚴經華嚴海會佛菩薩」這句佛號的含義。我說它包括了佛、法、僧三寶，而「大方廣佛華嚴經」

這句經題，又包括了人、法、譬喻。自古以來，在安定一部經的名字時，有三種方式：一種是單以一個人立名，一種是單以一個譬喻立名，一種是單以一個法立名。或者以法和喻合起來立一部經名，或者以人和喻合起來立經名，或者以人和法合起來立一部經的名字，或者以人、法、喻三種合起來立一部經的名字。華嚴經的經名就是人、法、喻三件事合攏起來安立的：「大方廣」就是法，

「佛」就是人，「華嚴」就是喻。「大方廣佛華嚴經」七個字不僅是這部經的名字，實際上也涵蓋了整個八十卷華嚴經的內容大義。所以念這七個字的經名，等於把這部華嚴經的意思都念到了。在這裡面有佛、有法、也有僧，僧就是「華嚴海會佛菩薩」。「華嚴海會佛菩薩」，就是佛陀在說華嚴經的時候，聽眾多得不可算數，所以叫做「海會」。這「海會」二字，用來形容無量無邊的數字。

佛在說法華經的時候，法華會上的聽眾有所謂百萬人天。這百萬人天雖多，還是有數字的。說華嚴經的時候，當時與會的大眾是沒有一個相當的數目字可以表達的。即使有，也是勉強安立的一個數字，如說十佛刹微塵數的菩薩大眾。「佛刹」就是一尊佛的教化區，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三千大千世界」。一個地球、一對日月、一座須彌山、一個四天下——這樣的組合叫「小世界」。一千個小世界叫做「小千世界」，一千個小千世界叫做「中千世界」，一千個中千世界就叫做「大千世界」。因為累進三次，三次都是千數，所以叫做「三千大千世界」。

那麼每一尊佛，都以三千大千世界為他的教化區。一般人祇瞭解釋迦牟尼佛降生在娑婆世界、印度的迦毘盧衛國裡，甚至依照歷史上的考據，釋迦牟尼佛說法的處所，差不多都在恆河兩岸，好像從來沒有出過印度，沒有來過中國，也沒有去過美國。實際上，這是眾生依有限的心量、有限的眼光說的。佛陀真正說法的處所是沒有限制的。根據佛經的記載，佛說法，時而天宮，時而龍宮，時而此土，時而他方。他說法是這樣迎合眾生的，眾生有感，諸佛就有

應，所以叫做「隨緣赴感靡不周」。因此三千大千世界、這樣一個世界組合單元，就是佛的教化區。

一個佛世界、十個佛世界、一百、一千、一萬、十萬、億、兆、無量數、不可說不可說，這些數字都把它用盡了，還不夠。而這個華嚴經中的華藏世界，是把佛的一個教化區的三千大千世界磨成微塵，一粒微塵就有一個世界，所以叫做「佛刹微塵數世界」。毘盧遮那如來在說法的時候，就是遍及十佛刹微塵數的世界。那些世界的眾生都在聽佛說法。而「十佛刹」的「十」字，不是剛好指的十個刹土。華嚴經上常常讀到十什麼、十什麼的，這「十」並不是一個有限量的個數，而是個圓滿數。所以常說毘盧遮那如來在說法時，有十個佛刹微塵數的聽眾，就是華嚴海會。海者，形容聽眾眾多，陣容廣闊如海。

華嚴海會裡面這些聽眾，在世主妙嚴品上，就其族類分做四十一個單位。從執金剛神到日光天子，其中主山神一眾、主地神一眾、主夜神一眾、主晝神一眾、主空神一眾、主力神一眾，乃至諸菩薩眾。每次開大法會，就有四十一單位的代表參加。這四十一單位也是有所表示的——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等覺是這四十一單位所代表的位次。妙覺為什麼沒有？因為妙覺是佛果位。佛最基本的聽法眾就是這四十一眾，是十佛刹微塵數的華嚴海會。華嚴海會裡有佛，有同類生之菩薩，有異類生的天、龍八部及諸神眾。佛——我們可以說就是毘盧遮那如來——是主，而這許多聽法的菩薩及諸天、龍、神等眾是伴，主伴圓融。

所謂「僧寶」就是華嚴海會佛菩薩。「佛」昨天我們已經講過了，而「菩薩」的意思有很多種。很多人弄不清楚，甚至於不曉得菩薩是什麼神，也不知佛教裡有菩薩，祇曉得有菩薩這個名字。因此把菩薩的名字隨便去安。就像中國人所崇拜最多的是土地公，有時也叫他土地菩薩；還有催生娘娘，也是菩薩。就是這樣隨便亂

用！其實，菩薩的解釋有廣義的，也有狹義的。狹義的菩薩，就是指釋迦牟尼佛座下許多幫助弘揚佛法、教化眾生的大弟子，如觀音菩薩、地藏菩薩、文殊師利菩薩、普賢菩薩等。這些大弟子多數有在家身分，有的也現天人身。

廣義的菩薩，就是凡發了上求佛覺、下化眾生這種菩提心的人。因此菩薩不限於在家眾，出家眾也有。尤其是到了中國佛教的傳統，出家眾除了受比丘、比丘尼戒以外，還要受菩薩戒，所以中國的出家眾也可以說是出家菩薩。

那麼「菩薩」的定義又是什麼呢？印度話「菩提薩埵」，翻成我們中國話，有九種翻法。有的翻做「大心眾生」，就是發了大心的人；有的翻成「覺有情」。覺就是佛陀那個大覺的覺，有情就是眾生。對自己來說，菩薩是已覺悟的有情；對他覺悟的對象來說，菩薩能以佛法覺悟一切有情，所以叫自覺、覺他，叫做覺有情。能夠具備這樣的條件、又有那麼好的德行、發了菩提心的人，就叫做菩薩。菩薩之所以還要學習，是因為覺行還沒有圓滿。他的自覺還沒有圓滿，而覺他也沒有圓滿，所以叫覺有情，不叫佛陀，也不稱大覺。由此我們就可以瞭解，凡是發了菩提心、能夠自己覺悟佛法、又能用佛法來覺悟眾生的人，可以稱做「菩薩」。這就是菩薩的定義。

華嚴海會當中，都是菩薩。華嚴這種大教，一般凡夫人固然聽不懂，就連修聲聞乘的、緣覺乘的小乘聖者也聽不懂。所以參與這個華嚴法會、聽佛陀講華嚴經的這些聽眾，都是菩薩眾。因此叫「華嚴海會佛菩薩」。這就是僧。「僧」本來含有「大眾」的意思，印度話叫做僧伽或僧迦，翻成中國話就是「眾」。叫「多少眾」，就是「多少人」的意思。而四十一類、十佛刹微塵數的菩薩，都在華嚴會上聽講華嚴經。

這華嚴海會佛菩薩又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說法是指毘盧遮那如來成佛的時候，來聽講華嚴經的那許多菩薩。廣義的說法，就是今天我們只要講華嚴經的地方有聽講華嚴經的大眾，或者有念華嚴經的道場、或是打華嚴七的法會，能夠發心來參加的，我們都可以叫做「華嚴海會佛菩薩」。所以能夠發心來誦華嚴經，或者發心來參加華嚴七的，都是有深厚善根的，於佛法當中也具有深厚的因緣。如金剛經上說：「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既然這樣，我們就不要小看自己。

我們都是於無量無邊一切諸佛如來所種了善根的人，所有才有資格來參與華嚴誦經法會、或者華嚴佛七法會、或者華嚴講經法會。那是不簡單！我們懂得這個道理，就要自己慶幸，自己更加堅定信心，精進修學，因為我們已經有很好的善根、很深厚的基礎。我們應該在這個基礎上，讓這些善根早一天發芽、成長、開花、結果。這樣也就不辜負我們過去發心學佛的因緣。所以我們念「南無大方廣佛華嚴經華嚴海會佛菩薩」有這麼多的意義、這麼深的道理。

再說，我們念佛的目的在那裡？如我們的回向偈，不是「願生西方淨土中」，而是「願生華藏世界中，大寶蓮華為父母，華開見佛悟無生，不退菩薩為伴侶」。修淨土、也是有廣狹的不同意義。修阿彌陀佛的極樂淨土，是以念一尊佛的名號，往生到阿彌陀佛極樂世界——這是一個比較狹義的說法。而我們念的是所有的佛，連帶念到華嚴海會佛菩薩的名號，也就是說，不專門念一尊佛，而是所有的佛，都念到，所有的菩薩，都念到。這是非常廣闊的一個境界，所以我們往生的淨土叫「華藏世界」。我們所念熟之阿彌陀佛極樂世界也包含在這華嚴世界之內。

華藏世界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世界呢？在華嚴經上說，世界的組合是這樣的：在無邊香水海裡面有一朵大寶蓮華。這朵大寶蓮華上面有輪圍山，有鐵圍山，有七重寶山重重圍繞。當中以須彌山為中心。須彌山的南邊叫做瞻部洲，須彌山的北邊叫俱盧洲，須彌山的東邊叫勝神洲，須彌山的西邊叫牛賀洲。這須彌山的四面有四個洲，就是大地，也就是一個世界種，而大寶蓮華裡更有無數世界種。每一個世界種是一個中心，然後向十方發展。各有二十重華藏世界圍繞。而這二十重華藏世界，每一個世界又是一個中心，每一個世界的四周十方也有十佛刹微塵數的世界圍繞。這樣叫做「華藏世界」。這世界是無窮無盡、沒有邊際的，是我們毘盧遮那如來親證的境界。有沒有這樣的可能呢？應該是有的。我們稍微注意一下現在的天文知識報導，就知道，現在的天文學家已經探測到，在銀河裡面有四十萬到五十萬億的星球。每當月明星稀的晚上，我們仰起頭來看那天空，已可以看到，銀河系裡有亮亮的、一片一片的亮雲，就是銀河裡許多星球的光集合起來的。我們沒有辦法去看清它那一個個的星球，那是肉眼沒法看得清楚的，祇能看到星球結合起來的一片光芒。那就是無量無邊世界的說明。

上面可以看到的世界是如此，下面也一樣地有。在我們下方世界的眾生，他們從下方看上來，我們的地球也是他看到的在銀河系裡的一個星球，所有上方世界的星球，在他們看起來也是那麼地多。所以在這太空裡面的世界是無窮盡的。佛陀的覺悟很了不起。經文把它計算，就可以證明，所謂「十佛刹微塵世界」、「華藏世界」不是憑空的構想，可能是真實的情況。

總而言之，就是說世界無邊。那麼我們要生到那一個世界呢？還是要生到很多世界去呢？假如在很多世界當中，選擇極樂世界，那也很好啊，因為極樂裡實在太好了！所謂七寶行樹、七重羅網，四面圍繞；還有七寶蓮池、八功德水。極樂世界是黃金為地，而其中充滿諸上善人。一旦往生，則能得不退轉！這世界是比較殊勝，

是很理想，但其中祇有樂，沒有苦，沒有一個比較。我們的華藏世界就有了比較，其中有的世界可能比西方極樂世界更好，也不一定。

那麼統統好的，沒有壞的，也不行。要有比較，才會上進。娑婆世界眾生為什麼曉得修行呢？就是因為我們的生活環境有苦、有樂——苦的太苦，而樂的又不見得怎麼圓滿。娑婆世界的樂是短暫的，而且是苦的因，所謂「樂極生悲」。因此我們去尋求解脫，去學佛修道。當我們知道修行時，也應該知有所比較。例如華藏世界和極樂世界這兩個大目標，對我們發心修道，有一種具體的誘導作用。

菩薩發了心以後，不只是要到極樂世界去，也應該到娑婆世界去，要去度眾生啊！所以我們發願往生，也隨我們自己的志願。這是我們念佛的目的、念佛的目標，也是念佛的作用。今天就到此結束。接著唱華佛字母。

七十四年一月十五日 星期二 下午二時

各位大德！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要講的題目是「念佛的三資糧」。念「阿彌陀佛」，可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念「大方廣佛華嚴經華嚴海會佛菩薩」，可以往生華藏世界。這兩句話都是能兌現的，只要發起心來，認真地念下去，都能夠達到往生的目的。問題是在我們能不能真正地發心去念。

往生淨土所依乃是信、願、行等三資糧。第一、信，就是我們要有堅定的信心，相信，念「阿彌陀佛」，決定可以往生極樂世界；同樣地，念「大方廣佛華嚴經華嚴海會佛菩薩」，決定可以往

生華藏世界；相信，華藏世界不是烏托邦。這個信心要一直不受任何威逼、利誘來改變它。具有這樣的信心，才可達到往生目的。

第二、「願」：只有信，還不行，還要發願。信是相信。而如果不想去，那也沒有用處。既然說西方極樂世界那麼莊嚴、美妙、自在、解脫，文化水準又高，人也都是諸土善人，那就要去呀！要去，就必須具有這個願心。例如，做任何一件功德，都要回向極樂世界；念一句佛號、看一卷經，也都要回向極樂世界。而且，假如有人說，另有一個世界比極樂世界更好，我也決不因這種話而改變我的初衷。求生華藏世界也是一樣，也要有願心。所以我們每次念完佛號以後，要回向。我們積極修行的時候，無論是念佛，看經，或者布施幾塊錢，或在佛前修了一分供養，都要把這分功德回向華藏世界，都要讓它成為往生華藏世界的正因。我們昨天講，生極樂世界和生華藏世界稍微有點不同，但是發願往生的意義是一樣的。不過，生到極樂世界，可以趕快修學成功，然後隨緣回入娑婆或十方世界，去說法、度眾生。生到華藏世界，就是一方面修行，一方面度眾生。應該注意的是，要有願心；願心要發得很真、很切。

第三、「行」：有了願心，只是希望，還不夠，還要實行。有很多人發願，說：「我要去朝聖，要去印度朝聖……。」在大陸上時，說要去朝普陀山、九華山、五臺山。只是一直想要去，可是不能付諸實行，那就去不成。要生極樂世界，也是一樣——只是發願，不能付之於行動；說要去，甚至死掉也要去。其實，要有足夠的一行，才能夠去。依佛陀的指示，修淨土法門有正行，就是把佛號念好；也有助行，就是把功德、行持做好。要求往生極樂世界跟要求往生華藏世界一樣要修行，修行才是真正能夠達到目的的必要條件。因此，我們下面再來談談修行的問題。

自從發心學佛以後，大家都在修行，甚至於有人修得很認真。但是這種修行，也有本質上的不同。一般人修行，只是表面的修

行，內心沒有修行。看他忙得不得了，早上一大早起來，就開始念多少經、持多少咒，一直念到晚上，甚至晚飯也不吃了！他修得很用功，修得好像不錯了，可是內心的功夫沒有，經不起考驗。所以說，修行最重要的，要能夠除我執和法執，就是要斷除執著。把執著心斷除了，便叫解脫。什麼叫解脫呢？就是我頭一天所說我執、法執斷除掉。我法二執，又是依第七末那識而起，所以要真正除執，先要把這個第七末那識打破。第七末那識，對一般人來說，是一個對我們很有貢獻的心，因為它把我們每個人的利益看得非常重要，絲毫都不容許外人來分沾或是破壞。但是在修行的人來說，它是一個最大的障礙。本來是每個人都能成佛的，只因為妄想、執著，所以眾生不能成佛。所以我們修行，要針對這個病根來下功夫，那才是重要的，那才是實際的。

這個「執」，我剛才講是我執和法執。假如不能執我、執法，這個人就沒有道理。這是一個消極的、事實上錯誤的觀念。我執、法執，都是生死的根本，也是成佛最大的障礙。那麼，什麼是我執呢？「我執」就是執我——我這個人、我的這個身體、我的身體以外所擁有的一切資財、地位、勢力等等，都認為是實有的，不容許他人來分沾，也不容許他人來破壞。我們為了維持自我尊嚴，為了榮耀這個我，無時無刻不在那裡狂妄用心。一天到晚就是想著要它吃得好、穿得好一點，讓它外在漂亮；要它睡得好一點、住得好一點，讓它舒服。一天到晚忙這些事情，就不得了了。實際上，佛叫我們觀「我空」。「我」是什麼東西啊？或者說，這個「人」就是我嗎？然而，這個「人」不是一個具有實在個體的東西。這個「人」祇不過是四大、五蘊假合起來的一個假相罷了。

所謂四大，就是組成我們這個色身的四種元素。那是印度古哲學的說法：把堅硬的東西，像骨頭、指甲、牙齒、頭髮等，說成是地大；把汗水、口水、血液、便利等這許多液體的東西說為水大。第三種是風大。我們的呼吸、我們的轉動，都屬之。火大就是我們

的體溫、身體的熱氣和活力。四種元素可組成這個身體，亦即地大、水大、火大、風大是生成「我」的基本元素。

心理上的組成是五蘊，所謂色、受、想、行、識。第一個「色」，那是我們剛才已講的所謂地、水、火、風、物質方面的。受、想、行、識，是精神方面的；這個身體是我的，這一個人是我的，生命存在的時候，這許多東西都是我。不過，既然說這是各種元素組合起來的，那我在那裡呢？地大是我，還是水大是我？還是風大是我、火大是我？還是色是我、受是我、想是我、行是我、識是我？實際上，這些都沒有一個是實在的我。假如人死了以後，把他的身體拿來分析分析，看看在那裡能找到一個我的存在。且說，這許多東西都是我，那我不是一個，而變成很多個。所以，我們現在自己檢討、分析，就曉得這個我是不實在的。

佛陀教我們修行的人住到墳場裡，常常去看死人，我們就可以想像到這個我是無常的。昨天看他還好好的，今天他躺在那裡，一動也不動了。身體還沒有壞，可是人在那裡不能動了。「我到那裡去了？」要經過這樣的分析、這樣的探討、這樣地來做一個研究，就曉得人一天到晚為它忙、為它辛苦、為它操勞，到頭來識神一走，根本是沒有這個東西——我是個空的。所以要這樣地想，把這個我空掉。只要我能夠空掉，就可以成阿羅漢了。假如你下點功夫，做這分析，做這觀想，能真正地從內心上把我的這個觀念空掉，就可以成阿羅漢了。那麼要想做大菩薩、要成佛，就還要進一步把我以外的法空掉。

至於「法執」，我以外的「法」，就是山河大地，人物鳥獸，乃至我住的房子、我擁有的一切財富，這些東西都是「法」。

「法」怎麼能空呢？它事實上都存在呀！這是一般人的看法。你要對他說，這些都是空的，他決不會相信。我們也用分析的方法來說明：要知道，任何一樣東西，都是集合許多必要條件而存在的。如

果把那許多必要條件分開來，它就根本不存在了。如這棟房子，它是鋼筋、水泥、石子、沙子、再加上人工去給它建造而形成的。如果把這石子歸石子、沙土歸沙土、鋼筋歸鋼筋、水泥歸水泥，拆散一下，這麼一來，房子就沒有了。地球的存在也是一樣。地球雖然很大，也是很多必要條件組合起來。地球最主要的一個生存條件，就是所請的「引力」。大氣當中的引力一不存在、一消失，這地球就會掉下去，而壞滅了。所以「法」也是空的。真正地修行，要能夠觀我空，再進一步地觀法空，徹底地瞭解佛所說的、萬有都是緣生而無自性的。這道理悟到了，那麼你就可以成佛，可以成菩薩了。

這種事情說說很簡單，做起來，倒不是那麼容易了。例如我們佛教歷史上有蘇東坡和佛印禪師的一段故事。蘇東坡是一個大學士。他的世間學問、詩詞歌賦、天文地理，都很在行。他也有很虔誠的佛教信仰，而且對佛法研究得相當好。他常常跟金山寺的和尚佛印禪師往來論道。佛印禪師也是一位有道的高僧，向為世人所尊敬。有一天，蘇東坡請佛印禪師吃飯，但沒有給禪師預備座位，這像我們準備過堂，卻沒有準備椅子一樣。也許是想開開玩笑，或者要給禪師一個考驗。於是在還沒有出菜以前，東坡先請教禪師一個問題：「四大本空，五蘊非有。請問，和尚坐在什麼地方？」佛印禪師一把就將蘇東坡拉倒在地上，並且坐在他的身上。蘇東坡說：「禪師怎麼動粗呢？」佛印禪師說：「我並非動粗啊！祇是想借這東西坐坐罷了。」蘇東坡答：「這是我的身體呀！」禪師說：「你剛才不是說：四大本空，五蘊非有？你還有什麼身體啊？」蘇東坡被這一問，答不上話來了。

蘇東坡吃癩之後，回去把佛法研究一番，寫了他認為很了不起的四句偈是：「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風吹不動，端坐紫金蓮。」他認為，自己已經修行到很好的功夫了。「八風吹不動」，表示他的忍耐功夫到家了。

這個「八風」就是所謂的「稱、譏、毀、譽、利、衰、得、失」，都是大家不容易放下的事兒。他覺得，自己不再會因人家稱譽，就高興、人家譏毀，就煩惱。所謂得失心已沒有了，虛榮心也沒有了。於是寫好偈以後，趕快叫工友送去給佛印禪師。佛印禪師一看這四句偈，知道，蘇東坡又在賣弄自己的功夫了。為了要打破他的執著，就在這四句偈後面批了「放屁」兩個字，並叫那工友拿回去。蘇東坡一看，火冒三丈地說：「我寫得這麼好，你怎麼給我這樣一個評語？」他立即渡江到金山寺去找佛印禪師理論。禪師知道，他一定會來，就坐著等。一看他來了，便說：「怎麼這樣快就到了？」蘇東坡說：「你怎麼這樣批評我的四句偈？」禪師笑一笑，反詰說：「你不是八風吹不動嗎？怎麼被我這一屁打過江來了？」結果，蘇東坡也弄得很不好意思。

所以說，一個人要想真正地修行，先把心理上這個執著、分別除掉。這是很難的事情。有些修行的人修了很多年，表面上看起來，他的確很用功，但都沒有辦法在這一方面有所突破，或者甚至於「我執」更深。這是我們常常看到的。比如今天在繞佛的時候，有兩位同學在那裡照顧。有一位八十幾歲的老居士，他修得很好哦！可是我們小師父要安排他循序前進時，稍微拉他一下，他就袖子一摔，發脾氣了。這就是他沒有真正在內心裡修行、只是修他表面功夫的結果。還有很多的居士，一來，就告訴我說，每天早上幾點鐘起來，先念多少遍大悲咒，再念心經，再念什麼、念什麼，晚上又念什麼、念什麼。我說：「好呀！念得好！」其實，有了這些心理都不叫修行，且同那六祖壇經所說的故事一樣。六祖壇經裡說，有一位法達法師念了三千部的法華經。三千部是很多。因為念一部法華經，也要花好多時間，他念了三千部，當然了不起了，所以自己就常以這個成績為驕傲。由於他的執著心作祟，以為自己是很有修行的人，所以當他見到六祖禪師，在頂禮拜下去時，就敷衍了些。六祖禪師看他那樣，很不以為然，不客氣地問他說：「你怎

麼不能拜到底呢？是不是肚子裡面有三千部法華經在那裡頂住了？」六祖禪師這一句，就把他的毛病點出來，弄得這位法達法師真不好意思。

所以，真正的修行是要把人我執、法我執拔除，才能得到真正的解脫。不能在這一方面用功，那麼念佛也好，看經也好，不能說完全沒有功德，卻祇是種種善根而已。但是善根的價值有限。因今生種善根，來生也許會成了很聰明的人。但聰明不等於有理智。聰明反被聰明誤——很多人因為太聰明，就做了壞事。那就糟糕，又墮落下去！有相布施也是一樣：今天做了多少的功德，最好新聞報紙給我表揚一下。這也不是沒有功德，只是功德有限。經常肯布施是好事，來生會生在富貴之家。生在這富貴之家以後，叫他按時來上香、拜佛，恐怕不大容易做到了。他把想拜佛修行的事都忘了，把心力、精力完全用到名利場中或者交際應酬去了。所以佛教講「有相布施三生冤」——有相布施成了第三生的冤家。

布施也好，念佛也好，總而言之，既然我們發了心修學佛法，就要把這個心真正修行乾淨。把這上面的分別、執著、是非、人我徹底根除，那就很快得到解脫、往生淨土，覺悟無生也不成問題了。今天講到這裡，唱字母。

七十四年一月十六日 星期三 下午二時

各位大德！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向各位介紹的是五種觀心的法門。昨天我們講到修行能除執著、妄想、分別，以求一路順風地達到修行的目的。可是我們都知道，我們的妄心從無始來一念不覺，就開始動。所有的煩惱、習氣根深蒂固地跟著我們。所以要想憑一點短暫的修行功夫來除掉心上的分別、執著、妄想，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佛陀在世的時侯，首先提示基本的修行方法給我們。譬如說，現在的人開始修

行，都講究參禪，想要明心見性，或者是念佛，想往生西方。但是往往修的人多，證悟、往生的人少。原因就在於太過躡等，不能夠按部就班地用功。

佛陀教我們從基礎做起、按部就班的用功方法，就是五種觀心的法門——「五停心觀」，即多貪眾生修不淨觀，多瞋眾生修慈悲觀，多癡眾生修因緣觀，多散眾生修數息觀，多障眾生修念佛觀。我們自己不妨來考驗、檢查我們自己心理上的毛病。在這五種心理缺點當中，那一類型的煩惱偏多呢？譬如說：我們是貪心大呢？還是瞋心大呢？……貪心包括對五欲境界的強力追求。五欲境界，就是財、色、名、食、睡。有幾個人看到鈔票，不想要抓呢？有幾個人看到年輕的男女，心不生起愛戀的呢？又有幾個人不想有好的名聲，想來表揚自己？有幾個人不想吃好的飲食，睡好的房間、床鋪，圖舒服的享受呢？這些五欲在我們心理上是修行的障礙，我們應該排除它。如何排除它呢？我們自己考驗自己一下！

第一、多貪眾生不淨觀：我們看這個身體——對五欲的追求只不過是讓我的身體得到某一種程度的滿足。再看看這個身體，值不值得我們來為它那麼操心，甚至為它造罪？昨天我們也講過，身體的形成只不過是四大、五蘊的假合體。從根本上說，就是一個不實在、不可靠的東西。它本身是非常污穢、混濁的，並時時流出惡臭的排泄物。所以無量壽經上說：我們人，追查來源，最初就是父精、母血，是種子不淨。長大了以後，我們所吸收的飲食在肚子裡面就變成糞便，臭穢不堪。再說，我們身體會排泄許多汗水。幾天不洗澡的話，就臭不可聞了。所以這一堆血肉，假定一口氣不來了，像夏天天氣熱，不要一天，就會發臭。這樣檢查以後，知道我們的身體是這麼一個沒有價值的東西，再想：是否值得拼命地為它營謀，為它起惑、造業？那是太不值得，太愚癡了！所以貪心太重，就要修不淨觀。

常這麼想，常常注意這一方面，這就叫做「修觀」。要常常由根本上去瞭解我們身體的不淨。瞭解了這種情況之後，欲念自然就可以減少了；由減少就可以擺脫自我的貪心，可以漸漸地徹底排除它。不過這不是一天的功夫，而須要我們不斷地從這方面去想、去觀，才可以徹底把貪心除去。

第二、多瞋眾生慈悲觀：瞋恨心多的眾生要修慈悲觀。瞋恨心的人，是受不了人家的語言批評或面色的侮辱。可是我們要以慈悲心原諒那個加之於我的對方，不要起反抗心。主要是，要知道他那樣地侮辱我，目的何在。世間的人大部分都希望「揚己抑人」——把別人壓下去，我才能出頭。這種心理是個最愚癡的、也是最幼稚、最可憐的心理，所以我們不要與他計較。修道的人，精神、氣力要用在道業上。那裡有這個閒功夫，去與人計較長短高低呢？我們可憐他、原諒他是愚癡無知的。慢慢地就不會為一點小事跟人家計較，常常有原諒他人的心。佛陀說過：別人欺侮我們，如果不理他的話，則等於「逆風揚塵」。我們站在上風的地方。他所揚出去的灰塵不但全污不到我們，相反地，灰塵反會吹向他自己。這也是比喻一個人的愚蠢。又有人怨天不公，向天吐口水。他向天吐口水時，一定要把頭仰起來，口水才能吐向天上。結果，口水污不到天，反掉到自己的臉上了。所以我們對外來的侮辱、打擊，要以這種心來承受。最後的結果呢，受損的是那個無理取鬧的人。假如你與他計較的話，那你就與他一樣愚癡，也一樣動了煩惱，一樣蒙受到精神、甚至於名譽、物質的損失。有人打官司，往往是因為不能忍一時之氣。

以前有一位在朝的大官，有個兒子留在家裡當家，家裡非常富有。鄰居人家是個窮人，窮人就常常想去佔點有錢人家的便宜。因為他們的土地是毗連的，所以窮人耕田的時候，常常有意無意地多耕一點土地到自己那邊去。這個富家的兒子看到，在心裡常常跟他過不去。但是這個窮人並不因為他的抗議，而去除他的貪心。最後

窮人要在他們土地交界處築一道牆，以為兩家的疆界。築牆的時候，那牆基就打在那有錢人家的土地上。有錢人的兒子就放不下，當時又沒有警察來作公正的裁定，他就寫一封信請示他的父親，應該怎樣交涉。他父親給他一封回信，信中是一首詩：「萬里投書只為牆，讓他三尺又何妨，萬里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意思是說，由萬里迢迢那麼遠的地方，你寄一封信來，只不過是為了一道牆。其實又何必去跟人家計較呢？他築牆佔了一些地，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就讓他三尺，我們還讓得起。何必那麼計較呢？秦始皇在的時候，併吞六國，囊括天下，可以說是一個貪心到了極點的暴君。他所築的萬里長城還存在著，但他人呢？早已不在了。所以說，跟別人斤斤計較，沒有意思，讓別人一點，也沒有關係。倒是當年秦始皇不惜勞國傷財，築下那座牆，想不到卻給共產黨留下一筆財產。他們把外來觀光客帶到萬里長城去參觀，可以賺到一筆可觀的外匯呢！而秦始皇當年所造的地下陵寢，猶如地上宮殿一樣，現在據說也被共產黨挖掘了，所收藏的珠寶也被共產黨那些敗家子拿去賣了。裡面收藏著很多古物、古董，也變成了他們的資產。這些都是秦始皇當時連做夢都沒想到的事情。所以我們要能夠看破、放下，讓人一點，大家彼此處得和諧親善，人生也就顯得很有意義。所以說，多瞋眾生要修慈悲觀、發慈悲心。

第三、多癡眾生因緣觀：多愚癡的眾生要修因緣觀。愚癡的人，就是不明事理，不知因果；事理、道理，他也搞不清楚。這就要修佛法的因緣觀。萬事萬物的生起，都是各種因緣、條件的組合。要讓他明白這個真理，所以我們徹底研究這個道理，多注意經典上的說明，或者有時候利用講開示的時間，向大家介紹。因緣生萬法這個道理，是佛陀最有價值的一個創覺。其他的宗教是沒有這分財產的。他們到現在還在抱著那迷信的說法，說天地萬物全都是上帝造的。有思想、有知識的人，聽了之後，不覺得會好笑，說這是幼稚。我們佛教講一切的生起，都是因緣和合而生的。這一點我

們超過一切的宗教，這是很科學的真理。所以我們以這個理論來對治眾生的愚癡，只怕不用心、不用思想、不用心去注意聽、注意看。什麼事情都可以學得會，只怕你不肯學習，那就一輩子也學不會，所以要去瞭解這個真理。因此愚癡心偏多的眾生，佛陀就叫他們修因緣觀。

第四、多散眾生數息觀：多散亂的眾生要修數息觀。多散亂的眾生，就是心神不定，不論有事、無事，總是喜歡東奔西跑。這種人修道，是不易成功的。那麼要對治這種散動的毛病，要用什麼方法呢？佛陀教他們修數息觀。數息觀的修法，就是數我們的出入息。數呼就不數吸，數吸就不數呼；由一數到十，再由十倒數到一。這樣週而復始地數著呼吸，使亂心繫數而漸漸集中，叫做數息觀。這個方法，因為將心繫在數息，所以散亂的心就會收回來。因此患有散亂心病的眾生，佛陀就教他們修數息觀，以對治之。

第五、多障眾生念佛觀：障就是業障。業障多的眾生，生活多不自在，苦惱重重。這樣的眾生就要修念佛觀來對治之，因為念佛可以消除業障。念佛、拜佛是消除業障最好的方法。說起業障，每個人都有，因為我們從無始以來，沒有機緣接受佛法的真理。我們所作所為，總以自我為中心，損人利己，在所難免，以致罪過多而福德少，形成許多業障，使我們身心不得自在。所以我們接受了佛法真理以後，就要擴大我們的心胸，多懺悔、多念佛、多拜佛，一直到這惱人的業障消除了，才能順利地進入修道之路。要不然，往往剛開始進入佛門，就會發現到，不吃齋還好，吃了齋，毛病也多了；不念佛還好，念了佛，卻樣樣不順利。他不知道這是業障，反而說，他不適合修行。其實呢，那就是業障在作祟，那個業障讓你不能學佛。因為多生多世的冤業，總是要報應的。當你糊塗的時候，它曉得你不成功，它就不怕，所以不會來找你。你一發心修行，它就怕沒有機會來報復了。所以趁你發心修行的時候，就要來討回公道，討回宿債。這個道理，我們要曉得。因此，念了佛以

後，如果發生了病痛，或不如意，不但不要退心，而且還要更多精進，加強念佛，把念佛的功德，迴向給怨親債主，仗佛的力量，才能夠把宿債和業障消除。如此一來，就可以走上平坦的修行康莊大道。

我們認真修行以上五種觀心的法門，就可以減輕心理上的執著、妄想、分別，也可以真實地邁向菩提道。但是修好了這五停心觀以後，還有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這些叫做三十七道品。這三十七個科目，是我們修行必須知道的方法。其詳細的內容，在先師祖南公老人所著的「阿彌陀經講話」中有解釋，大家可以去參考。

「四念處」就是要把我們的心安住於四種道業上。要怎樣才能安住呢？有四種觀法：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觀身不淨，就是不淨觀。觀受是苦，就是我們的身體感受和心感受，快樂的時候少，痛苦的時候多。不如意事十常八九，這是大家都知道的。觀心無常，就是我們的妄想紛飛，沒有一個時刻會定下來。觀法無我：世界的萬事萬物，真能做主的不多，就是

「我」這個身體也做不了主。這個身體一不小心，便生病了。到了老年以後，很快就會死掉。你若是叫它不要死，不要生病，它可由不得你，無我、無主。「無我」的我是主宰的意思。身以外的財物，我們一點也做不了主。隨時隨地都能喪失——或被小偷偷了，被水淹了，被火燒掉，或被公家徵收了，被敗家子花光了……。種種機緣，都會使我們的財物喪失。尤其一個不成器的敗家子，把你辛苦了一輩子所留下來的一分產業，不消兩、三年間，就敗光。這是常見的事啊！所以佛陀說，有五種使我們喪失財物的力量。可知，財物雖是我的，但也做不了主。因此我們兢兢業業地為爭財富而拼命工作，是最愚癡的，因為「我」是不能主宰。這就是四念處。常常在這些地方上用心，就會慢慢走向菩提道。

「四正勤」是我們要精進、要努力的法門。那麼要怎樣做呢？未生善令生，就是想要做的功德，趕快做起來。已生善令增長，已經做的功德趕快做圓滿。未生惡令不生，想做、還沒有做的壞事，趕快停止不要去做。已生惡令斷，已經做了的糊塗事，立即將它停息，不要再去做。這樣的修法，就叫做四正勤。「四如意足」就是四種禪定。前面四念處是修智慧，四正勤是修精進，現在四如意足則是特別努力修行，要使定慧平均發展，慢慢地養成道心和善根。這個道心得力了，再進修五根、五力，乃至把三十七道品通通修成功、修成熟，那就已經可以成了阿羅漢了。不過，這些道品，就是菩薩也要修行，因為這是一切道業的基礎。這次的佛七法會，我向各位介紹了佛七的意義，讓大家瞭解參加佛七法會的目的，瞭解修行的重點，也瞭解修行的預備功夫。承蒙各位悉心靜聽，使我感到非常欣慰！

我由於一個特別的因緣，沒辦法跟大家一起把佛七做到圓滿：因為我參加美國總統雷根就職的慶賀團，明天就要出發。我以往出國很少跟各位講，往往都是一聲不響，就出發了。這次因為在佛七期間，假如也是那樣偷偷跑掉了，大家一定會說，我不禮貌，所以在此先向各位告一個假。明天的佛七就由隆度法師代表我跟各位共修。後天的圓滿上供及普佛，我請了善導寺的雲霞大和尚來主持。事非得已，特此向各位說一聲抱歉！不過我要聲明一下，我雖然向各位告假，但是不希望各位送我紅包。我平常不讓大家知道我出國，就是怕讓大家破費。因為我現在還有錢用，不要大家費心破鈔。現在只要大家繼續發心，好好地定下心來，把佛七做圓滿，把我所講的話能夠記住，一點一點地照樣做起來，那比送我個大紅包還要好。最後，祝福各位佛七功德圓滿，也祝福各位福慧增長，身心自在！謝謝各位！下面接著唱華嚴字母。

七十六年華嚴佛七開示錄

這一次舉行的佛七法會，依舊習稱為加香佛七。所謂「加香」，就是加功用行，也就是精進不懈地來修行。希望在七天佛七法會當中，我們不但能夠學會念佛，而且還要能念得一心不亂。把佛念到一心不亂，就能得到定的境界。有了定，就能夠發慧，也就是把我們內心上的智慧開發出來，那就可以對宇宙萬有的真理有所認識。認識真理之後，就能夠得到覺悟。這是佛教修行最著實的法門，也是自古以來轉迷成覺的最佳法門。這是佛教傳到中國以後，中國人特別研究出來的法門。發明這個法門的法師，最早是盧山的慧遠大師。他是魏晉時代的人。他發現到佛經裡面念佛求生淨土的法門以後，便大力地弘揚。當時追隨他修行這種法門的朝野人士及專家學者，共有一百二十三個人。這些人都是知識分子。大家都對這個法門產生了興趣，也生起了好樂心。於是大家追隨遠公，依法修行，都能得到實際的成效。所以當時這一百二十三個人，就跟遠公大師一起結社念佛，誓願往生。這是念佛、佛七法會的開始。

中國佛教禪宗興盛以後，禪宗的道場、叢林也有打七用功的，但那是所謂的禪七，不念佛而只參禪。加強功夫、求取開悟的目的是一樣的。在中國大陸的江蘇鎮江金山禪寺，據說有一年在年終的時候，舉行加香打七。那一年他們加香禪七，一連打了七個七。在這七個七當中，學者們勇猛精進，不懈怠。到七個七打完時，據說有九位半個法師開了悟。這個開悟的事情，是我們學佛的人最希望得到的。開了悟以後，我們就可以什麼都明白了。本來我們對宇宙萬法認識不清，但是只要一開悟以後，全都可以明白了。這個開悟的境界是很神奇的，它的價值也是不可思議的。假如我們能夠好好地依照佛法來修行，人人都可以得到這開悟的境界。九位半個法師在金山禪寺開悟，那麼半個法師怎麼說呢？也就是說，他只開悟了一半，而卻還沒有徹底地開悟。可見，集體念佛得到的效果是不可思議的。因此，這種打七用功法門，不久就傳遍了全國，也傳到現在，盛行不衰。

僑愛佛教講堂創立到現在，已經有二十三年的歷史了。由於種種條件不夠的關係，還沒有舉行過佛七。今年這裡有了佛學院先修班，佛學院的老師及同學們發心，想要打佛七。因為臺北佛學院每年都有打七，所以他們問我，這邊可不可以來打佛七。我說：「可以啊！」因同學們一年一度下來，都在念書，沒有時間能夠連貫地修行，於是希望利用年終來打個佛七。這是很有意義的事情，所以我就同意了他們的要求。他們也就開始籌備。從今天起，就是僑愛佛教講堂華嚴佛七第一天的開始。華嚴佛七所念的、所唱的，和普通的佛七、禪七，都不一樣。原因是，我的先太師公上智下光老和尚、先師公上南下亭老和尚，兩位老人家都是弘揚華嚴，尤其是蓮社多年來一直都舉行這種華嚴佛七。華嚴佛七的儀規是依照華嚴經及參考普通佛七的儀式而編輯出來的。多年來我們一直都在推行這種華嚴佛七，參加的人也愈來愈多。最初只有十幾個人或者是二、三十個人。近年來，最多的時候，有一百五十個人參加。若將只來一天、兩天的也算在內，那麼可能超過五百人次。好多從未參加過華嚴佛七的法師、居士，有時候特別從中南部趕來參加。他們學習的精神殊堪欽佩！

華嚴佛七儀規裡所念的發願文，主要的意義已含著華嚴法要。這章發願文，據說是華嚴三祖法藏禪師所寫的。由於經本子上沒有記作者名字，所以有很多人都弄不清楚。昨天也有人問我這個問題。我聽我的先師公南老人告訴我說，是法藏賢首國師寫的。賢首國師是華嚴宗的集大成者。初祖杜順和尚創立華嚴法界三觀的法門，二祖智儼至相尊者發明華嚴的六相、十玄的法門。到了三祖賢首國師，便完成了小、始、終、頓、圓五教的判教。所有五教、六宗、三觀、三時、十玄等這些學說，都是華嚴的特色。這個特色都是從八十卷大華嚴經內容所提出來的，和其他各宗派的學術思想有著根本上的不同。發願文的文字雖然不多，但可以說，它所含攝的義理及修行的方法，都是學佛的人所最需要瞭解的，修學華嚴法門

所得到的功德也都包括在內。現在人們的生活都很忙碌，想能有機會從頭到尾把八十卷的華嚴經念一遍，那是很少有人能辦到的事。我們念了此發願文，可以說，等於念了八十卷華嚴經。那麼我們在佛七期間來念發願文，也就等於念了華嚴經，所以選擇這一篇發願文做為念誦的題材。

在唱的方面，讚佛的語詞是以華嚴經裡頭的四句偈「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眾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來讚佛。這首偈是讚嘆法身佛的。我們華嚴宗所拜的佛——毘盧遮那如來——就是法身佛。普通說，是本尊佛，也就是一切諸佛的本尊。念了這一尊佛，就等於念了一切的諸佛。毘盧遮那如來以法界法性為身。

那麼法性是什麼呢？法界又是什麼呢？法性就是理、真理的理、宇宙一切諸法的真理，法界就是依理建立的萬事萬物。理是沒有形相的，要假法界的萬事萬物來顯示它。所以說：「佛身充滿於法界。」佛身本是充滿於一切處的。我們所看到佛寺裡供奉的一些金身佛相，那只不過是佛的象徵而已。真的佛身在那裡呢？就在一切諸法的真理上。隨便那一法上，都可以見到真理。也可以說，隨便那一法上，都能見佛身。這句話很不好懂，但是禪宗的祖師常常講，佛是說「庭前栢樹子。」又說：「拈一莖草，可以做丈六金身。」

有人問祖師：「什麼是佛？」他會不會講，供奉在大殿的那一尊金身是佛呢？不會的。那麼他說什麼呢？佛在那裡啊？他方便地說：「佛就在任何一根草上，或在庭前的栢樹子裡。」這也就是說，隨便什麼地方，都可以看見佛，因為法性是遍一切處的。拿人來說，每個人心理上都有一尊佛。臨濟宗的祖師說：「我們心上有位無為真人。」那就是佛法所強調的「人人都有佛性，眾生皆能成佛。」所以在什麼地方都可以見佛，人人心上都有佛。因此說：

「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眾生前。」那麼眾生為什麼不能見佛呢？事實上佛每天都跟著你，沒有一刻或一秒鐘離開你的，只是你不能體會罷了。古人也有兩句話，說：「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佛在那裡呢？你夜夜都抱著他睡覺，而且天天早上還跟你一同起來，你沒有注意到他而已。在吃飯的時候，佛在你的飯碗裡，穿衣服的時候，佛在你的身上。如果人人都能像這樣子去體會，「佛身充滿於法界」的道理，也就可以懂了。

這樣說，也許你們還不相信。現在我舉一個譬喻來說明。例如這隻兔子，它也有佛性。你們有沒有注意到，它每天都來參加我們的法會，而且很注意地聽我們念佛。假如它沒有佛性，它決不會有這種表現的。昨天我吃完晚飯，順便去看看小朋友們，它也在那裡。我去跟小朋友們打招呼的時候，它也跑過來我跟前。我為它說歸依，它就趴在地上，靜靜地聽，一動也不動。我說完了歸依之後，告訴它說：「好了，可以休息去了。」它就跑走了。它很靈敏。這靈敏是什麼？那就是有佛性的表現。所以我們要尊重我們自己個人的人格，因為我們都有佛性。我們也要愛護一切眾生，因為每一個眾生都有佛性。所以我們要唱「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眾生前。」

那麼「隨緣赴感靡不周」呢？那就是說，只要你念佛，就會有感應，也就是說，有求必應。但是我們不可迷信。有些人一知半解，胡說八道，說他看到什麼啦，能把人家丟掉的東西找回來啦，能把死去的人請回來講話等等。這些都是騙人的把戲，我們不可以相信。是正理，我們才去信。像諸佛、菩薩說的話，我們每個人都應相信。佛的力量不可思議，佛的感應不可思議。我們已經信了佛的人，如果再去相信神神鬼鬼的邪說，那是不應該的，那是沒有智慧的，那是愚癡的。相信佛，就要以佛為主。一切神話鬼話，都是不可靠的，都是廢話，都是騙人的。唯有相信佛的真理，我們做人才能夠走向正道。不要被那些迷信弄得六神無主，破財遭殃。這件

事是很重要的。那麼什麼又是「隨緣赴感靡不周」呢？也就是說，你有什麼煩惱，有什麼不如意，只要誠心地念佛，都能夠得到佛的感應，而得解脫。有人也許會問：「佛要應上千上萬、甚至微塵數眾生的感，他一定很忙。怎麼會有這麼大的能耐，來應眾生的要求呢？」要瞭解這個問題，還是要先懂得第一句話——佛無所不在，無所不應。因此不要認為，一尊佛只能感應一個人。其實佛隨時隨地都在我們的面前，都在我們的心中，就像電燈的電源一樣，你把開關一按，電燈就亮了。

「而恒處此菩提座」又怎麼說呢？只要眾生有感，佛就有應，而佛本身還是那樣地如如不動。所以說：「而恒處此菩提座。」佛經上有一個故事說，有三位船夫等停一河。當夜明月懸空，三人共賞。未幾，一船南航，船夫見月隨之南行。一船北航，船夫見月隨之北行。一船仍停當地，船夫見月隨之不動。非一月分三，實乃月影隨人。明白這個故事，就可以懂一佛應多生感的道理。

迴向方面，我們念的是：「願生華藏世界中，大寶蓮華為父母，華開見佛悟無生，不退菩薩為伴侶。」這是應慈老法師仿照西方淨土迴向偈而作的。西方極樂世界只是盡虛空遍法界華藏世界中的一個世界而已。華嚴經中所說的華藏世界，是無窮無盡很多的世界，隨你的發願，你願意生清淨的世界，固然可以，你有大悲心，想到五濁惡世的娑婆世界去度化眾生，也可以。不過，生西方極樂世界，只有自己修行，沒有眾生可度，因為那裡都是「諸上善人」，不須修度。所以我們都要發願生華藏世界，因為只有華藏世界才有我們需要度的眾生。我們學佛固然是為了自己成佛，同時我們還希望教化一切眾生，使令一切眾生都能夠成佛。這是大乘佛教的精神。我們生極樂世界，是九品蓮花為父母，生華藏世界，是以大寶蓮花為父母。依華嚴經的說法，這世界的最下方是香水海，海中有大寶蓮華。一切的世界種種都在這大寶蓮華之中，所以叫華藏

世界。生華藏世界，就是等於生在大寶蓮華中，因此說：「大寶蓮華為父母。」也是蓮華化生的意思。

「花開見佛悟無生」：我們一往生了華藏世界，就能夠花開見佛。淨土宗西方極樂世界分九品往生，華藏世界是不分品級的。華嚴法門就有這個好處，所謂的「因賅果海，果徹因緣」。種了什麼因，就得了什麼果，因為因和果是一類的。一念念佛，就等於一念成佛。將來修滿了普賢萬行而成的佛，就是你剛發心時候願成的佛。所以叫做「因賅果海，果徹因圓」。因此我們只要發心往生華藏世界，就可以「花開見佛悟無生」。一生華藏世界，就不再退轉而為凡夫，而與華藏世界諸大菩薩一起修養。所以說，「不退菩薩為伴侶」了。華藏世界也都是大菩薩發願往生的地方，而華藏世界以毘盧遮那如來為教主。那些老師都是如文殊、普賢等不退轉的大菩薩，所以我們要發這個願，把念佛的功德和供養諸佛菩薩的功德，或者是任何修行的功德，都迴向到華藏世界去，做為我們往生華藏世界的資糧。

現在我來解釋一下這句佛號的意義：「南無」二字是歸依、恭敬的意思，就是歸依、恭敬這個大方廣佛華嚴經的佛、法、僧三寶。這三寶，有時候佛寶在先，因為要有佛，然後才有法，才有僧。有時候卻以法寶在先，也就是，先要有了佛法，而後眾生才能發心出家做僧，修行成佛。有時候又以僧寶為先，因為過去佛所說的法，這法本身自己不會講話，要僧寶來加以弘揚。沒有僧寶來弘揚佛法，那麼人們也不會知道有佛，有法，更不知道依佛法來修行。如此講來，僧寶又應是第一了。我們念「大方廣佛華嚴經華嚴海會佛菩薩」這句佛號，是以法寶為第一，因為法身充滿於法界。有了法，就有佛，就有僧。所以先念「大方廣華嚴經」，然後再念「華嚴海會佛菩薩」。華嚴海會」就是毘盧遮那如來成佛以後，說華嚴經時所有的聽眾。華嚴會上的聽眾是那些人呢？是華藏世界裡的諸大菩薩及四十一眾的代表，還有所謂的六千比丘。這是僅指這

一個世界的聽眾。然而每一個世界都有二個佛刹微塵數的世界。佛刹是一個佛的教化區。毘盧遮那如來是以華藏世界為他的教化區。過去有毘盧遮那如來，現在有毘盧遮那如來，未來也有毘盧遮那如來。三世都有毘盧遮那如來，十方也有毘盧遮那如來。這樣去發展起來，每一個世界都有佛刹微塵數的佛、菩薩。所以我們要念「華嚴海會佛菩薩」。那麼「華嚴海會」這四個字要注意的即是

「會」。這個「會」字就是法會的會，或者佛說華嚴經的時候的法會。在法會上聽眾之多，是無法說出它的數目字的，只有用「大海」來形容它，就叫做「海會」。例如你坐遠洋的輪船，就會發現，這大海之大，四面是無法看到邊際的。所以經中常把這無法說明的境界，就只有用「海」來形容它。總而言之，我們所念的佛是無窮無數的佛，所念的菩薩也是無窮無盡的菩薩。所念的佛、法、僧三寶，都是無量、無數、不可說、不可說的。所以我們這麼一正念所念的佛，不只是一尊佛、一尊菩薩或者一卷經，而是三寶同時念的。

我們今日的佛七所念、所唱的，都有很深的意義。各位現在能來參加我們的佛七，拿年度來說，今年剛開始，我們就有機會來念佛，而且念的是一切諸佛、一切諸菩薩及一切三寶的聖號，這個因緣殊勝、不可思議，功德亦是殊勝、不可思議。希望各位把握住這難得的機會，認真念，更希望能夠介紹更多的親戚、朋友，同時都來參加，使大家同得此一大功德！

現在全世界的學者、專家，都一致地肯定，認為唯有佛教，才是真正值得我們信仰、修行的宗教。我本（十二）月初到美國去。美國報紙上報導了一則驚人的消息，說是現在美國人百分之九十拒絕接受聖經。我們都知道，美國人都是信仰基督教、天主教的，大部分的人也都是基督教的教徒。這個消息忽然由報章上報導出來，確是很令人驚訝的事情。我們想想，為何會有這種情形呢？很簡單，現在科學進步，人民知識大增。如果依然有人相信迷信、神話

的宗教，那就是沒有頭腦，不明是非。而佛陀所講的話，都是合乎科學的真理，例如萬法因緣生。這萬法因緣生的道理是最科學的。這是就空間來說。在時間方面，那是因果關係的，也是非常符合科學的原理。佛之所以能夠成佛，就是眾生佛性平等的原故。這佛性平等的學理，和現在的人權思想、民主思想是相符合的。所以現在的西方人，尤其是美國人，對於追求佛教的那股狂熱，是我們想像不到的。可能是越有知識的人，愈想追求佛教。美國一些有名的大學，如哈佛、耶魯等最高學府，都經常請佛教學者去演說佛法。近來夏威夷大學也正在籌備成立佛學研究所。這件事本來中共也想爭取跟夏大合作，但夏大校長經過考慮後，還是跟臺灣合作。為什麼呢？因為中共根本是無神論者，在在破壞佛教。雖然聽說，現在修復了幾座寺院，但那也只是一種統戰的手段。而在臺灣的國民政府，對宗教是採取開放政策，人民信仰宗教絕對自由。但因一般大專畢業的學生到美國去留學，都到美國本土，卻很少到夏威夷留學。為什麼呢？因為美國本土有機會去打工，賺取學費，而夏威夷就沒有這種機會。所以夏大佛學研究所要為學生準備獎學金，讓留學生有足夠的學、雜、生活費用，以便安心求學。所以他們派三位教授來華，成立夏大佛學獎學金勸募委員會，我也被聘為委員之一。可見，現在佛教的發展是如何地普遍了。我們有機會信仰佛教，可以說，是莫大的幸運。

學佛的人能瞭解佛法，是最根本、最有意義、有價值的一件事情。所以真正想離苦得樂，除了研修佛法而外，沒有第二個法門了。因此你們應該好好地把握住這次佛七的機會，自己放下一切，把佛念好，還要通知你們的親戚、朋友也來參加。這是很難得的殊勝法會。今天我差不多已經把法會的意義都告訴了各位，希望各位能夠依照這華嚴法門來真正地修行，以期能夠完成這次的法會，也才能得到法會的意義及功德。最後祝福各位，都能身心自在，圓滿功德！謝謝各位！

現在是講開示的時間。今天我要向各位介紹華嚴宗的修行方法及法門。我們僑愛佛教講堂是臺北華嚴蓮社的分院。華嚴蓮社是我的先太師公智光老和尚、先師公南亭老和尚兩位老人家創辦起來的。這兩位老人家，他們研究的是華嚴宗，弘揚的也是華嚴宗，所以把他們所創的蓮社也命名為華嚴蓮社。我們佛教講堂呢？是智太老人題的名，也是依據這一個華嚴宗派而創立的。

過去我曾經在這裡講過淨土宗的三部經，華嚴經因為內文太多了，沒有辦法講。也由於過去人事一直沒有能夠安定，所以打佛七、講經這些事情呢，一直沒有創辦。自從去年華嚴專宗學院在這裡成立了先修班以後，先修班的老師都是我們華嚴專宗學院畢業的第一屆、第二屆優秀的同學，她們都是年青有為，也有最佳的服務精神。她們對於弘揚佛法都有一股熱情，所以自從我聘請她們來先修班上課以後，除了平時在佛學院並領導同學修持都能夠很有秩序外，在今年暑假她們還發起了兒童夏令營，提供信徒們的小朋友修學佛法的一個機會。臺北華嚴蓮社每年都有一次的華嚴佛七，那是年終加香的修持。這裡的老師也提議說，今年我們也在僑愛佛教講堂來舉辦一次華嚴佛七，先修班的同學以及僑愛新村或附近幾個里的信徒也都能夠有機會，很難得參加到一次的華嚴佛七。這是一個很好的建議，所以我同意讓她們籌備，並從元旦開始七天的佛七法會，也承蒙村中老蓮友，還有桃園、大溪地方附近的一些朋友們踴躍地參加，使得這次的佛七法會非常莊嚴。我感到十分高興，因為我們佛堂興建起來的目的，就是要做弘揚佛法的工作，就是要做為帶領信徒共修的工作。現在我們都逐步地展開了這些工作，可以說，實現了我們創建僑愛佛教講堂的目的了。

那麼我要把華嚴宗修行的法門介紹給各位。因為佛教有很多的宗派，華嚴宗比較少人知道。大家都知道修淨土，念阿彌陀佛，中國還有禪宗，修靜坐、參禪。而華嚴宗是怎麼的修行法呢？佛說八萬四千法門，門門都能使人得到解脫，不可說，什麼修行法不對。

這話怎麼講呢？因為華嚴這個宗派是依據華嚴經而成立的，華嚴經在佛教裡邊是一部根本的經典，所有的經典都是從華嚴經根本要義演化出來的。根據佛教的歷史，佛陀成道以後三七二十一天的時間，在菩提場中，把他所覺悟到的佛法真理以及他所親證到的華藏莊嚴世界，都一一介紹給我們。他一方面希望我們能瞭解，每個人都有佛性，每一個眾生都可成佛，都有成佛的資格。第二點就是成佛以後莊嚴佛果的功德、佛果上的神通妙用、自在、解脫，這許多也是我們每一個人所應該知道和爭取的。我們現在是一個人。人生生活在這世間的環境是不很理想的，我們人生的遭遇也是不太圓滿的，甚至於可以說，這個人生是樂少苦多。尤其是我們的生命非常的脆弱，壽命也很短促。這許多的缺憾，都不是我們所應該留戀的地方。我們應該追求佛陀跟我們指示的、告訴我們的，所謂華藏莊嚴世界，證取無量壽命的清淨法身、無量福德的圓滿報身，那才是我們的目標！

那麼怎樣子才能達到這個目的呢？這就要談到修行的方法。佛陀把一個人修行成佛的層次，分成五十二個位子，等於我們讀書，從幼稚園開始，小學、初中、高中、大學、碩士、博士，這樣的一個層次。那麼修學佛法也是一樣，由淺入深，逐步地前進。這五十二個位子的名稱如下：第一個所謂十信，修十種的信心。信心修完了，對佛法不再懷疑，確信佛所說的話都是真理，都是可以兌現的實際法門。然後進求十住。十住就是安住於佛法，信心堅定，不再動搖。然後再修十種的行門，那就是既已安住在佛法，就要依佛所說的法門去修行。十行修圓滿了以後，就要修十迴向。這相當於高中程度，一方面可以自己進修，也有能力來指導別人去進修。所以說，十住偏重自利，十迴向行能利他。那麼十住、十行、十迴向這三十個位子，在佛法上說它是賢人的位子。十信是凡夫的位子。三十個賢人的位子修圓滿以後，就證入初地，所謂十地，就是菩薩的位子、聖人的位子。這十個位子修圓滿了以後，就到了等覺，就等

於碩士班。後面還有圓覺、妙覺，那就是博士班，也就是成佛的位子。這是一個修行的層次。華嚴經為了說這五十二個位子，中間有三十一卷之多的文字，詳詳細細的，每一個階段的十個位子，要修些什麼法門，證到些什麼果位。我們要曉得，這就是華嚴宗修行的層次。另外，佛陀為了辦好這個教育，又把它合成五個班。第一個班就是人天教育，這是一個凡夫的班。第二班是二乘的教育，就是教育聲聞、緣覺，這是一個小乘的班。第三個班就是菩薩班，也就是教育行菩薩道的菩薩，這是一個大乘班。第四班就是佛班，這是一乘教育，也就是成佛的一個班。前面人班和天班，可以分成兩班，也可以合成一班，或者把二乘分成兩班或者合成一班，仍然叫做五乘佛法——人乘、天乘、聲聞乘、菩薩乘、佛乘。照這樣的分法，人和天就要分成二班。

這個大小乘的乘就是乘火車的乘，就是佛教有五部車子，可以把人（一切眾生）從凡夫的地位，運送到佛果的地位上去，所以叫做乘。我們普通講的大乘、小乘，那是把佛教分成兩個班，但在整個佛教教育內容說，那就有五個班。這五個班裡面，我們最適合的就是人班，而我們學佛的目的就是佛陀班。佛陀班，我們能不能一下子就去進修呢？不行的，因為佛陀也是多生多劫從人乘佛教修起，一步步地進升。我們也應該先從人乘修起，最高目的當然是成佛。但是萬丈高樓從地起，所以必須一步一步地來。人乘佛教修好了，修天乘；天乘佛教修好了，修聲聞乘；聲聞乘修好了，進修菩薩乘；菩薩乘修圓滿了，就到了佛乘，就是佛果了。這樣說起來，有的人也許認為，這個路太遠了，要費的功夫太多了，所以有的宗派，尤其現在所謂的密宗，這一個宗派認為，修這個宗派，很快就成功，可以即身成佛。淨土宗也有說，一聲念佛，就能生極樂世界。華嚴宗也有即身成佛的話，善財童子就是很好的榜樣。不過，這種說法是在理論上說的。華嚴宗善財童子經過了一百十一個城池，拜訪了五十三位的善知識，所有佛法的真理、修行的方法，他

都懂了，智慧也都開了，但是最後參訪文殊師利菩薩，文殊師利菩薩告訴他：「你現在道理雖都懂了，但是在事功上卻還要去修，所以你還要去參訪普賢菩薩，修普賢萬行，然後才能算是真正的圓成佛果！」

我告訴各位這些，是什麼目的呢？就是說，我們無論做什麼事，都要腳踏實地，所謂「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這是古人的兩句名言。我們要走遠路，就必定要從第一步開始，所以說：

「行遠必自邇。」邇字就是近的意思。從近的第一步開始，才能走到遠的地方去。「登高必自卑」：卑是下的意思，就是說，我們登高，不能第一步就登到最高頂去，必自卑，就說一定要從最下層爬起。譬如，我們要爬三層樓、五層樓，不可能一步爬上去，一定要從第一個階梯爬起。那麼我們學佛，也是這樣子。我們應該依據佛陀的課程，做有層次的安排來修學，聽從許多菩薩的指示。如文殊師利菩薩指示，從普賢萬行修起，普賢萬行裡面包括了所有的人乘應修的、天乘應修的、聲聞乘應修的、菩薩乘應修的法門。這許多法門也就叫做普賢萬行。一樣一樣地都修圓滿了，就成佛了。所以我們佛前桌帷上說「萬德莊嚴」，就是這個意思。萬德修行圓滿，佛果就莊嚴起來了。所以不要好高騖遠。有很多人看了一部經、兩部經以後，就要成佛，就要得神通，好像念佛這些事情，他都不願意去做。這是錯誤的。要知道，得神通是要修定的。沒有定，怎麼會有神通呢？要成佛，必須先有普賢萬行，少了一樣，也不能成佛啊！佛陀在阿含經裡面很明白地告訴我們，對於世間的萬事萬法，都要徹底地覺悟，如果有一法沒有覺悟，就不能成佛。那麼假定我們唱高調說，修行馬上就想成佛，這是辦不到的事，也是一種好高騖遠的說法，那不可能的。

民國初年我們的太虛大師，他就本著這個宗旨提倡人乘佛教、現實主義，教人不要打高空、弄玄虛、渺不可及的地方。應該從腳踏實地的做人做起。太虛大師有四句偈，強調這個道理，所謂：

「仰止唯佛陀。」我們所仰慕的目標、我們的榜樣就是佛陀。「完成在人格」：要想達到這個目標，完成這件大事，就是在養成完美的人格。所謂「人成即佛成。」把人做好了，佛就成功了。「是為真現實」：這就是真正的現實主義，不談玄虛，不打高空，不說做不到的話。那麼人要怎麼樣的做法呢？我們佛教裡面好像不大談這些話。那是因為這些經典，它總是以成佛為我們的目標，尤其是那些大經——華嚴經、法華經——，這些經都是教那些修成功的菩薩們學的。其實在家庭和社會倫理方面也有很多經，譬如善生經、十善業道經、報恩經、孝經、譬喻經等。這些多是人乘的經。這些經都放在藏經櫃子裡面。中國人喜歡研究大乘經，很少去注意到它罷了。實際上應該先修這些經，這些經的內容是教我們怎樣地做人，譬如做丈夫的怎樣對待太太，做太太的怎樣對待丈夫，做父母的怎樣去教育兒女，做兒女的怎樣去孝敬他的父母；在學校裡，如何做個好學生，學生應該如何恭敬老師；在社會上，怎樣子交朋友。這許多道理跟我們儒家所說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差不多一樣。儒家的倫理，所謂做父母的要仁慈，做子女的孝順，做哥哥的要友愛弟弟，做弟弟的恭敬兄長，做朋友的要講求信用，在社會上要能夠敬老尊賢，這些也都是人乘佛教的道理。把這些道理做好了，你在社會上是一個正人君子，是一個道德長者，為社會大眾所恭敬。這樣說起來，佛法好像太簡單了。說是簡單，做起來，並不簡單！

這裡我們做一個討論：現在社會上好人還是很多，但是每天打開報紙，都有許多人在為非作歹的，因為他不懂做人的方法，自己毀滅了自己，也危害了社會，辜負了父母的養育、國家的栽培。這就是沒有把人做好，帶來了許多的禍害。在一個家庭來說，一個人不會做人，家庭也得不到幸福，甚至吵鬧破裂。我前年應美國許多留學生、親戚、朋友要求，在美國舊金山南邊的一個都市成立了一個佛堂，名稱也叫做華嚴蓮社，因為我們也有很多的信徒在那裡。

成立以後，我也去講過幾次經。我每次去，都有很多年青的朋友，為了家庭的糾紛，來向我訴苦，或者要我提供解決問題的辦法。我就告訴他們說，第一個要注意的就是：「家和萬事興。」這是維持家庭幸福的原則。其次，一般年青的夫婦組織一個小家庭，需要互相信任，互相體諒，互相關愛。最忌諱的就是為了一點小事互不相讓，常常吵架，感情就容易破裂。感情破裂了，家庭就失去了和樂，常常就鬧離婚。離婚了以後，夫婦兩個都很痛苦，最痛苦的就是小兒女，失去了照顧。去年十二月初去美國的時候，就有夫婦吵架，以至於使得丈夫一氣之下去自殺了，留下了一個五歲的男孩及兩歲的女孩。家庭破碎了，留下了孤兒、寡婦，形成了人間痛苦的悲劇。

我在研究，大家為何很喜歡去美國，留學以後都喜歡在美國留下，不要回來。既然這麼喜歡在美國，為什麼會有這種事發生，產生這許多痛苦的悲劇呢？我研究過後知道，他們在宗教上面沒有得到正確的指導，有很多一知半解的居士或法師講經的時候，沒有能夠在這做人處世方面多加提示，只是叫人來修禪定，教人成佛，教人修神通，弄得人鑽牛角尖，走火入魔。另外有一些自認為能看風水、命運的江湖騙子更可怕。他們一味弄神弄鬼，提倡迷信，說他能為人改造命運，改變風水。這許多的迷信助長了他們的貪欲，以致騙財騙色的事，時有所聞。其實這些不合乎正理的玩意，都是騙人的，使人們抓不住人生的方向，所以才跟他們跑。結果，花錢消不了災，還不知坑了多少人。要曉得，在美國生活不簡單。我這一次可以說，做了一個深入的觀察與探究。我得到了一個結論：在美國找工作，可能是機會很多，但是工作的壓力很大。一個工廠或公司，老闆或者管理的人對工人要求很高，尤其遇到不景氣的時候，公司隨時就會裁員。裁員沒有條件，工人沒有保障。在臺灣，公司要裁員，還可讓人要求什麼。美國沒有，說裁，就裁。公司不景氣，一下子就裁了很多人，很多人一下子沒有工作。沒有工作，就

沒有得吃。剛剛在那裡建立家園，找了一份工作，買房子，置家具，當然沒有多餘的積蓄。一下財源斷絕，生活就成問題了。所以在工作的時候，莫不兢兢業業，稍一不慎，就會遭到裁員的命運。因此，他們工作很緊張。有些早上五點多鐘就要去上班，經常做了十個小時以上。在上司的管理下，往往會受氣、挨罵。工作又辛苦，又受氣，夫婦兩個上班，一天疲倦不堪，心情大家都不好。三句話講不完，就會吵架，所以就發生問題。因此，我鼓勵他們說，我們既然在這種環境裡面生活，必須要順應環境，夫妻兩個必須要互相照顧，不應該為了一點小事就爭吵。我提供了一個安心的方法，同時我也拜託留在佛堂代我領導他們研究佛學的兩位居士，要他們多指導人生的佛法，使大家能夠真正得到受用。不要說高深的理論，先把我們的心安定，先把我們的人做好。依照太虛大師的說法，所謂：「人成即佛成。」這個道理使我真正得到受用，所以今天特地將它告訴各位。

我們昨天說，念佛，要念得一心不亂，坐下來，要看住我們的心，使它不要打妄想，才可以得到禪定。這是指修行的方法。雖然知道修行的方法，但是也不要廢棄了我們的生活，修行要與生活打成一片。在佛教禪宗裡面有一位大德六祖慧能大師，他就是這樣的一位大師。他認為把佛法弄得很玄虛，那是不好的，所以六祖慧能大師說：「平常心是道。」無明實性就是佛性。不要打妄想，不要裝模作樣的，顯示自己道行高深。我們老老實實念佛，這也是太虛大師所提倡的。尤其是印光老法師，他常常叫人要老實念佛，不要搞花樣，不要講迷信，把人做好。印光大師的歸依弟子有二十萬以上。他教人修行的方法就這「老實念佛」四個字，他非常注重實修，腳踏實地。他有一個歸依弟子是山東人。這弟子歸依了以後，也代他的太太辦了歸依手續。有一次他就跟他師父講：「我太太想來拜見師父。」當時的交通不發達，從山東走到他那裡，約有一千多里的路程。要是坐車子、坐輪船，都要很長的時間。印光大師告

訴他的弟子說：「你回去告訴你太太說，老實念佛就好。而且你把我文鈔演講錄的這些道理講給她聽，就好，不必要來看我，為了來看我，耽擱了你們家裡的事情。走了那麼多的路，是很辛苦的。看到了我以後，還是跟你們講這些話！我覺得，你能照我的話去修行，比看我還要好。」他是這樣地慈悲，這樣地實在。我也希望各位能照著印光大師的這種教育及太虛大師的人成即佛成的教育來修行，照這樣做，就能夠成佛。我們不要去信神信鬼的，東拜拜，西拜拜。要知道，這都是沒有用的。

中華民國七九年初版

《華嚴文選》

作者：成一和尚

出版者：財團法人台北市華嚴蓮社

發行：[財團法人台北市華嚴蓮社](#)

執行：[法鼓文理學院](#) 數位典藏組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二段44號

郵政劃撥贊助捐款帳號：0012588-1（華嚴蓮社）